

函史上編卷之五十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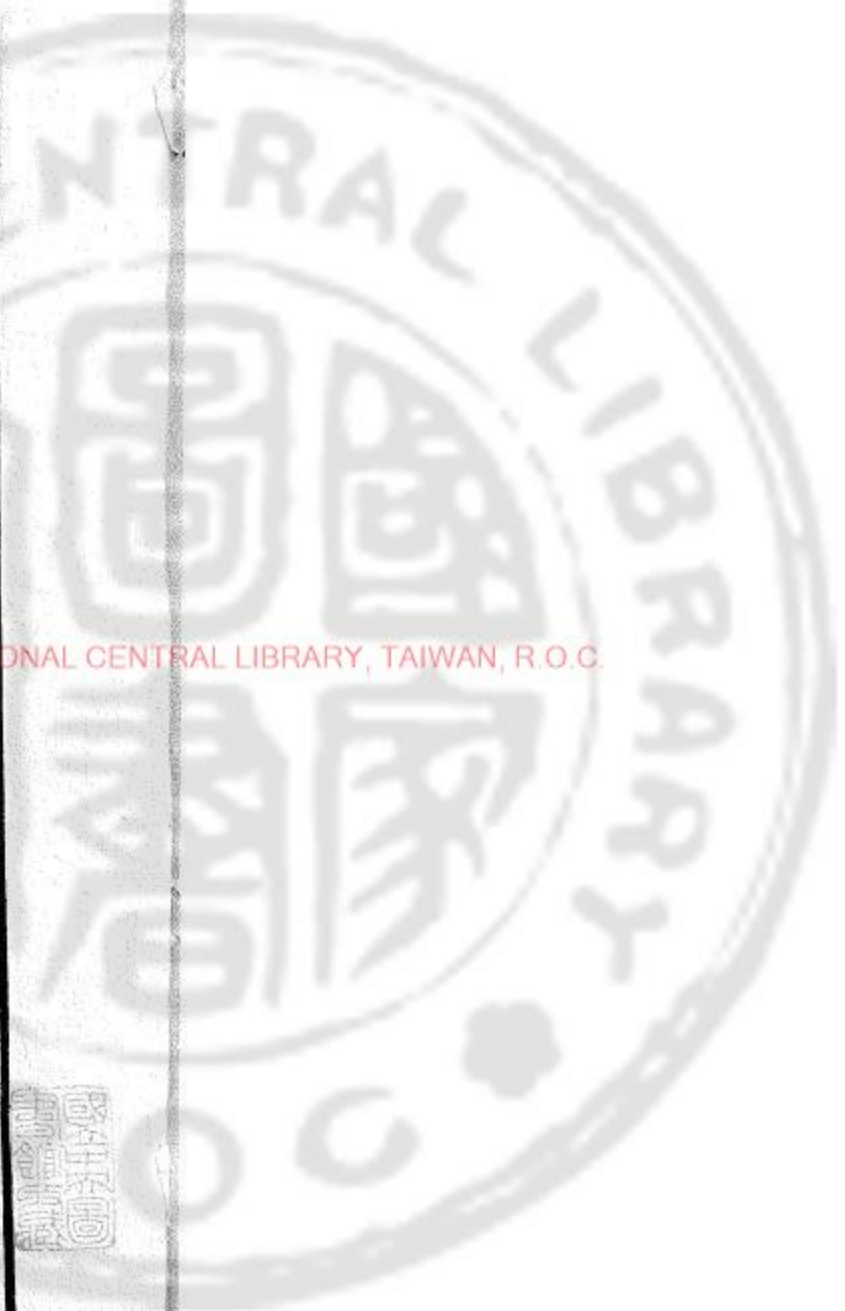
盱郡鄧元錫著

宋寧宗理宗度宗德祐帝端宗末帝帝紀

寧宗皇帝

諱擴光宗第二子也母慈懿皇后李氏初封平陽郡王進嘉王紹興五年夏六月即位尊

皇帝為太上皇帝皇后為太上皇后立皇后韓氏赦百官進秩一級詔五日一朝泰安宮陳騫知樞密院事余端禮參知政事秋知樞院汝愚為右丞相辭不拜為樞密使知潭州朱熹召為煥章閣待制兼侍講增置講讀官留正罷判建康府樞使汝愚為右丞相九月大饗明堂赦冬更泰安宮為壽康宮雷內批謝深甫為御史中丞劉德秀監察御史能右正言黃度罷煥章閣待制侍講朱熹奉祠韓侂胄為樞密院都承旨雨木水攢永阜陵余端禮知樞密院事京鏗參知政事鄭僑同知樞密院事是歲兩浙淮南江東西路水旱賑之金遣使來弔祭賀慶元元年乙卯春白虹貫日相汝愚罷知福州尋即位落職奉祠余端禮為右丞相京鏗知樞



密院事。鄭僑參知政事。謝深甫簽書樞密院事。冬。加上
 太皇太后吳及皇太后胡尊號。又上太上皇帝太上皇
 后李尊號。前相汝愚。**二年**春。余端禮京鏜為左右丞相
 安置永州。暴卒衡州。鄭僑知樞密院事。謝深甫參
 知政事。何澹同知樞密院事。前相正。落觀文殿大學士
 罷祠。相端禮罷。端禮在事。頗擁護善類。為侂胄所制。壹
 鬱不得志。罷奉祠。何澹參知政事。更慈福宮曰。**三年**春。
 壽慈宮。禁偽學。前侍講朱熹落祕閣。修撰罷祠。鄭
 僑罷知福州。詔自今權臣偽學黨勿除在內差遣。前相
 正以分司西京。放邵州。冬。太皇太后吳氏崩。合祀天地
 園丘。**四年**春。葉翥同知樞密院事。尋卒。攢憲聖慈烈皇
 赦。后于永思陵。謝深甫知樞密院事。許及之同
 知院事。選宗室。**五年**秋。太上皇疾平。帝率群臣請壽康
 子與愿。育宮中。宮上壽。成禮還。侂胄封平原郡王。
 是歲臨安疫。江西廣**六年**春。京鏜謝深甫為左右丞相。
 東諸州軍水。振之。何澹知樞密院事。夏六月朔
 日食。太上皇后李氏崩。秋八月。太上皇崩。相鏜卒。攢慈
 懿皇后于脩吉寺。九月。大饗明堂。赦。皇后韓氏崩。攢永
 崇陵。攢恭淑皇后于廣教寺。是歲。**嘉泰元年**帝七年。春。
 四雨土。天下州郡十六。水旱振之。

大降少保。三月丙寅。雨雹。巳巳。復雨雹。戊寅。臨安火。四
 日乃滅。振被災家。詔罪已。何澹罷。陳自強參知政事。張
 釜罷。張巖參知政事。是歲三雨土。**二年**春。禁私史。夏五
 浙西江東兩淮利州路旱。振之。月朔。日食。詔作
 壽慈宮。請上皇太后謝還內。加上太皇太后尊號。陳自
 強知樞密院事。許及之參知政事。立皇后楊氏。侂胄加
 太師。是歲弛偽學禁。建寧府福**三年**春。謝深甫罷。判建
 汀南劍瀘四州水。邵州旱。振之。康。表說友參知政
 事。夏四月朔。日食。陳自強為右丞相。許及之知樞密院
 事。秋。造戰艦。增襄陽騎軍。說友罷。冬。費士寅參知政事。
 祀天地。**四年**春。太廟災。詔百官陳闕失。許及之罷。張孝
 園立。赦。伯參知政事。錢象祖同知樞密院事。詔諸
 軍帥各舉部內將才三人。追封故少保岳飛為鄂王。張
 孝伯罷。詔總覈內外財賦。以陳自強兼國用使。改明年
元。開禧元年。帝十有一年。春。費士寅罷。錢象祖參知政
 事。夏四月。太白晝見。日中有黑子。詔立曦
 王為皇子。封榮王。侂胄平章軍國事。班丞相上。三日一
 朝。赴都堂治事。劉德秀罷。是歲江西浙江福建兩廣諸
 州旱。兩淮京西湖**二年**春。壽慈宮火。太皇太后謝。移居
 北諸州水。振之。大內。追奪秦檜爵謚。伐金。詔宗

室于均為沂王柄後更名貴和蘇師且籍家放詔州張
 巖知樞密院事李璧參知政事金圍楚州立密簽書樞
 密院事督視江淮軍金犯廬州襄陽破成州寇六合都
 統郭倪敗績棄揚州遁金破大散關是歲蒙古主鐵木
 真始稱帝三年春立密罷知樞密院張巖督視江淮軍馬陳
 軍事楊震仲死之曠僭位尋誅楊輔為四川宣撫使安
 丙為副使夏方信孺為金國通謝使如金軍輸平錢象
 祖參知政事金復破大散關太皇太后謝氏崩贊成肅
 皇后于永阜陵冬侂胄自強罷侂胄伏誅郭倪梅州郭
 僕連州安置並藉家李璧張巖許及之薛叔似皇甫斌
 各貶官投竄有差詔開言路立榮王曠為皇太子赦錢
 象祖為右丞伯兼樞密使衛涇雷孝友參知政事史彌
 遠同知樞密院事是歲浙西旱蝗沿江諸路水嘉
定元年帝十有四年春史彌遠知樞密院事函侂胄師
 家旱蝗災詔侍從臺諫疏闕政監司守令條民間利害
 聞立密同知樞密院事辛婁機同知樞密事發廩賑江
 淮流民錢象祖史彌遠為左右丞相兼樞密使雷孝友
 知樞密院事婁機參知政事婁鑰同知樞密院事彌遠

以母喪去位錢象祖罷判福州李木放信州是二年春
 歲金主璟卒宗室承濟立和議成通使如故
 鑰參知政事章良能同知樞密院事夏史彌遠起復為
 右丞相秋安丙為四川制置大使罷宣撫使九月大饗
 明堂赦是歲諸路旱三年春詔招諭羣盜詔戒節監司
 蝗黎州柳峒蠻寇邊三年郡守夏詔臨安府給細民棺
 視六月朔日食冬機罷知四年秋詔附會開邊得罪人
 福州是歲兩浙水振之四年母叙用冬命江淮四川
 制置使謹備邊十一月朔日食是歲夏五年秋七月雷
 主安全卒宗室遵頊立叙川蠻寇邊五年再毀太廟
 屋避殿減膳冬詔諸路總領官歲舉堪將帥者安撫提
 刑舉可備將材者各二人十一月祀天地園丘赦是歲
 叙州六年春詔宗室母與胥吏通姙樓鑰罷夏章良能
 參知政事是歲兩浙諸州大水金弒其主未
 濟宗室七年春參政良能卒安丙同知樞密院事尋罷
 珣立七年知潭州秋九月朔日食冬出內帑錢振臨
 安民是歲金來求歲幣八年春命侍從兩省臺諫各舉
 遷都汴黎州叛蠻降八年將才三人大郡歲舉廉吏
 二人小郡一人夏旱求直言秋鄭昭先參知政事
 九月大饗明堂赦是歲兩浙江東西路旱蝗振之九年

春二月朔日食東西兩川地震夏六月冬十月數大震
 詔侍從兩省臺諫官舉堪監司者各二人蔡州山崩
十年春地震夏金犯光州樊城圍棗陽光化軍詔江淮
 制置使李珣京湖制置使趙方四川制置使董居
 誼禦之廬州鈴轄王辛敗金人光山檄中原官吏軍民
 伐金六月太白經天秋七月朔日食冬太白經天十二
 月金犯四川統制劉雄棄大散關遁是歲雅州蠻寇邊
 堡興元都統吳政擊敗之蚩尤旗見**十二年**春金犯西和州守
 與元都統吳政及金人戰黃牛堡死之金破武休關曾
 從龍同知樞密院事金破大安軍洋州四川制置使董
 居誼遁統制石宣等邀擊破之獲將鄭昭先知樞密院
 事曾從龍參知政事與元軍亂金圍安豐軍攻滁濠光
 州寇麻城石磧全椒來安天長六合游騎至京東夏蜀
 盜掠閬果州焚遂寧府入普州六月太白晝見西川地
 震太白經天蜀盜平董居誼永州居住冬分道伐金
 夾攻金不克是歲雅州叛**十三年**秋皇太子珣薨四川
 蠻降黎川土丁叛招降之**十四年**春金人破黃州陷蘄
 州知州專李誠之歿

之扈再興敗金長天鎮夏五月朔日食詔以宗室子貴
 和為皇子更名竑進封祁國公宗室子貴誠為沂靖惠
 王後大饗明堂赦京東安撫張林叛降蒙古是歲
 浙東江西福建諸路旱沔成階利四州水振之**十五**
年秋八月葦出氏宣繪參知政事程卓同知樞密院事
 之金主珣卒子守緒立夏**十六年**秋九月朔日食是
 主遵頊傳位於其子德旺**十七年**帝三十年夏六月朔
 帝崩在位三十一年年五十七上尊諡仁文哲武恭孝皇帝廟號寧宗
 帝受禪之夕召侍講彭龜年入對憮然曰前祇聞建儲議不謂遽踐祚辭
 不獲心悸至于今將奈何龜年曰此宗社繫重安得已
 願盡孝誠得上皇之懽心因擬問上皇劄子以進又與
 翊善裳定過宮禮行之至宮寢門闔拜表退時議欲別
 建泰安宮迎上皇居之龜年言古人披荆棘立朝尚足

以宣政行令。况於重華。豈爲不足哉。且使陛下居隘陋。而太上居大內。天下人益以諒陛下之心。帝曰。善。於是詔卽寢殿爲泰安宮。奉上皇。民大悅。召留正爲大行攢宮總護使。入謝。訖。復出避。汝愚請帝手札遣使召復相。侍御史張叔椿請議正棄國罰。徙吏侍郎。汝愚參知政事。避讓。乞自免。帝慰勞。拜右相。讓逾堅。命爲樞密使。治內侍林源。楊舜卿。林億年等。離間罪。斥外。帝自潛邸時。業從翊善黃裳。直講彭龜年所聞。知潭州朱熹爲世大儒。慕用之矣。及是。汝愚薦熹。當召入經筵。帝手詔出熹。及陳傅良。沈有開等十人姓名。克經筵講官。時太后懼。

上皇不欲聞內禪。及太上稱也。闕不使聞知。未朝見熹。至。欲天子求所以深得親權者。爲建極導民之本。入對。言陛下當充前日未嘗有求位之心。盡負罪引慝之誠。充今日未嘗忘親之心。致溫靖定省之禮。然後大倫可正。大本可立。而大振朝綱。爲防微慮遠圖。每進講務積誠意格上心。以平日所論著。敷陳開析。坦然明白。令可措諸行。諸自罄無隱。帝虚心嘉納。韓侂胄者。兇人也。本忠獻公末孫。定策時。實關語言於慈福宮。事乃定。以自功。汝愚曰。吾宗臣。君世戚。何可言功。惟瓜牙臣當加恩。推賞耳。加殿前指揮使郭果節度使。而侂胄僅汝州防。

自史一編 卷之二十一
禦大失望。知臨安徐誼謂汝愚言侂胄姦。異日必爲患。宜飽其欲。遠之。葉適亦言。侂胄望不過節。鉞宜與之。不聽。而侂胄以傳導詔旨。故寢親幸。時時得乘間弄威福矣。數以事詣都省請謁。相正使省吏諭之曰。此非知閣日往來之地。拒之。侂胄大恚曰。當事之殷。相君獨能跳身走耳。天子我曹所定。事既定。顧薄我耶。絀我耶。大銜之。會正與汝愚議。攢宮不合。侂胄問之。遂內批罷正。相知建康。而汝愚得相。時侂胄猶以與汝愚同功。敬憚之。而汝愚怒侂胄。逐正不以告。來謁。拒不見。兵書點曰。公誤矣。是易所謂壯于頄也。其必有凶。汝愚悟。見之。而侂

胄大不懌。同知閣門劉弼有憾于汝愚。見侂胄感之曰。趙丞相所爲。不授君節者。君知其解乎。侂胄曰。不知也。弼曰。君知之。禍幸免。卽不知。禍矣。侂胄愕問故。弼曰。趙丞相欲專定策功。自予。寧能令君。於是中分功耶。此所以不授君節也。以僕料之。君何獨不得節鉞。將且遂逐君。滅口矣。侂胄懼。問計。弼曰。惟內批除臺諫。擊之耳。侂胄乃大喜。內批以謝深甫爲御史中丞。劉德秀爲監察御史。由是劉三傑。李沐等。牽連進。侍講朱熹大憂之。於經筵後退。面陳言。君以制命爲義。然必謀之大臣。參之給舍。求公議所在。然後出命令。而公行之。是以命令詳

審而朝廷尊安。陛下即位未旬月而進退宰執。移易臺諫。大臣不與謀。給舍不及議。正使實出於陛下之獨斷。而事必當於理。然且非爲治之體。啓將來之弊。况中外傳聞皆謂左右或竊其柄。而所行未盡允乎。臣恐名爲獨斷。而主威下移。欲求治反亂也。帝不聽。右正言黃度疏。侂胄罪欲上之。爲侂胄所覺。內批除度知平江。度言昔蔡京假內批擅權亂天下。今侂胄復然。辭新命奉祠去。侂胄度熹可得間。令優人裁冠博帶。效熹侍講進趨狀。戲於前。爲謔語間之。以謂其迂濶不可用。帝亦以熹爭修葺舊宮。爭壽皇山陵。爭禧祖祧。事事爭。爲撓權又

事責之難。中不自堪也。內批言憫卿耆艾難立講。已除宮觀可知悉。汝愚見大驚。袖入。且拜且爲請。帝不省。越二日。侂胄恐門下執奏。以熹素難進。易退可逐也。封內批付熹。熹附奏謝。卽日行。中書舍人陳傅良封還錄黃。起居郎劉光祖等交章留。皆坐罷。校書郎項安世率館職上書言。內降除熹宮祠。不經宰執。不由給舍。徑送熹家者。是陛下明知熹賢。不當使去國。宰執見之。必執奏給舍見之。必繳駁。是以此爲駭異。非常之舉也。夫人主患不知賢耳。明知其賢。而果於去之。是示天下以簡賢。患不知公議所在耳。明知公議。而果於違之。是示天下

以棄公議也。願留熹以輔學。不報。吏侍郎龜年以暴雨震雷約熹論侂胄。會充館伴使。章未上。還聞熹予祠。疏乞罷。云。陛下逐熹已暴。而侂胄竊威福有徵。何可長。請竄逐。不然。天下將且謂陛下去君子易。去小人難。有以窺陛下也。帝以侂胄於我有大勞。而講官者。黨其類。必與我爭勝。欲兩予祠。知樞院陳騏爭之。曰。以閣門去經筵。何以示天下。騏與趙汝愚素郤。未嘗同堂語。及是侂胄語人曰。彭侍郎不貪好官。乃元樞亦欲爲好人耶。內批龜年與騏並罷。而侂胄進一官。與在京宮觀。顧出入官掖自如。揚揚無憚忌矣。會工尚書彥逾。自負定策功。

除蜀帥而恚。陛辭日。奮言汝愚罪甚夥。疏廷臣姓名。以上指爲汝愚黨。帝惑之。侂胄以汝愚旣得間可去。而難其名。謀於相京鏜。鏜曰。彼宗姓也。指以危社稷立去矣。於是右正言李沐以白虹貫日。言汝愚以同姓居相位。不利於社稷。乞罷之。以尊安天位。詔以觀文殿大學士知福州。直學士鄭湜以草制無貶辭。免官。祭酒李祥言。去歲國遭大戚。中外洶洶。畱正棄相位而去。官僚解弛。軍民將變。國亂無象。汝愚以樞臣。奮不避家族之禍。奉太皇太后命。翊陛下以登九五。勲勞著於社稷。精忠貫於天地。乃卒受黯黯而去。天下後世其謂何。詳常州國無錫人。

子博士楊簡。太府丞呂祖儉。兵侍郎章穎。皆頌汝愚冤。皆得罪。於是太學生楊宏中等。奮言曰。師儒能辨大臣之冤。而諸生不能辨師長冤。於義安乎。乃獨與林仲麟。徐範。張銜。蔣傳。周端朝。五人伏闕。上書言。近者諫官李沐。論罷趙汝愚。中外冤憤。而沐以爲父老。懽呼。何欺罔之甚也。陛下獨不念去歲之事乎。使其時非汝愚。出死力定大議。雖百李沐。何能爲。方是時。中外驚疑。憂在旦夕。汝愚在樞府。柄兵。不以此時爲利。乃今顧有異意乎。章穎。李祥。楊簡。發於中。激力辨其非。卽遭斥逐。臣恐沐自知邪正不並立。必托朋黨以罔天聽。君子小人消長。

之機。於此決矣。疏上。送五百里外。編管。尋用何澹。謝深甫言。落汝愚殿學士。罷祠。監察御史胡紘言。汝愚乘龍授鼎。假夢爲符。有將心。而其徒黨推汝愚。出楚王元佐爲正統所在禍。當何極。責寧遠軍節度副使。放永州。徐誼放南安軍。汪義端當制。遂用漢誅劉屈氂。唐戮李林甫事。示欲殺之意。而廸功郎趙師召上書。正刑典。帝不許。而汝愚暴薨。初。汝愚夢孝宗授以湯鼎。負白龍昇天。後翼嘉王。以素服卽位。頗言之。而讒生。至衡州。病作。衡守錢鏊。承侂胄意。窘辱百端。遂暴卒。天下冤之。徐誼字子直。溫州人。有經遠大慮。侂胄誅。起江淮制置使。知建康。金鉞暴淮。淮人流。近江東。晝夜勞來。移隆興。卒。謚忠文。自紹興中。司諫陳公輔言。今世取程頤之說。倡大言。謂堯舜文武之道。傳

之仲尼。仲尼傳之孟軻。軻死無傳焉。傳之頤兄弟。狂怪無憚忌。乞禁止端士習。孝宗時。侍御史謝廓然。秘書郎趙彥仲。攻洛學。言假誠敬之名。濟虛偽。而侍講熹時。提舉浙東。劾知台州唐仲友不法。乞汰斥。相淮芑之吏尚書鄭丙。監察御史陳賈。希淮意攻之。而道學見指目。始於此。會熹以提刑召對。帝面許清要官。侍郎林栗大惡之。遂論熹竊程頤張載緒餘。爲浮誕。宗主謂之道學。繩以治世之法。則亂人之首也。語具學校志。自是說熾然。士大夫玷缺。爲清議所擯者。必因以醜正。快忿殿中侍御史劉光祖大患之。帝初政。入對言。近世是非不白。邪正互

攻。此固道之消長時之否泰。而實繫國家之禍福存亡。甚可畏也。本朝士大夫學術議論。最爲近古。咸平景德間。道臻皇極。治保太和。至慶曆嘉祐盛矣。不幸壞於熙豐之邪說。元祐君子起而救之。紹聖元符間。群凶得志。絕滅綱常。沸騰鴟張。烈爲崇觀。此前事之明驗也。臣始至於國。聞有譏貶道學之說。已竊憂之。而猶未睹朋黨之所分也。逮去國六載。其事盡見。因惡道學。遂生朋黨。因生朋黨。遂罪忠諫。至其潔身以退。亦曰憤懣而然。欲激怒於至尊。必加之以訐訕。事勢至此。循默乃宜。循默成風。禍何所極。願聖心卓然。爲皇極主。消道學之譏。泯

朋黨之迹。集和平之福。則生靈之幸。社稷之福也。章下讀之。有流涕者。何澹爲奪氣。恍惚不自安。餌定志丸數夕。乃已。而深心媚之。及是。謂侂冑言。今世能自立爲議論者。非他。皆道學之人也。然以道學目之。當有何罪。獨名之曰僞學。與天下同其忿嫉。可矣。於是正言劉德秀請考核真僞。辨邪正。詔下禁切。而中書舍人高文虎當制。極詆訾。榜朝堂。博士孫元卿。袁燮。國子正陳武。皆罷去。時臺諫皆欲以熹爲奇貨。逢侂冑。然猶畏公議。未敢也。御史胡紘者。故嘗謁熹。建陽山中。熹待學子。惟脫粟飯。遇紘。不能加大。不悅。語人曰。是不近人情者。僞也。及

是銳然以擊熹爲已任。物色無所得。構經年。成草。會遷太常少卿。不果。上有沈繼祖者。少嘗掠熹語。孟說自售。至是爲御史。得紘草。卽上之。詆誣熹十罪。熹落職。罷祠竄。其徒蔡元定。于道州。主管玉虛觀。光祖撰涪州學記。謂學者明聖人之道。以脩其身。而世方以道爲諱。以學爲僞。然好惡出于一時。是非定於萬世。諫議張釜。卽劾光祖。佐逆不成。蓄姦憤。欺世罔上。落職。放房州。光祖字德修。簡州陽安人。已而選人余嘉上書。乞斬熹。以絕僞學。與汪義端合。參政謝深甫。抵其書於地。曰。朱元晦。蔡元定。不過自相講明耳。果何罪。太皇太后聞而非之。乃詔臺諫。給舍

母及舊事而絃猶藉建中調停之說釀靖康之禍欲其

心之也當是時侂胄權寵赫奕吏尚書許及之詣事之

居二年不遷見侂胄流涕叙知遇之恩哀運之

狀為長跽乞哀侂胄惻然命同知樞密院事侂胄生辰

群僚畢集上壽及之後閹人掩關拒之及之大窘會門

闈未及閉俯僂入有趙師弄者為郎從官最後至出小

合曰願獻小果核侂胄啓之乃粟金蒲萄小架上綴大

珠百餘顆眾慙沮自以為不及也侂胄有愛妾張譚王

陳四人皆封郡夫人其有有位者又十人或獻北珠冠

四遺四夫人其十人皆欲之未有以應也師弄聞亟市

北珠製十冠以獻遂拜工侍郎侂胄嘗宴客南園過所

營山莊中有竹籬草舍顧之曰真田舍間氣象但欠犬

吠雞鳴耳俄聞犬嗥叢薄聲視之師弄也有陳自強者

韓侂胄童子時師及是入都待銓候見之侂胄欲因以

為名召從官畢集設禱于堂延自強升坐再拜之從官

見者皆蹶踏已徐曰陳先生老儒泪沒可念坐客唯唯

明日交章薦除大學錄未滿歲三遷秘書郎月餘拜諫

議大夫御史中丞旬日簽書密院事已得相貪鄙招財

賂都城火家煨燼侂胄首遺之萬緡執政列郡聞之皆

論君德時事皆取陳熟緩慢畧無嬰拂者言之世變極

矣於是太府丞呂祖泰擊登聞鼓上書言道學者古之

所恃以為國者也丞相汝愚今之有大勳勞者也今立

偽學之禁逐汝愚之黨是將空陛下之國懷無君之心

而陛下猶然不悟耶陳自強侂胄童稚之師躡致宰輔

舊學之臣彭龜年等安在蘇師且平江胥吏周筠韓氏

廝役耳今師且以潛邸隨龍筠以皇后親屬俱大官不

知陛下在潛邸時果識師且乎椒房之親有筠乎侂胄

有助不數月得六十萬緡倍所失之數自強稱侂胄曰

恩主曰恩父呼蘇師且為叔堂吏史達祖為兄諫大夫

欺朝廷至於此願亟誅侂冑師且筠逐自強之徒安國家不然事且不測書奏中外大駭詔臨安府杖之百配

欽州祖泰太府丞祖儉弟也祖儉貶祖泰語其友曰自吾兄貶諸人箝口吾不能忍見也少須之今未敢

以累吾兄至是祖儉卒乃具書上程松故與祖泰游則大懼曰人知我素與之子遊其謂我與聞乎乃奏言祖

泰當誅時祖泰期必死冀以身悟朝廷逮赴臨安杖無怖色府尹為好語誘之曰誰教汝共為章者言之吾置

汝祖泰笑曰何問之愚也吾知必死乃言而可受教於人而與人議之乎尹曰汝病風喪心耶祖泰曰吾直道

本心今附韓氏得美祖泰既得罪監察御史林采施康

官者乃病風喪心耳年言致仕太師周必大首倡為徒植私黨貶少保而知

綿州王說請籍偽學姓名榜天下凡五十有九人宰執

趙汝愚留正王藺周必大待制以上十三人朱熹徐誦彭龜年陳傅良薛叔似章穎鄭湜樓鑰林大中黃田黃



黼何異孫逢吉餘官三十一人劉光祖呂祖儉葉適楊

方項安世李真沈有開會三聘游仲鴻吳獵李祥楊簡

趙汝談趙汝謙陳峴范仲黼汪達孫元卿袁燮陳武因

澹黃度張體仁蔡幼學黃灝周南吳柔勝王厚之孟浩

趙鞏白炎震武臣三人皇甫斌范仲任張致遠布衣入

人楊宏中周端朝張衡林仲麟蔣傳徐範蔡元定呂祖

泰初定策時樞密院直省官蔡璉竊漏言汝愚竄之至

是告汝愚時有異謀詔捕彭龜年會三聘沈有開葉適

項安世等證其事中書舍人范仲藝質責侂冑曰章惇

蔡確之權不為不盛然至今得罪清議者以同文館獄

耳公何為蹈之侂冑發慙曰我初無此心以諸公見迫

故耳事得寢然後知侂冑所為狂悖者皆京鏜劉德秀

胡紘汪義端輩從臾之也其後京鏜死何澹劉德秀胡

紘皆忤意罷。始稍弛僞學之禁。趙汝愚復資政殿學士。熹以待制致仕。必大復少傅。正復少保。黨人見在者。徐誼。劉光祖。陳傅良。葉適。項安世諸人。先後復官。當是時。侂胄權寵震天下。而苞苴大昌。累官太師。封平原郡王。秉政者七年。又三年。進平章軍國事。論者言侂胄繫銜比呂夷簡。省同字。則體尤尊。比文彥博。省重事。則事咸統。於是三省印。並納其第。天子亦拱手熟視。一聽其所爲。置機速房於私第。甚者假御批。升黜將帥。不忌矣。會金爲蒙古所蹙。北鄙阻鞞等部。歲擾之。兵圯財匱。而群盜蠡起。蘇師旦者。故平江兵馬幹轄也。侂胄知平江時。

悅之。用爲腹心。及是樞密都承旨獻計言。當立蓋世功名。以自固。侂胄問之。則曰。莫如恢復。於是聚財募士。規蹙金。而恢復之議起。會安豐守厲仲方言。淮北流民。願歸附。幸招納。而安撫使辛棄疾入見帝。言金必且亡。願飭兵以待變。當是時。南北和好者四十年。武備剝圯。賢士大夫忠力者盡屏棄。諸頑頓嗜利之人。逢侂胄致位者。實懼怯不任兵。吳挺子曦。以世守蜀有功。爲藩屏。而身留行都。不得意。賂侂胄請帥蜀自效。侂胄喜許之。知密院何澹。持不可。侂胄怒其持異也。罷奉祠。命許及之守金陵。費士寅。鎮興元。皆懼辭不行。遂皆罷。錢象祖執

用兵爲不可。以避事。亦罷而肘腋盡散。荆國用司。覈中外財賦爲其費。令自強主之。務掎克。而州縣騷動。遣將攻宿唐蔡州。皆敗。而金完顏匡出唐鄧。陷光化。棘陽。破信陽。圍德安。胡沙虎自清河渡淮。圍楚州。僕散揆出賴壽。陷安豐軍。圍和州。紇石烈子仁出渦口。陷除。入真州。程松爲四川宣撫使。東川軍屬焉。曦爲副使。屯河池。西川軍屬焉。而命曦聽松節制。松始至。欲以執政禮見曦。責庭參。曦聞之。及境而反。不見也。松用西川軍千八百人自衛。曦抽摘去。而松嘗不悟。金攻鳳州。召曦援。曦謬許之。而潛以階成和鳳獻金以求封。莫覺也。金師迫救。

不至。松惶懼。跳身走。自閬順流至重慶。書抵曦。求裝齎。東歸。曦匣封致之。松望見。大懼。疑其爲劔也。亟逃走。使者追與之。乃金寶也。受之。喜過望。兼程出陝。西向掩淚曰。吾今始獲保頭顱矣。而曦稱蜀王反。侂冑怒。竄松澧州。蘇師旦以始謀誤。罷官籍家。竄韶州。初北伐議起。工尚書傅伯成爭之曰。今天下之勢。如漏舟。百鏵千孔。兢兢防危。然且懼沉覆。乃欲徼幸行險。圖昔人之所難乎。宣撫使丘岳曰。中原淪陷。且百年。在我固不可。一日忘然。倡非常之舉。其必有誇誕貪進之人。攘臂以僥倖。而勝負未可期。脫其不捷。則首事之禍。孰爲任之。侂冑意。

方銳不聽。及是金攻淮南急。詔以宓簽書樞密院事。督江淮軍。或勸宓棄廬和守。江宓曰。吾當與淮南同存亡。益增兵守淮。當是時。金苦軍國敝。厭兵。命其帥僕散揆者。示通和端。宓以聞。侂胄方悔前謀。聞之喜。遣使報金。許為和。聞金人欲罪首謀。誅之也。則大怒。復銳意用兵。中外憂懼。時督帥宓以金指侂胄為首謀。請移書暫免軍者。或薦方信孺。自蕭山丞。召赴都。命之。信孺曰。開釁自我。設金人問首謀。當何以應之。侂胄矍然無以應。命假朝奉郎。樞密院參謀。持巖書以往。示不遽出朝旨也。至濠州。金帥紇石烈子仁欲示強。真之獄。露月環守之。絕薪水。以五事要之。信孺曰。反俘歸幣可也。縛首謀於古無之。稱藩割地。非臣子敢言。子仁怒曰。若不望生還耶。信孺曰。吾將命出國門。時已置生死度外矣。傳至汴。見金相完顏宗浩。宗浩坐幄中。左右陳兵夾凡侍。召見

孺之堅。以五事為要。信孺辨對不少屈。金不能難。授報書。需後議。侂胄急和。成以林拱辰為通謝使。與信孺持國書往許。通謝錢百萬緡。宗浩以中國惟怯可震也。堅有要。會蜀取大散關。不成約而還。侂胄以求和不得。怒信孺使無當。召問敵何言。信孺言敵所欲五事。割兩淮一。增歲幣二。索犒軍錢三。索歸正人四。其五不敢言。侂胄再三詰之。信孺徐曰。欲得太師頭耳。侂胄大怒。奪三秩。放臨江軍。初皇后立。以侂胄不為已地也。怨之。使皇子榮王儼疏侂胄將不利社稷。景師資善堂翊善史彌遠入對。力陳國危迫之勢。請誅侂胄。安社稷。后從。旁力贊。帝以其握大權難動。未敢頌言誅之也。后請命其兄楊次山擇群臣可任者。共圖之。彌遠始得請出。以錢象祖嘗諫用兵忤侂胄也。自懷中出御批。密示之。云韓侂胄柄國。輕啓兵端。使南北生

靈罹於凶害。可罷平章軍國事。陳自强阿附充位。罷右丞相。卽日出國門。主管殿前司公事。復震以兵三百。嚴護防。象祖欲覆奏審實。參政李壁曰。事留者泄矣。得不請。翌日。佗胄朝。至太廟。震呵止之曰。有詔。平章罷政。從者皆駭散。震以兵擁佗胄至玉津園側。極殺之。錢象祖探懷中堂帖。授自强曰。有旨。丞相罷政。自强卽上馬。回顧曰。望大參保全。彌遠以聞。帝猶以佗胄權重。不信也。越三日。審果斃。乃下詔。暴佗胄罪于中外。自强奪三官。放永州。尋竄雷州。遣使卽韶州。誅蘇師旦。貶張巖。許及之。葉叔似。皇甫斌等官。有差。壁以撰恢復詔與焉。於是

彌遠進禮尚書。震福州觀察使。以佗胄及師旦首付王柙。送金師。易淮。陝。侵地。金縣二人首于通衢。後漆之。藏軍器庫。而和成。柙。遠。領。方。信。孺。前。奉。使。功。假。右。司。郎。中。柙。倫。孫。也。然是時。金北

困蒙古。盡亡故所吞中國河北河東諸州縣。西苦夏。力不能守中都。遷汴矣。求和於蒙古。蒙古不許。責歲幣于宋。宋不與。復兵爭。時分道入寇。宋亦時命將分道出伐之。然宋積弱。金驟衰。互爲勝負。甚夥。然不足數也。起居舍人真德秀上書言。女真以韃靼南侵。徙居汴。論者幸虜多難。以爲可少安。而不知吾國之大憂始此也。蓋韃靼之圖滅女真。猶獵師之志在得鹿也。鹿之所走。獵必

從之。彼既能越三關之阻，以攻燕獨不能絕黃河一衣帶之水趨汴乎？使韃韃遂能如劉聰石勒盜有中原，則疆場相望便為鄰國，固非我之利。卽或如耶律德光不能卽安中土，中土豪桀必將乘其隙而取之，尤非我之福也。願陛下以自立為規，謀用忠賢，修政事，屈群策，收人心，以為之本，而訓兵擇將，繕城飾戍，以待之。庶國勢張而人心奮，無悼於後害。苟以忍耻和我為福，以息兵忘戰為常，積金繒為奉，飭行人使之女真尚存，則用之女真強敵更生，則施之強敵將國勢日削，人心日偷，是示人以可侮之形，而堂上召兵，戶內延敵也。時不能用。

帝春秋高，景獻太子夭，而沂靖惠王乃近屬，亦絕無後。於是相彌遠欲借沂王置後為名，擇宗室可立者，備皇子之選，得宗室子與莒主之。初彌遠有館客余天錫，歸赴鄉試，彌遠密屬之。天錫行抵越西門，避雨，全保長家保長知其為丞相客也，具雞黍肅甚。二子自外入侍坐，問之曰：此吾外孫趙與莒。趙與莒也，是宗室子。日者言當貴，天錫忽憶彌遠言，心異之，遂以告彌遠。喜，命召之來。保長詫其遇，大喜，鬻田治衣冠，集煙黨餞送之。既見，遣還。保長內慙其鄉人，鄉人亦竊笑之。然彌遠善相人術，見二子大奇之，恐事洩，不置。然中實主之也。踰年忽復召，使天錫密諭意曰：二子長者當極貴，宜撫於父家。天錫與共載歸，毋朱為沐浴教文字習禮容益問。而帝用高宗育普安王故事，選太祖十世孫育宮中為沂王嗣。已立為皇子，更名竑，與莒為沂王。後更名貴誠。生十有七年矣。竑既立，剽輕，以楊皇后頗

于政彌遠久用事弗善也。指宮壁輿地圖。瓊崖州曰。他日當置彌遠於此。又呼爲新恩。言非新州。卽恩州也。彌遠覲知之。乃大懼。而貴誠凝重。寡言笑。好修。每朝參待。漏他人笑語。獨儼然其間。進止有常度。見者斂容。彌遠大異之。與國子學錄鄭清之登慧日閣。屏人語曰。皇子不堪負荷。聞後沂邸者甚賢。今欲擇講官以煩君。君必善導之。事成。彌遠之坐。君坐也。然言出。彌遠口入君耳。若一語泄者。吾與君皆族矣。清之曰。不敢。乃以清之兼魏惠憲王府學教授。清之以皇子賢。譽之不容口。彌遠耳之熟。竟問之。清之曰。其賢更僕未易數。然一言以蔽

之曰。不凡。彌遠乃大喜。日媒葉竑之失。深傾之矣。嘉定十七年。帝卽位之三十年也。帝不豫。彌遠遣清之詣貴誠所。告以將立意。貴誠默不應。久之。清之曰。丞相以清之從游之日久。使布其腹心。今不答。薄之耶。而清之將何以復丞相也。貴誠徐拱乎曰。紹興老母在。清之以告。與彌遠共嗟嘆善之。帝疾篤。彌遠稱詔以貴誠爲皇子。更名的。封成國公。帝崩。彌遠宿禁中。遣皇后兄子谷石以廢立事白后。后不可。曰。皇子先帝所立。今何敢擅變。七往反。終不許。谷乃泣拜請爲楊氏百口計。后默然良久。曰。今其人安在。彌遠遣快行宣的。令之曰。今所宜乃

沂靖惠王府皇子。非萬歲巷皇子也。誤者斬。時外間誼傳云：帝崩，皇子竑跂俟，召不至，乃屬目墻壁間，見快行過其府而不入，疑之。已而擁一人徑過，屬天暝，莫測也。甚惑之，昀入宮見后，后拊其背曰：若今為吾子矣。彌遠引至柩前，舉哀畢，乃召竑。竑聞命，疾驅至，入宮門。每門衛輒留其從者，無聽入。彌遠亦引至柩前，舉哀，引出帷。令殿師夏震守之，追百官班聽遺詔。引竑立舊班。竑愕然曰：今日之事，我安得仍班？此震給之曰：未宣制前，當班。此宣制後，踐跣耳。竑以為信，叩視之，已遙見燭影中有人在御座矣。宣制畢，閣門宣百官拜賀。竑不肯拜。震

粹其首拜，乃下拜。而皇子的昀以遺詔嗣位，是為理宗。

理宗皇帝

諱昀，太祖十世孫。燕王德昭子。黃王惟吉後也。父榮王希廬母慈憲夫人全氏，生於山陰。

嘉定十七年秋，閏八月，即位。赦尊皇后楊為皇太后。后同聽政。皇兄竑進封濟王，居湖州。九月，大饗明堂。赦冬開經筵，命輔臣觀講。寶慶元年，乙酉春，湖州盜作，名誅相彌遠。立時竑廢居湖州。潘壬與從兄甫弟丙以彌遠廢立，心不平，謀欲立濟王。陰結李全求濟師，全與為期。日而負壬狂易，信之，部分其眾以待事。期逝，全不至，懼事泄，以其黨雜，盜千餘人，結束如全軍狀，揚言自山東來。夜入州，求濟王立之，偽為李全榜，揭於門。數史彌遠廢立罪，且曰：今領精兵十萬，水陸並進，擊不當立者。王聞變，匿水竇中，壬尋得之，擁至州治，以黃袍加身。王號泣不從，強之與約，必毋犯太后官家。眾許諾，遂稱尊。發軍資庫金帛，會子以搞士。知州謝周卿率官屬入賀。比明視之，皆太湖漁人及巡尉兵也。則大驚，遣王元春告于朝。師兵州討壬，壬走楚。甫丙誅死。王見獲，亦死。彌遠初聞變，大恚，召殿帥彭壬帥師赴之。至，事平矣。彌遠固憾

竑又念竑在湖。恐生變詐。言竑有疾。令秦天錫以醫入湖。州視疾。逼竑。縊州治。以疾薨。聞。追貶巴陵郡公。改湖。州為安吉州。擢永茂。陵夏皇太后。歸政。彌遠。封魏國公。以薛極。參知政事。冬。直學士院。真德秀。起居郎。魏了翁。罷。

二年。春。建。功。臣。閣。濟。王。竑。降。巴。陵。縣。公。是。歲。皇。太。后。尊。號。贈。故。侍。講。熹。太。師。封。信。國。公。彌。遠。進。魯。國。公。夏。六。月。朔。日。食。是。歲。蒙。古。滅。夏。

紹定元年。帝。四。年。春。加。上。皇。太。后。尊。號。夏。六。月。朔。日。食。秋。七。月。熒。威。犯。南。斗。冬。薛。極。知。樞。密。院。事。葛。洪。參。知。政。事。袁。詔。同。知。樞。密。院。事。是。歲。

二年。蒙。古。窩。台。立。

三年。秋。九。月。大。饗。明。堂。蒙。古。主。鐵。木。真。殂。

四年。春。行。慶。壽。禮。慈。明。殿。相。以。下。政。事。立。皇。后。謝。氏。

五年。春。新。太。廟。成。秋。閏。九。月。彗。出。角。冬。赦。皇。太。后。楊。氏。崩。師。及。蒙。古。圍。汴。京。金。主。奔。蔡。州。

六年。夏。四。月。擢。恭。聖。仁。烈。皇。后。于。茂。陵。秋。九。月。朔。日。食。大。饗。明。堂。赦。史。彌。遠。鄭。清。之。為。左。右。丞。相。並。兼。樞。密。使。彌。遠。封。會。稽。郡。王。卒。薛。極。為。樞。密。院。事。喬。行。簡。陳。貴。誼。參。知。政。事。詔。改。明。年。元。極。罷。陳。賅。鄭。埴。等。貶。黜。有。差。是。歲。蒙。古。

入汴殺金二王。

端平元年。帝。十。年。春。金。亡。于。蔡。遣。使。妃。嬪。宗。室。以。歸。

使。請。洛。陽。省。八。陵。夏。四。月。獻。金。俘。太。廟。將。孟。珙。江。海。等。策。勳。進。秩。有。差。喬。行。簡。知。樞。密。院。事。曾。從。龍。參。知。政。事。詔。復。濟。王。竑。官。爵。有。司。檢。視。墓。域。時。致。祭。後。三。京。趙。范。為。東。京。留。守。趙。葵。為。南。京。留。守。全。子。才。為。西。京。留。守。師。敗。于。蒙。古。三。京。陷。責。將。降。

二年。春。正。月。主。管。侍。衛。馬。軍。秩。有。差。蒙。古。來。責。取。盟。

三年。春。詔。侍。從。臺。諫。給。合。日。食。戶。尚。書。德。秀。參。知。政。事。夏。子。祠。卒。鄭。清。之。喬。行。簡。為。左。右。丞。相。曾。從。龍。知。樞。密。院。事。崔。與。之。參。知。政。事。鄭。性。之。同。知。樞。密。院。事。與。之。辭。不。至。冬。曾。從。龍。為。樞。密。使。督。江。淮。軍。馬。魏。了。翁。簽。書。樞。密。院。事。督。京。朝。軍。馬。從。龍。卒。了。翁。兼。督。視。江。淮。

三年。春。詔。侍。從。臺。諫。給。合。安。南。來。貢。蒙。古。分。道。寇。蜀。

四年。春。詔。侍。從。臺。諫。給。合。軍。叛。降。蒙。古。制。置。使。趙。范。削。三。官。夏。督。視。魏。了。翁。能。知。潭。州。詔。梅。開。邊。責。已。秋。鄭。性。之。參。知。政。事。九。月。大。饗。明。堂。大。雷。雨。震。電。相。清。之。行。簡。罷。崔。與。之。召。為。右。丞。相。兼。樞。密。使。諫。不。至。御。前。諸。軍。統。制。曹。友。聞。及。蒙。古。戰。陽。平。關。死。之。蒙。古。陷。文。州。守。臣。劉。銳。通。判。趙。汝。昂。死。之。金。州。通。判。蹇。彝。及。弟。參。軍。維。之。子。永。叔。死。之。喬。行。簡。為。特。進。

左丞相兼樞密使。**嘉熙元年**。帝十有三年春，鄭性之知

是歲安南來貢。樞密院事。夏五月，臨安火

李鳴復參知政事。冬十二月朔，日食。日與

金木水火四星俱躔于斗，避正朝減膳。**二年**。春，史嵩

政事。督荆湖江西軍，開府鄂州。夏，李宗勉、李鳴復參知

政事。京湖制置使孟珙復鄂州。荆門軍。冬十一月，日中

有黑子。**三年**。春，喬行簡為少傅，平章軍國重事。李宗勉、史

子。知政事。秋九月，**四年**。春正月，華見營室。夏，江西浙江福

大饗明堂。赦。刑相行簡罷奉祠。改明年元。相宗勉卒。

淳祐元年。帝十

以游似知樞密院事。范鍾參知政事。年奉幸太學。謁孔子。監學官及諸生進秩。賜查有差。冬

蒙古兵攻普州。知州何叔丁判官揚仁舉死之。圍成都

制置使陳隆之死之。家並遇**二年**。春，游似罷。范鍾知樞

害。是歲蒙古主窩闊台卒。密院事。徐榮叟參知

政事。趙葵同知樞密院事。夏，葵榮叟罷。余玠為四川宣

諭制置使。別之傑同知樞密院事。尋罷。夏，浙右大水。秋

常潤建康兩淮大水。九月朔，日食。大饗明堂。赦。冬十一

月，日南至。雷電。詔求直言。蒙古攻叙州。都統楊大全死

之。**三年**。春，高定子參知政事。尋罷。三月朔，日食。蒙古破

知大**四年**。春，李鳴復參知政事。杜範同知樞密院事。尋

安軍。俱罷。夏，右相史嵩之起復。以見糾終喪。范鍾

杜範為左右丞相兼樞密使。游似知樞密院事。**五年**。春，守

事。劉伯正參知政事。趙葵同知樞密院事。

法。右相範卒。秋七月朔，日食。九月，大饗明堂。赦。冬，以游

似為右丞相兼樞密使。趙葵知樞密院事。李性傳同知

樞密院事。蒙古入蜀。權巴州何震權成都府。馮有頌權

漢州。王驥權成都。縣楊兌權資州。劉永權潼川府。魏

死。**六年**。春正月朔，日食。陳韓參知政事。賈**七年**。夏，鄭清

丞相兼樞密使。游似罷。趙葵為樞密使。督視江淮京湖

知樞密院事。知瀘州。劉整叛降蒙古。故相潛循州安置。暴卒。沈炎罷。何夢然參知政事。臨安湖秀州大水。振之。安南。三年。春。龍榮罷。蒙古李壇以遼海三城來歸。封齊來貢。三年。郡王秋蒙占陷濟南。殺李壇。丁大全放新州死。四年。春。置公田。所。秋九月。大饗明堂。赦。何夢然。五年。帝

十有一年。夏。四月。太白晝見。楊棟參知政事。葉夢鼎同知樞密院事。太白經天。秋七月。彗星出柳。詔避殿減膳。求直言。行經界。推排法。冬。行關子銅錢法。帝崩。年六十。上尊謚。建道備德。大。功。復。興。烈。文。仁。武。聖。明。安。孝。皇。帝。

廟號。帝慈恕恭儉。悅儒學。得故朱侍講熹。所為大學中庸章句。論語孟子集註。說之。歎以發揮聖賢蘊奧。畢盡也。贈太師。封信國公。謚曰文。熹子工侍郎在入對。言學問之要。帝曰。先卿中庸序言之甚詳。朕讀之。不忍釋手。恨生不同時也。以視學。下詔言。孔子之道。至孟軻而不

傳。我朝大儒周敦頤。張載。程顥。頤。真見實踐。深探聖域。實紹之。而學有指歸。中興來。朱熹精思明辨。交融徧澈。孔子之道。益大明於世。今視學。其封敦頤汝南伯。載。鄆伯。顥。河南伯。頤。伊陽伯。及熹。並從祀孔子廟。王安石罷。勿祀。以張九成。正色立朝。有中興明道功。贈太師。封崇國公。而諸儒張栻。呂祖謙。陸九齡。九淵。沈煥。贈官。賜謚。錄子孫有差。後皇太子視學。令謁祠孔子。再拜。從太子。請封栻。華陽伯。祖謙。開封伯。並從祀。得金選德殿柱。所書。毋不敬。思無邪。六字。寶存之。蓋信學如此。嗣位。初。詔。宮中服三年喪。歲詔舉廉吏。舉將才。歲詔恤獄囚。振饑。

二四

綱目卷之五十一

二四

二四

二四

二四

二四

二四

二四

二四

二四

二四

二四

二四

二四

二四

二四

二四

二四

二四

二四

二四

二四

二四

二四

歲詔宗室貧窶或失所嚴州郡贍給詔兩淮荆襄民避地江南州縣流離失所者計口給米詔蜀創殘宜緩撫蕩宥諭朕軫恤之意詔襄郢新復蠲賦稅詔四川創置司察屬郡誅求掎克者詔臨安府創慈幼局給官田五百畝收養道路遺棄初生嬰兒置藥局療民病詔邊郡各立褒忠廟凡沒王事者守臣春秋祠祀焉詔主兵官毋杖脊傷人命詔國家進士法久滋蠹先儒程顥願兄弟酌古今科條詳明用意深切其詳議條具行於科舉令甲中寓崇經術察德行選材用能之意惠陽建安軍亂討平下詔言間者軍士蠢爲不靜抵於大戮朕甚痛

之夫綱常之理在人彼其爲非豈盡本心病在有司掎克苦役鬱悒阻遏赴愬無所致之也詩云祈父予王之爪牙胡轉予于恤朕之不明豈可悔哉自今三衙列閫諸主兵官各訓禮示信威儆恩卹使人自愛安紀律無怠慧出營室詔曰天道不遠譴告匪虛朕甚自痛豈聲利未遠而讒諛乘間歟舉措未公而賢否雜進歟賞罰未當而真僞無別歟抑牧守匪良犴獄多興封人弛備暴客肆去歟四方多警而朕不悟群黎有苦而朕不知謫見著明謹避正殿減膳示側身修行之意二三大臣吾道揆也其協恭以輔朕百爾執事吾法守也其竭忠

百史一編 卷之五十一
告朕。布告中外。咸知朕意。詔旌行孝弟卓異及世義同居者。詔徵隱居行義著書明道者。畢召見授官。諸德意如此。嗣位初。相彌遠以擁立功秉國。天子虛已以聽。禮下之已甚。鄭清之以舊學。余天錫以舊恩。皆天子私人。畢見親彌遠欲收衆望自固。召傅伯成爲顯謨閣學士。楊簡爲寶謨閣學士。辭不至。召真德秀直學士院。魏了翁爲起居郎。德秀以濟王不得其死爲大倫攸繫也。入對請興滅繼絕。帝不懌。曰。朝廷待濟王至矣。卿未之悉知。德秀曰。陛下友愛心無不至。然以謂措處盡善。則未也。濟王前有逃避之迹。後有討叛之效。豈當貶墜哉。第

觀舜之所以處象。今不遠明甚。人主當法古帝王。秦漢而下。不足法也。帝怛然曰。此往事。無及。願勿言。德秀頓首曰。陛下進德務學。容諫用賢。固人心以掩前失。可也。退。疏失人心四事。以雪川之獄。未聞。參聽槐棘之下。除淮蜀二閩帥。出僉論所期之外。爲首事。又言。今朝廷雖嘗以耆艾褒傅伯成。楊簡。以儒學褒柴中行。以恬退用趙若。劉宰。然止加異數。未聞聘召。而忠亮敢言如陳宓。徐僑者。皆未蒙記錄。願處伯成簡於內。詞置中行。經幄擢宓。僑言地。厭天人之心。了翁入對言。人與天地一本。必德合天地。然後可無曠天工。今國事日亟。宜察時幾。

尊道揆嚴法守。汲汲爲先事圖。而極陳士大夫風俗。諛
誹交煽之弊。而應詔言濟王事。引義廟上語。切至彌遠。
大患之。以爲二人者。本所薦進。而倡濟邸議。軼已也。乃
擢梁成大爲監察御史。莫澤李知孝爲御史。而知孝疏
言。今士大夫正救之力少。而沽激意多。扶持之意微。而
扇惑意勝。始則慷慨激烈。爲迅疾之詞。終則懇切求去。
俟斥逐之命。自爲名得矣。如國體何。願下臣章。風厲中
外。務靖恭以杜禍萌。立擢右正言。會大理評事胡夢昱
言。濟王不當廢。劾除名羈管。了翁以出餞見糾。改權工
侍郎。辭出知常德府。尋以諫大夫朱端常劾了翁德秀。

詆誣謗主。欺世盜名。奪秩罷祠。一時仁賢。貶逐殆盡。成
大至以真德秀爲真小人。魏了翁爲僞君子。罪大罰輕。
請正典刑。帝以爲已甚。乃止。嗚呼。天子尊儒。而真魏二
大儒。名復未匝歲而罷。甚矣道之難行也。當是時。頽歲
小稔。朝野無
事。金困於蒙古。不自存。相彌遠鑿開禧之禍。規和苟安。
歸正人。不明招納。而密敕閩帥慰接之。忠義軍李全。驕
悍輕朝廷。意規江南爲窟宅。制置使賈涉。以全難制。求
還朝。全遂合帳前忠義與已軍。盡籍之。併其軍。時淮西
都統許國。主討金代帥。而全陽自下。柔之。得復鎮。青州
遣其將劉慶福。還楚州。爲亂。國走死。事聞。相彌遠欲舍
刃。靖事。知揚州趙范。以爲言。彌遠令諭范。無出位。專兵
而全乃大猖。以姚弼嘗爲李全善。命之將。弼朝辭。帝謂
之曰。南北皆吾赤子。何分彼此。卿爲朕撫定之。弼
至楚。艤舟治事。而卒爲所逐。趙范蔡誅全而定。自彌
遠誅侂胄。相寧宗十有七年。寧宗崩。廢濟王定策。又獨

相九年。凡二十有六年。於古無二。疾革。求解政。詔授保

寧昭信節。充醴泉觀使。封會稽郡王。奉朝請。二子一壻

五孫。皆進秩。加官。卒。贈中書令。追封衛王。諡忠獻。賻金帛千計。彌遠故相。浩子也。拔帝於

宗室。群姓中。定策擁立之。以濟王死。論者四起。乃大敷而收。帝德其立已。以恩寵終。而心厭其所為。其黨梁成

大莫澤。李知孝之倫。並逐。成大尤險巖。凡可賊害忠良者。率攘臂先之。四方賂遺列置。堂庶導賓客觀之。欲其

效尤。雖知孝亦鄙其為人。太息曰。所不堪者。他日與成大同傳耳。帝始親政。為勵精。居

五日。部郎洪咨夔入對。問當世急務。咨夔以進君子退

小人。開誠布公對。問當世君子。以崔與之。真德秀。魏了

翁對。明日。與王遂並擢為監察御史。從太常少卿徐僑

言。復濟王官封。以篤恩。改明年為端平元年。時鄭清之

以舊恩得相。亦頗以更佳易弊為意。而李真徐僑趙汝

談游似杜範。徐清叟。袁甫之倫。並列于臺省。當是時。我

師既平。蔡滅。金獻金俘太廟。詔行功賞。上下晏然。動色

相賀。御史咨夔獨憂之。以為言。會制置使趙范蔡建守

河據關。復三京之議。朝臣多以為未可。相清之力主之。

命刻日進兵。范叅議官立曰。方興之狄。新盟而退。氣盛

鋒銳。寧肯捐所得地。以與人。且行千里。爭空城。得之適

勤餉饋。若其不捷。進退無據。必開釁致兵矣。知樞密院

喬行簡。方在告。亟疏言。八陵有可朝之路。中原有可復

之機。臣子有心。能無奮發。然臣不憂師出之無功。而憂

事力之不可繼。有功而至于不可繼，則其憂始深耳。夫自古之規恢復者，未有不先內治而能冀外攘者也。陛下視今日之內治，爲已足乎？欲用君子而君子之志未盡伸，欲去小人而小人之志未盡革。陛下有勵精更始之意，有苞苴貪墨之禁，而士大夫今之而不從，作之而不應，苟且不任，黷貨無厭。而於此乃欲闔闔宇宙，混一區宇，關北狄而奪其氣，不已難乎？且民心者國勢之本也。境內之民困於州縣之貪刻，勢家之兼并，饑寒怨詈，凜不自保，而欲緩急與之同功，臨難資之效死，雖韓白不任，且武備又今世之所素易也。天下將乏卒，寡財匱

食竭舉，夫人知之，直欲以意氣招徠，以功賞激勸，曰：「推擇行伍，卽將也。」接納降附，卽兵也。斯已疎矣。藉令一如其言，而百姓罄縣，官帑空竭，臣未知饜餉之所從出也。儻兵綴於強敵，民困於飛輓，而潢池之警，橫發於內。陛下又何以待之？不聽而大師入汴，入洛陽，蒙古引兵南出，師大覆，軍民死者十數萬，資糧器械一委之敵，而中外大困。已蒙古遣使來詰曰：「何爲而敗盟也？」邊日尋於兵，襄蜀殫弊，江陵孤危，於是帝乃大悔，詔罪已。學士吳沫當制侍御史範劾清之啓，邊釁危宗社，子招權賄，因併糾簽

書密院李鳴復與參政史寅彭大雅以賄養交曲爲地。帝以清之舊學鳴復等無顯罪不聽而範不入臺待罪。鳴復抗疏自辨言臺臣論清之主戰并論臣臣竊不自知所指何罪。豈以臣憂強戰難任獨主和誤國耶。幸未斥退則安國家利社稷當死生以之。否則臣無家可歸。惟扁舟五湖已矣。亦出關待放。帝以其言懇氣勁召還職而範率臺中疏鳴復諸所爲自辨者咸誣罔無事實。而天子眩莫測其孰信也。改範起居郎提刑江東而鳴復亦出知越州。時翰學士真德秀直院學士魏了翁召入對。德秀至帝迎勞問政。德秀原本召公祈天永命之

說以對。略言反覆召誥一篇綱目。惟敬德誠小民二言而已。傳曰敬者德之聚儀狄之酒南威之色盤遊射弋之娛禽獸狗馬之翫。有一於斯皆足害敬。權臣之末貨賂公行民不堪命。陛下布端平之詔一洗而新之。然窒賄賂而賄進者尚存。懲賊吏而賊多者漏網。宜諭郡邑停科調勤撫綏爲祈天之本。今天厭夷德中原無主。正鑒觀四方擇民主之時。陛下能敬德以迂續休命。施大德以固結人心。則中原固吾有也。若徒以力爭而不反其本。天意何詎可測哉。問進取。德秀言用兵莫急於人才。而舉世所屬望者將曾不數人。莫急於財用。而塞下

之備枵然。漕浙米入淮。漕淮入汴。汴久湮。而陸運勞費甚於登天。故曰難。夫此二難。正諸葛亮閉關息民之時。而易之言兵。猶以和扁繼庸醫之後。一奏藥而代爲之受責也。且言戰守之論不同。歸於爲國。不當用相訾。元祐中。廩廩向治。惟群賢自相予盾。故小人得乘之。願深以前事爲戒。帝甚嚮納。德秀慨然以斯文爲已任。以洛閩學爲天子推說。洛閩學遂大光於世。了翁入對言。陛下以大有爲之資。而權臣竊命者十年。幾無以自白於天下。今幸居可爲之時。值得爲之勢。而又有能爲之資。臣獨恐夫外而百姓內而妃嬪。效諛取憐者。曰。今乃知

皇帝之爲貴也。今乃可及。太平爲樂也。陛下試以古今成敗審觀之。深宮之中。可信托者。誰歟。廟堂之上。可保任者。誰歟。事變亟來。可繫天下安危之重者。又誰歟。藩垣屏翰。國無一焉。則陛下雖處至尊極重之勢。而巍然孤立也。何可謂安。他如和議不可信。北軍不可保。軍實財用不可怠。皆懇懇言之。而以聲色財貨爲深戒。帝甚嘉納。至漏下四十刻。乃退。兼同修國史。侍講。進吏尚書。德秀召五閱月。參大政而疾。奉祠卒。帝甚悼惜。獨了翁在經幄。乞定趙汝愚配享寧廟。乞收還保全史。彌遠家御札。乞定履畝稅。寬民力。乞儲闡才。備緩急。乞分別襄

黃二帥功罪。在朝六閱月。前後疏二十餘上。皆當世急務。帝將引以共政。而忌者以知兵體國薦出。督視京湖軍。甫二旬。又爭言建督爲非。是復召入簽書密院事。前後牽掣。進退易亟。了翁力丐奉祠去。殿中侍御史李韶言。了翁刻志問學。幾四十年。動止論思。洞經覽炤。去就出處。具有本末。去年督府之遣。體統不一。識者已逆知其無功。了翁迫於君命。黽勉驅馳。未有大闕。今驟而予祠。不知國家四十年來。收拾人才。卓然有立。如了翁者。幾人。願還處台司。以幹國。又無何卒。贈少師。謚文靖。嗚呼。真魏敬德格天之告。先憂經遠。淪洽于主心。而入朝

輒沮如哽如噎也。豈非天哉。非天亦曷有君臣兩相求。不相值如此哉。悲夫。久之。侍御史杜範召還職。具疏言。曩柄臣之竊大柄也。以聲色玩好蠱陛下之心。而生殺廢置。一舉以自予。醞之三十年矣。端平更化。而居相位者。非人。敗壞污穢。彌甚無改。自是聖意惶惑。莫知所仗。陛下敬天有圖。旨酒有箴。緝熙有記。持之堅久。以振起頽廢。於致理何難。然聞之道路。謂警懼之意。祇見於外朝。而好樂之私。多縱於內燕。名爲任賢。而近倖或得以潛間。政出中書。而內批每由於中出。故天文示變。妖彗吐芒。方冬而雷。旣春乃雪。早曠荐臻。人無粒食。行都之

內氣象蕭條。左浙近輔。殍死盈道。流民充斥。剽掠成風。內憂迫矣。新興北狄。乘勢而善鬪。中原群盜。假名而崛起。擣我巴蜀。據我荆襄。窺我涯堞。近又由夔峽。瞰我澧。鼎外患深矣。而疆場之臣。肆為欺蔽。勝則張皇以言功。敗則掩覆以脫罪。如使敵乘上流之無備。飲馬長江。而誰與捍之。範台州黃巖人。從其從祖。焯知仁學。知仁從朱學。蓋是時。天子優游不斷。明不足以知人。而學士大夫承上意。所稱說皆洛。閩理語。語爛然文。真贗混而難知。至臺諫。專以攻上身。擊宰執為風采。不復恕已量物。垂意於其功。其悖者。如狂獠之犬。遇人輒噬。其甚者。雖饕餮庸回。為時擣杙。而

交激時。亦各往往以去位待放為名。高嘉熙三年。相行簡請老。以少傅平章軍國重事。而李宗勉。史嵩之。召為左右相。嵩之者。彌遠猶子也。始以復三京為非計。師竟敗。天子信以為可用。以得相。而怙權寵。排正人。是歲饗明堂。天大雷電。以風判漳州王邁應詔言。陛下初秋踰旬。曠不視朝。麴蘖致疾。妖冶伐性。道路寒心。隱刺覆絕。攸燔尊寵。綱淪法斁。上行下效。京帥外兵。狂悖迭起。此天與寧考之所以怒也。陛下反是不思。方且用漢災異。免三公故事行之。而環顧在廷。莫知所付。遙相崔與之。以辭於天下。臣恐與之老病不至。將政柄旁落。實世道

否泰君子小人進退之機也。嵩之相六年，以父器起復。臺諫交論不聽，將作監徐元杰言：「大臣身任道揆，不宜居寵利，傷民彝，又不聽。」於是太學黃愷伯百四十有四人上書言嵩之心術回邪，蹤跡詭秘。曩開府時，以和議墮士心，以厚貲竊相位，羅天下小人爲私黨，奪天下利權歸私室。今彌縫貴戚，買囑貂璫，必得復起以就位。夫大臣佐天子以孝治天下者也。孝不行於大臣，是率天下爲無父之國。武學京學宗學生數百人各上書論之。帝曰：「學校論雖正，然已甚。」徐元杰對曰：「正論乃國家元氣，今元氣在學校，願上保愛。」於是侍御史劉漢弼上書

言昔富弼之起復止於五，蔣希之起復止於三。今嵩之六矣。虛相位待者三月矣，願聽其終喪，亟選賢臣備樞軸，詔聽嵩之終喪，而以范鍾、杜範爲左右相。無何，元杰出謁歸，是夕熱大作，夜四鼓，指爪忽裂而卒。司諫劉漢杰亦暴卒。嵩之從子璟卿上書諫嵩之言切至。無何亦卒。時皆億爲中毒。堂食時至無敢下筯者，於是學諸生伏闕言：「昔小人傾君子者，不過使之流離道路，死于蠻煙瘴雨之鄉而已。今蠻烟瘴雨不在額海，在朝廷，乞付臨安府推鞠給使者。然卒莫能明也。」詔給元杰漢弼官田五百畝，錢五千緡，恤其家。而嵩之服除，爲臺諫群從。

官所攻劾不復相而杜範得相元老舊德次第收召用人共政諸嘉祐元祐諸賢所建白具條白行時孟珙握重兵居上流前政忌其功名疑難制馭以術範推誠心結約與徇國珙感服效命元入五河搗壽春範命淮陽鄂渚二帥協禦之卒克捷無何卒其後天子年寢高頗狎諸近侍貴妃閹氏盛寵與內侍盧允升董宋臣表裏用事而宋臣逢上意起梅臺芙蓉閣香蘭亭引倡優入官外招權賄太常少卿徐僑徽國門人也召入對帝顧見其衣履垢敝愀然歎以爲清貧也僑對曰臣不貧陛下乃貧耳陛下國本未建疆宇日蹙權幸用事將帥非

材盜賊並起帑藏空虛群臣皆養交安祿而陛下孤立故曰貧臣一身自足豈謂貧哉又言今女謁閹宦誕爲三豎以處國膏肓陛下此之不慮而耽樂是從世有扁鵲將望之而走帝爲改容監察御史洪天錫疏宋臣罪帝護之出手札云已諭朕自戒飭天錫言自古姦人未嘗不畏人主之知苟知之而止於戒飭則憑怙愈張反不若未知之爲愈會天雨土天錫以其異爲蒙力言陰陽君子小人之辨又言今蜀中地震閩浙大水上下窮匱遠近嗟怨獨貴戚閹宦享富貴自若彌甚耳大命近止陛下獨能與數人者共富貴乎會吳民愬宋臣奪田

宅事下有司而御前提舉所謂田屬御莊不當白臺臣亦牒常平使者令罷推天錫曰御史所以雪冤常平所以均役若中貴人得而控縱之則內外臺可廢且劾允升言內司本止供繕脩今動藉御前爲姦府而貪墨之老吏逃遁之兇渠咸竄名其中一隸名籍卽有司不復得舉手狡者獻謀暴者助虐其展轉受害者皆良民也疏七上留中天錫罷去而讒者言天錫之論糾相謝方叔參政徐清叟實主之因論罷方叔清叟近幸猶以爲未快賂臺諫上書詆方叔天錫朋私誣上乞深罪使天下明知上獨斷於內侍無預於是方叔落秩罷奉祠相

董槐治閩學爲帝所拔擢在政爲上言今害治者三事一戚里不奉法二執法擅威柄三皇城司不檢下夫將率不檢下則士卒橫士卒橫則變生執法擅威柄則賢不肖混淆賢不肖混淆則賢人隱伏而姦人肆親戚不奉法則法令弛法令弛則朝廷卑三者不去政由亂丁大全者戚里婢壻也面藍色諂內侍得右司諫使容私於槐請結交槐曰吾聞人臣無私交吾一心事上終不敢私結約爲我謝丁君勉奉職大全度槐不已容也日夜求其短思傾之而槐入對極言大全姦佞不可用帝曰大全未嘗短卿卿勿疑槐曰臣與大全初無怨願陛

下拔臣至此臣知大全姦而噤不言是負陛下也且陛下謂大全忠而臣以爲姦不可與俱事陛下矣疏乞骸骨不報於是大全乃露章醜詆槐章未下夜半以臺檄調方隅兵露刃圍槐第給槐以請大理置對輿出北關棄道上謹呼散去槐步入接時寺罷相制乃下物論大駭道路以目賈似道者姦人也少無行性淫好侈有婦入宮見寵爲貴妃因見謂爲才

似道日縱酒諸妓夜遊湖上不返帝嘗夜憑高

望西湖中燈火焜耀詔左右曰必似道也明詞之果然然使京尹史巖之戒之巖之對曰似道少年氣習有之然才可大用帝惑之以得用開慶元年帝卽位之三十有五年也蒙古

主蒙哥自將西入蜀命別將攻荆山李全子壇攻海州

太弟忽必烈將大軍渡江圍鄂州又詔兀良合台以交廣師會鄂圍潭州中外大震敕諸路出師禦蒙古出內府銀幣犒師以相大全壅蔽不時聞怒罷判鎮江連竄貴州移新州至藤州而死召吳潛相問策安出潛欲帝遠避爲忠愛請遷幸帝守靖康中死守畫心薄之問卿當如何潛失次對曰臣請以死守帝大恨嘻笑之曰卿欲爲張邦昌乎乃卽拜似道右丞相兼樞密使軍漢陽以援鄂似道度不能抗禦乃密遣宋京如蒙古軍請稱臣割淮南漢上梓夔兩路地爲界歲納銀幣二十萬以求成大弟初不許會蒙古主死合州太弟恐內變不得

立。而似道遣京適復至。乃許京解鄂圍。悉師北去。時事秘。中外莫測也。於是賈似道用劉整計。命夏貴殺俘卒。殿兵爲獻。而露布言諸路大捷。鄂圍解。江漢肅清。實宗社無疆之祐。天子以元師之至也。驟而似道定傾再造。召入朝。詔百官郊勞。如文彥博故事。加少師。封衛國公。諸將呂文德、高達、劉整、夏貴、孫虎臣等。各進官。有差。似道在漢陽時。元軍至。相潛令似道移軍黃州。而分曹世雄等兵屬江闞爲防。黃雖下流。實兵衝。似道以潛爲欲殺已也。大銜之。至是。帝欲立忠王禕爲太子。以謂潛不可。曰。臣無彌遠之才。忠王無陛下之福。帝默然。於是

似道陳建儲之議。逢上意。而諷御史沈炎劾潛竄循州。

殺之。

似道欲殺潛。使武人劉宗申守循。甘心馬。潛鑿井。臥榻下。毒無從入。一日。宗申晏。以私忌。辭。再拜。又辭。移庖餉。不得辭。遂疾。曰。吾死矣。夜必風。雷大作。已而果然。似道歸罪宗申。貶塞外。議許潛歸葬。於是

似道專國柄。欲立威中外。乃出內侍。逢上欲作姦者。董宋臣、盧允升于遠州。勒外戚不得爲監司郡守要地官。子弟門客不得干朝政。上矯拂帝欲。中轄臺省百司。下肅戚里宦豎。威行於中外。似道既匿。稱臣稱和之事。恐一時閭帥中不服也。乃遣官詣諸鎮。會邊實。汗巖之以爲名。於是制置使趙葵、史巖之等。坐侵盜掩匿。各罷官。償所侵。而蜀急時。湖南使向士璧捐家貲百萬以佐軍。

使方元逢似道意劾其費尤夥。逮行都責償，士壁瘐死，拘妻妾徵之。又以出督師時，部將高達、曹世雄嘗侮已而攘功之，謀出劉整，恐泄之，乃以事誅世雄。廢達而整亦以邊費見糾，整以瀘州叛，蒙古圍合州。自二月至于秋七月，不解。守將王堅守不下，會蒙古主死而免。加寧遠節度使，而為似道所深忌，謫和州。堅抑邑死，方鎮惕息。信州謝枋得，以趙葵檄給錢粟募民兵守禦，會者至枋得曰：不可以累宣撫，日賞萬緡餘，不能辦。乃上書似道，有云：千金而募徙木，將取信於市人。二卯而棄干城，豈可聞於鄰國得免徵。於是似道以國計空乏，專倚造楮和糴為非計，欲計所為利國實邊者。而御史陳堯道正言，曹孝慶等因上言：三邊屯列，非

食不飽，諸路和糴非楮不行。國未免於餉兵，而造楮幣廣和糴，日相尋於困。此公私交弊之道也。今莫若行古限田之制，以官資品格制項畝多寡數，下兩浙江東西諸處行之。將官民田逾限之數，抽三分之一，回買充公田，募民耕而歲收其租，可得粟六七百萬石。諸軍餉饋沛然而有餘，和糴可免，楮幣可省，物價可平，富室可安，一事行而五利附。於是置買公田所，以知臨安府劉良貴為提領，通判陳崑為檢閱，貳之。蓋良貴本謀也。帝以東作方興，詔權罷。似道即憤然疏求去，帝慰留，起視事。首以已田在浙西者萬畝為公田，倡榮王與芮繼之。趙

立奎自陳投賣。由是兩省奉行惟謹。朝野莫敢言。始所賣先富豪。已乃敷派。除二百畝以下免。餘各買三分之一。最後雖百畝之家不免矣。直租一石。償十八界會子。爲錢四十緡。而浙西田畝直千緡者。抑買之。價稍多。給銀絹各半。又多則給以度牒告身。民失實產。而得虛告。破家失業者甚衆。官吏奉行不力者。劉良貴輒劾。追出身不叙。由是有司爭以多買爲功。其六郡買田有專官。務操切。至以肉刑從事。有本無田。以歸併。抑買自經者。而浙西六郡買公田三百五十餘萬畝。進良貴官。兩轉。餘進秩有差。於是似道言公田成。若復以州縣總之。恐

利不可久。請以江陰平江公田。隸浙西憲司。安吉嘉興公田。隸兩浙運司。常州鎮江公田。隸總所。歲徵輸增置四分司田官。鄉置官莊一所。民爲官耕者曰官佃。爲官督者曰莊官。莊官以富饒者充之。兩歲一更。於是官收并兼家所爲豪奪佃民之數。率十稅五爲公賦。推肌漚。隨用督併取盈。而官佃最病。方始買時。官吏迎合。張虛數。數率贏其舊。及歲收租。失額。責償於田主。田磽瘠。若租惡佃頑之處。責換於田主。於是田主有家破產盡。而責償無窮。用事者因緣爲侵削。民逃死無路。會彗星出。柳長竟天。自四更見東方。迨日高始滅。詔避殿減膳。求

直言中外上書以爲公田不便。愁怨所致。似道疏力辨。乞避位。帝曰。言事易。任事難。蓋自古而然。公田公私兼濟。業成矣。一歲之軍餉仰此。若遂罷。雖快議者。意當如何。計何。卿旣任事。亦當任怨。詩不云乎。禮義不愆。何恤乎人言。宜安心體國。良貴亦以人言。籍籍陳括田勞。求罷不允。臨安府學生蕭規。葉李等。上書。詆似道害民誤國。黥配汀州。尋復行經界。推排法于諸路。而江南尺寸之地。皆有稅。作銀關一準。十八界。會子之三。廢十七界。會子不用。而楮益賤。物益貴。民愈不聊生。蓋似道秉國三年。而理宗崩。皇太子禛。爲似道所自立。旣踐位。似道

朝必答拜。稱師相不名。而似道數引去。要君重其權。堊未穆陵訖。徑棄官還越。呂文德報蒙古兵攻下沱。急中外大駭。帝與太后手詔趣起之。似道至。加太師。封魏國公。然下沱實無寇也。尋復求去。帝至拜留之。樞密使江萬里。以身掖帝云。自古君臣無此禮。陛下不可拜。似道不可復言去。似道愕不知所爲。下殿。舉笏謝萬里曰。微公似道幾爲千古罪人。然深心銜之。帝在經筵。問經史疑義。及古人姓名。似道不能對。萬里常從旁代對。帝私語所嬖王夫人以爲笑。似道聞之。慙。逐萬里奉祠去。三年。似道乞歸養。命大臣侍從傳旨留。日三四至中使加

賜日十數至夜即交臥其第外守之特進平章軍國重事一月三赴經筵三日一朝治事中書堂賜第西湖之

葛嶺使迎母養其中似道於葛嶺起樓閣亭榭作半間

氏及媚尼有美色者為妾與飲博人無敢窺其內者有妾兄來立府門狀欲入似道見縛投火中嘗與羣妾踞地鬪蟋蟀狎客戲之曰此軍國重事耶酷嗜寶玩建多寶閣日一登或累月不朝帝朝景靈宮亦不從於

是似道五日乘湖船一入朝不赴堂治事吏抱文書就

第呈聽署宰相充位而已似道雖日於酒人狎客游乎

然臺諫彈劾諸司薦辟及京尹畿漕一切事不關白不

敢行官吏爭納賂求職居無何輒求去八年祀景靈宮

天大雨似道期雨止升輅胡貴妃父顯祖為帶御器械



使請如開禧故事却輅乘趙遙輦還宮帝曰平章云何

顯祖謬應曰平章已允帝還宮似道乃大怒曰臣兼大

禮使而陛下舉動不預聞乞罷政且疏顯祖倚貴嬪輕

蔑臣即日出嘉會門留不得帝為罷顯祖涕泣出貴妃

為尼似道乃還資政殿大學士皮龍榮故青官僚也知

似道忌之居杜門一日帝偶問龍榮安在似道恐召用

諷湖南提刑李雷應誣劾之徙衡州仰藥卒似道既專

恣甚畏人議已襲宋士輕去就為高節要君又不愛官

爵籠一時名士而以權術駕馭之患太學生言事加殮

錢寬科場恩例啗之由是言路斷絕益肆意窮凶德不

厭鄂圍解之明年蒙古遣其翰林侍讀郝經充國信使來告卽位且徵前歲幣而似道方使其客撰福華編頌鄂功聞元使至恐諸稱臣割地納幣之謀泄乃拘之真州經數上書于帝及執政論和戰利害請入見及歸國皆不報理宗聞有北使謂宰執曰北使來事體當議似道曰和出彼謀豈容一切輕徇倘以交鄰國之道來當令入見蒙古遣使詣淮東制置司問經等安在仍以稽留信使侵擾疆來詰復不報及劉整叛蒙古以爲夔路行省整爲元畫以南重鎮在襄樊襄樊破浮漢入江宋可平也今鎮將呂文德貪可利誘請賂之置榷場置場

築堡襄樊可得也乃遣文德玉帶請置場許之則又言安豐等所置場爲盜掠願聽築土墻護互市文德初不許說之者曰榷場成亦我之利也文德爲請又聽之於是蒙古築堡於白河口時出兵哨襄樊江漢之險實始與我共造戰艦習水軍圍襄陽三年似道闕之不以聞久之帝問似道曰聞襄陽圍三年當奈何似道曰北兵退陛下何從得此言帝曰適女嬪言之似道詰其人誣以他事賜自盡由是乃莫敢言右丞相葉夢鼎以不從似道意省部吏得譴夢鼎曰我斷不爲陳自強力求去似道母責似道曰葉丞相安於家不求進汝強委以相

今牽制如此吾不食死耳似道乃悔求解夢鼎引杜衍故事單車宵遁去相馬廷鸞亦請罷知饒州入辭帝惻然曰丞相何不為朕留廷鸞對曰臣死亡無日恐不得再見君父然國事方殷強圉孔棘天下安危人主不知國家利害群臣不知軍前勝負列闡不知惟陛下與元老大臣懷永圖臣死且瞑目泣拜出夢鼎台寧海人自廷鸞饒樂平人鄂圍解執信使八年而元有襄陽之役襄陽圍六年樊城圍四年詔李庭芝為京湖制置大使督師援之范文虎以總兵數敗忌庭芝輕之貽書似道言請得無聽命京闡事成則功歸恩相似道喜聽之庭芝約進兵文虎

與妓妾擊鞠飲宴以朝命未下為解庭芝軍不得獨進

時元圍守急庭芝潛於襄陽西北清泥河造輕舟百艘聯三舟為一舫中一舟可載左右舟虛其底而覆之令蒙古見以謂覆舟不疑也購死士得襄陽郢山民兵健鬪敢死者三千人求將得張順張貴者二人厚資禮遇之二人俱智勇冠軍素為諸將士所憚服因用為都統將以行軍中號貴曰矮張順曰竹園張二人下令曰此行誓必死敵無還心若曹非心矢死者宜亟去毋為敗吾事皆應日諾於是人自奮厲會漢水生乘順流發舟稍進團山下越二日進次高頭港乃結方陳舟各熾炭置火鎗火炮巨斧勁弩以前夜漏下三刻乃起矧出江以紅燈為識貴為首鋒將士卒前順殿之犯重圍至磨洪灘而上時元布舟蔽江面無間可得入順等斷鐵鉅攢掖者數百轉戰百二十里元兵皆披靡黎明抵襄陽城下城中援久絕聞順等至皆踴躍出外望勇氣百倍及收軍獨失順越數日有浮尸遡流上被甲胃執弓矢直抵浮梁來者視之則順也身中四創六矢氣勃勃如生存諸軍驚以為神結冢斂葬之張貴入襄陽文煥固留與共守貴恃其勇欲出擊蒙古軍還郢乃募士能伏

水中數日不食者。二人持蠟書赴范文虎。于郢求濟師。時元兵增守益密。水路連鎖數十里。撒星椿環之。雖魚蝦不得渡。二人遇椿。即斷之。竟達郢。還報許發兵五千。駐龍尾洲。助夾擊。期既定。貴乃別文煥。東下。點視所部。軍有帳前一人亡去者。則嘗有過。被楚捷者也。貴驚口。事泄矣。宜亟行。或彼未及知。乃乘順流斷鎖。破圍。疾力進。元兵辟易。既出險。夜半。天黑。至小新城門。忽列炬如白晝。則阿木剽整帥戰艦前。邀擊之也。貴且戰且行。至勾林灘。望近龍尾洲。見軍船旗幟紛披。以爲郢兵來。喜躍前進。舉流星火視之。艦即前迎。及勢近。欲合。則皆元兵也。蓋文虎兵。本無意戰。前二日。以風水驚。自疑退三十里。而軍矣。又元兵得逃。卒報先據洲。以待貴。殊不自意。戰大困。所部殺傷殆盡。身被數十創。力不支。乃被執。見阿木不屈。死。阿木令卒四人昇貴尸。至襄陽城下。棄之。呼曰。識矮張都統否。此是也。守陴者皆哭。城。中喪氣。文煥以貴屍附順冢。葬。立雙廟祀焉。咸淳七年。夏。漢水溢。朝議請出師。文虎不得已。將衛卒及兩淮舟師十萬軍。鹿門。阿木夾江東西。爲伏。以待之。別遣一

軍趨會丹灘。犯其前。文虎軍逆戰不利。而虜師四合。文虎驚。夜遁去。師遂潰。臺臣請誅文虎。以正法。似道庇之。奪一官。總兵如故。而罷督府。庭芝以爲解。蓋悖耄如此。九年。樊城陷。而襄陽大困。撤屋爲薪。緝關會爲衣。守將呂文煥。一巡城。輒南望慟哭。而後下。賈似道度不可掩。乃屢上書。請行邊。而陰嗾臺諫。陳堅等言。師臣出。顧襄未必能及淮。顧淮未必能及襄。不若居中。以運天下。帝以爲然。固留之。於是文煥援絕。力屈。而元主降詔。招諭之。遂出降。事聞。似道乃言於帝曰。始臣屢請行邊。陛下不之許。向早聽臣出。不至此。今事勢如此。非臣上下驅

馳聯絡軍氣勢將有大憂願聽臣出得效死帝曰師相豈可一日離左右似道乃建機速房革樞密院漏泄兵事稽遲邊報之弊詔中外臣僚陳控御攻守之畧以上

獨請以師臣督師者不允十年秋帝崩是為度宗度宗諱禛

景定元年十月卽位尊皇后謝曰皇太后詔躬行三年器加嗣榮王與芮武康寧江軍節度使太師判宗正事以葉夢鼎參知政事姚希得同知樞密院事咸淳元年春正月朔日食姚希得參知政事橫承穆陵江萬里參知政事王燦同知樞密院事蒙古寇廬州諸路統制范勝統領張林正將高典副將孟興死之二年春參政萬里罷夏王燦參知政事曹夢炎同知樞密院事三年春正月郊大赦王燦知樞密院事葉夢鼎參知政事立皇后全氏帝請學調孔子以顏淵曾參孔伋孟軻配邵雍司馬光從祀執經官學官進秩諸生推恩有差似道加太師平章軍國事程元鳳為右丞相兼樞密使尋罷夏五月朔日食馬光祖參知政事燦罷嗣榮王與芮進福

王葉夢鼎為右丞相兼樞密使曹夢炎知樞密院事冬常挺參知政事馬廷鸞同知樞密院事四年春夢炎罷知潭州秋蒙古圍襄樊冬十月朔日食參政挺罷尋卒五年相夢鼎罷馬廷鸞江萬里參知政事都統張世傑援襄樊及蒙古戰赤灘敗之江萬里馬廷鸞為左右丞相馬光祖知樞密院事尋罷秋九月大饗明堂赦六年李廷芝為京湖安撫制置使督師萬里罷三月朔日食殿前副都指揮使范文虎總師授襄樊宗禮罷尋卒是歲台安吉二州嘉興華亭二縣水振之七年夏六月蒙古會兵圍襄陽秋八月朔日食紹興平江安慶府無為吉和鎮興諸州饑振之蒙古改國號曰元八年春秋八月朔日食廷鸞罷葉夢鼎為右丞相是歲臨安紹興水漲之九年春元陷樊城守將范天順牛富死之襄陽叛降元十年春正月似道起復視事秋七月帝崩在位十一年七月子嘉國公焜立度宗三子並幼似道以長幼序立非足功定策立中子焜時生四年矣封兄昞吉王弟昺信王尊皇太后謝曰太皇太后皇后全曰皇太后王

燭章鑑爲左右丞相。賈似道獨班起居。時元下詔數宋背盟。執信使大舉入寇。中外大震。於是三學生及群僚咸頌言。非師相親視師不可。似道不得已。開督府臨安。猶顧望未敢行。詔天下勤王軍。畢給興覈貴戚釋道田助興。已聞劉整死。喜曰。天贊我也。抽諸路精兵十有三萬人以行。金帛貨賄輜重舳舻百餘里相接也。命宰執小事專決。大事關白。乃後行。次蕪湖。復使宋京。如元軍請稱臣奉歲幣。如開慶約。元人曰。是好食言。不許。時似道命孫虎臣將精銳軍池州。夏貴以戰艦二千五百艘亘江中。似道將後軍。軍魯港。貴嘗失利於鄂。恐督府功

成討已罪。又以虎臣新進。出已上。無鬪志。元伯顏令軍中作大筏數十。採薪芻其上。揚言欲焚舟。諸軍晝夜爲火備。不虞戰。伯顏忽分步騎夾岸進。麾戰艦衝擊虎臣軍。舉巨礮擊其中堅。虎臣軍動。阿朮以划船乘風進薄之。前鋒姜才方接戰。而虎臣遽過其妾所乘舟。跳身遁。衆譴呼曰。步帥遁矣。軍遂亂。夏貴不戰而走。以扁舟掠似道船而過。呼曰。我師敗矣。似道聞錯愕失措。遽鳴鉦收軍。舳舻簸蕩。乍作乍合。阿朮以輕銳入擊。軍大潰。殺溺死者水爲赤。軍資器械殆盡。似道夜駐珠金沙。召貴。虎臣計事。虎臣至。撫膺哭曰。吾兵無一人用命者。目貴

也貴嘻笑曰吾血戰當之矣似道曰今計安出貴曰今諸軍膽落安敢戰師相惟入揚州招潰兵迎駕海上吾守死淮西耳遂解舟去似道乃與虎臣單舸奔揚州明日潰兵蔽江下似道使人登岸揚旗招之皆莫應有為惡語嫚罵之者蓋是時呂文德子師夔以江州弟文虎以安慶叛降元矣於是鎮江寧國隆興江陰諸守臣皆棄城遁太平和州無為州皆降元似道至揚檄列郡如海上迎駕而上書請遷太皇太后持不許殿帥韓震復為請下公卿雜議相王爚不能難守靖康書請堅蹕為議上未下即稱已不能與大計乞罷政不待報而遁右丞相鑑亦遁初陳宜中以

附似道得驟登政府及似道軍潰堂吏自軍中得督府印以還宜中問似道安在吏曰不知宜中意其已死即上書乞誅似道正誤國之罪太皇太后曰似道勤勞三朝安得以一敗失待大臣之禮罷為醴泉觀使除似道諸所為虐民之政放還諸竄謫者於是三學生臺諫侍從並上疏乞誅似道謝天下似道乃表自劾且言為孫虎臣夏貴所誤乞恩全餘生有旨令歸越終制畱揚州不行論者言似道既不死忠又不成孝乞下詔切責似道得詔還紹興紹興守臣閉門不納削三官居婺州婺人為露布逐之徙建寧臺諫言建寧實朱熹講道之闕

里雖三尺童子亦知向方聞似道皆欲唾其面忍見之

乎乞遠竄荒徼禦魑魅乃責授高州團練副使循州安

置已殛死其黨竄殛有差元陷秦州孫虎臣誅死福王與芮恨似道其募有能殺似

道者使護行有縣尉鄭虎臣者以其父嘗為似道所配流也欣然請行似道時寓建寧之開元寺侍妾尚數十

人虎臣悉屏遣驅之行撤轎蓋暴行秋日中每名叱似道窘辱百端一日入古寺壁有吳潛南行時題名呼似

道曰賈團練吳丞相何為至於此似道不能對至泉州遇葉李自漳州還賦詞訕辱之似道俯首謝次南劍黯

淡灘虎臣曰水清甚何不至於此似道曰太皇許我以不死俟有詔即死矣十月至漳州木絲菴虎臣曰吾為

天下殺似道雖死何憾即廁土拉其骨殺之而陳宜中惡虎臣以擅殺論死當是時國勢岌

岌王燾與陳宜中並相不相能相軼留夢炎自湖南入

觀燾宜中皆請相夢炎而求去太皇太后曰毋藉此違

難以燾老為平章軍國重事而宜中夢炎乃並相燾即日僂

民居以居而以丞相府讓宜中居之宜中言一辭命總一受何以解天下之譏亦奮辭請去使遮留乃止

督張世傑軍吳門禦元而燾請二相以一人督師二相

並開府臨安名督師實不出世傑以舟師及元戰焦山

敗績燾復言曰吳門去京師咫尺臣豈不知而必為此

請者以大敵在境非陛下自將則大臣出督而後氣有

振也今二相並開府而六月之師不出督即諸將孰統

世傑以諸將心力不齊一而敗不知國家此時尚堪幾

敗耶臣既不得其職又不得其言乞罷平章太后以宜

中故伉厲為名高倚重之京學生劉九臯等伏闕疏其

罪。畧言趙潛趙汝鑿皆棄城遁宜中乃借使過之說報私恩令孤繁潛說友皆以城降虜受苞苴乃爲之羽翼文天祥率兵勤王信讒而沮撓之元兵薄國門當出督而畏縮猶豫令百官集議諸勤王師然且留不遣呂師夔狼子野心而使之通好張世傑步兵而用之於水劉師勇水兵而用之於陸臣恐誤國將不止一似道也宜中因見糾爲名得遁去使者四輩召不至時議以九臯等論劾實相燼喉之太后乃下九臯等獄燼奉祠而宜中猶遷延以親老爲解太后自爲書遺其母楊使諭之宜中乃赴召江西提刑文天祥勤王至臨安除浙西江東制置使知平江以宜中未還位未之遣宜中至始得遣朝議擢呂師孟兵侍郎封呂文德和義郡王欲藉以求成天祥陛辭言朝廷姑息牽制之意多奮發剛斷

之義少乞斬師孟以釁鼓作士氣且言本朝懲五季之亂削藩鎮權一時雖足矯尾大之弊然國以積弱故敵至一州則州破至一縣則縣殘中原陸沈實由於此今宜分境內爲四鎮建都統其中以廣西益湖南而建閩長沙以廣東益江西而建閩隆興以福建益江東而建閩番陽以淮西益淮東而建閩揚州地大力衆約日齊奮有進無退將吾民之豪傑者伺間出於其中庶敵可却也宜中以爲閩不報時元伯顏分兵爲三道右軍自建康出廣德趨獨松關左軍沿江並海道江陰趨澈浦華亭伯顏將中軍趨常州水陸並進會臨安郡邑降破

相繼。宜中獨理科舉明堂。清士大夫陳乞差遣抑士人。覬覦恩例以為功。元陷廣德。軍始倉皇。發臨安民。年十五以上皆為兵。召文天祥平江。謝枋得江西。使入援。招

呂師夔使行成。元破獨松關。臨安戒嚴。

同知密院曾淵子。左司諫潘文

鄉右正言李可等數十人皆遁。朝列蕭然。簽書樞密院事文及翁倪普諷臺諫劾已章。未上。亟遁。太皇太后詔榜朝堂曰。我朝三百餘年。待士夫以禮。吾與嗣君遭家多難。爾小大臣工未嘗有出一策救國者。而內之庶僚畔官離次。外焉守令委印棄城。耳目之司。既不能為吾糾擊。二三執政又不能為之倡率。平日讀聖賢書。自諉謂何而接踵宵遁。生何面目對人死。何以見先帝地下乎。天命未改。國法尚存。御史臺覺察以聞。以吳堅為左丞相。常楙參知政事。日午宣麻。文班止六人。林尋遁。獨三學諸生矢死不去。放釋。獨出身。時勤王師尚三四萬人。淮東閩廣猶全境未沒。文天祥與張世傑



議以為猶可以一戰。戰而捷。令諸路師截其後。國猶可及守也。宜中白太皇降詔。稱王師。宜持重格其議。已益急。乃遣柳岳如元軍。求稱姪。納幣。不許。求稱孫姪。又不許。乃求封小國。稱臣。又不許。使者泣。以嗣君幼在。衰經禮不伐。懇請伯顏曰。汝昔負盟誓。執戮我行人。我是以興師。錢氏納土。李氏納降。皆汝國故事。何多言。且汝國得天下於小兒。亦失之小兒。又何必言。乃率群臣入請遷都。太后不許。宜中哭以請。許之。及暮。宜中失不入。太后怒曰。吾初不欲遷。而大臣數請遷。我聽遷。顧欺我。不扈遷耶。脫簪珥投之地。遂閉閣。群臣請見。皆不納。而元軍亭臯山。宜中白太后。遣使奉傳國璽以降。然中自慙。是夜遁。於是伯顏入臨安。帝蒙

塵二王起閩廣而臨安不復都

帝諱焜度宗子。母曰全。皇后成淳十年秋七月。

即位。大霖雨。天目山崩。王燾章鑑為左右相。並兼樞密使。似道都督諸路軍馬。孫虎臣總軍。德祐元年春正月。元狗江州。南康池州安慶德安皆降。二月。似道師敗績。蕪湖請遷都。遣元使郝經歸。相燾近。鄂州將張世傑帥兵入衛。復饒州。江西提刑文天祥。湖南提刑李芾。兵入衛。似道免奉祠。相鑑遁。召王燾陳宜中為左右丞相。兼樞密使。三月。元陷建康。有星二。闕中天。一星隕。滁平江。廣德安東岳州降。夏四月。荆南州軍皆陷。福王與芮安。撫浙東。開府紹興。六月朔。日食。既。誅翁應龍籍家。王燾。平章軍國重事。陳宜中留夢炎為左右丞相。並樞密使。督軍秋七月。似道放循州籍家。總督師敗績。相宜中遁。燾奉祠。召宜中溫州。九月。大饗明堂。故冬十月。宜中復相。似道。死。十一月。左相夢炎遁。陳文龍參知政事。元。破獨松關。湖南州軍陷。二年春正月。吳堅為左丞相。兼樞密使。元軍阜亭山。遣使如元。軍輸平。不許。元伯顏。遣宋宰執交見。資政殿學士文天祥使元軍。見止。宜中表奉。傳國璽降。二月朔。日中有黑子。相燾。元伯顏入臨安。元軍據江沙上而營。不知朝。太皇太后望于海。祝曰。海。



有靈。朝大作。洗師。湖三日不至。伯顏以臨安為兩浙大。都督府。取太皇手詔。及三省樞密院檄諭州郡降附。封。府庫。收史館禮院圖書。及百司符印告章。罷官府及侍。衛軍。太后命左丞相吳堅。右相賈餘慶。知樞密院。謝堂。參政家鉉。翁同知劉岳。並充祈請使。如元都。詞元主請。存趙氏後。伯顏陽許祈請。實欲盡宋宰執與俱北也。堅。老儒。怯不自振。餘慶自詭北人。幸國難。自詔岳狎。求。容。堂。憚北行。傾貲賂自免。獨鉉翁挺不屈。以為祈請使。可得乎。未遽引決也。二月。伯顏拘學士天祥。與祈請使。北如燕。福王與芮自紹興至。伯顏慰勞之。皇太后及帝。請見。伯顏固辭曰。未入朝。不可以見。而趣帝及太后北。入朝。是月丁丑。帝蒙塵。年甫六歲。福王與芮沂王乃猷。度宗母隆國夫人黃并疾僚。三學生從。惟太皇太后謝。以疾留。帝至瓜州。制置李庭芝使姜才將兵夜擣元軍。冀迎駕。不克。吳堅等至燕。祈請不得命。留館中。賈餘慶。死。家鉉翁聞國亡。旦夕哭泣。不飲食。數日。夏五月。帝至。燕。赴上都。元降封帝瀛國公。是秋。太皇太后謝。北至燕。封壽春郡夫人。已命太后為尼。帝為僧。帝自悼羈賦思。歸詞甚哀。久之。有託宋名號起兵者。復遷沙州。

方元帥迫時詔吉王昱進益王

判福州信王昺進廣王判泉州駙馬都尉楊鎮為輔行伯顏聞二王渡浙而南恐後且蔓也遣范文虎將兵亟追之都尉鎮請曰事急矣王亟以微服行我留就死緩追兵乃陽為二王留也者止而待二王及楊淑妃徒步匿山中七日走温州陸秀夫蘇劉義等追及從遣人召陳宜中於清澳宜中來謁召張世傑於定海世傑亦以所部來衛溫之江心寺舊有高宗南奔時御几則相與哭几下奉益王為天下兵馬都元帥廣王副之發兵除吏以秀王與擇為福建察訪使先入閩撫吏民檄諸路同獎王室元復以太皇太后命遣二宦者以兵百人召

二王還臨安沈之江王遂入閩將士多自歸兵稍振夏

五月宜中等奉益王即位于福州是為端宗改是年為景炎元年

升福州為福安府尊母楊淑妃為皇太后同聽政遙上德祐皇

帝尊號曰孝恭懿聖皇帝廣王昺進衛王陳宜中李庭芝為左右丞

相陳文龍劉黻參知政事張世傑陸秀夫簽書樞密院事是日郊赦黎明有大聲出府中衆驚

文天祥自元軍汎海至以為右丞相初天祥奉使如元軍為伯顏所

留已迫之北至鎮江與其客杜詩等十二人間關夜亡入真州真守苗再成出迎喜且泣曰兩淮兵足以興復特二帥隙不能合今先約淮西兵趨建康虜必悉力扞西兵而令淮東諸將以通秦兵攻寧頭以高郵寶應淮安兵攻揚子橋以揚兵攻瓜步同日大舉灣頭揚子橋皆沿江脆兵日夜望我師至攻即下吾自江中全力薄之雖有智者不能為虜謀矣瓜步既舉以淮東兵入京口淮西兵入金陵要其歸路虜帥可生致也天祥大稱

善卽以書遺李庭芝與結約而庭芝惑元反聞言密遣一丞相入真州說降信之使再成亟殺之再成不忍結天祥出城閉之外以制司牒示之天祥乃自真如楊自揚入溫自溫汎于海至福州拜右丞相兼樞密使天祥以國事決于陳宜中辭不拜爲樞密使使呂武募豪傑工淮社游募溫州欲還溫進取陳宜中自以棄溫州入閩欲倚張世傑復浙東西自洗濯不許命天祥開府南劔經畧江西元犯衢州故相留夢炎叛降元狗廣州南將黃俊死之陷真州守苗再成死之東莞人熊飛新會令曾逢龍起兵會江西制置趙潛復韶廣州叛將呂師夔入梅嶺逢龍飛元分道入寇犯處州秀王與樺戰瑞戰死師夔屠韶州王樺及其第與慮子孟備監軍趙由瑒帝航海至泉州察訪使林溫觀察使李世達皆死之

泉軍亂如潮州 帝至泉招撫使蒲壽庚來謁請駐蹕張世傑留壽庚則海船不令自從也世傑不聽縱之歸已而舟不具掠舟沒其貲壽庚怒殺諸宗室及士夫與淮兵在泉者叛降元宜中等奉帝趨潮州判興化軍曹澄孫叛降元知軍陳文龍死之帝舟次惠之海豐至廣州

轉運使姚良臣迎帝入州二年春元陷廣東諸郡陳瓚治世傑不可還海駐秀山舉兵復興化軍文天祥提兵自梅州出江西復雩都秋復古贛諸縣兵潰元陷興化軍陳瓚死之元將塔出叛將呂師夔陷廣州

二月帝有疾 至井澳颶風作舟敗以驚相宜中遁城死

三年春二月帝舟還廣州 元陷重慶制置使張珏死之西川州郡俱陷元屠朝州權

知州事馬發死之三月駐碭州夏四月帝崩年十一橫先是陳

宜中相以陸秀夫在軍中久事咨訪而行秀夫亦悉心

經贊已有隙諷言者劾罷之張世傑讓宜中曰今何時

猶動以臺諫論人乎宜中慙召秀夫還行朝時天子播

越海濱庶事踈畧楊太后垂簾對群臣語猶稱奴每朝

會獨秀夫儼然正笏立如治朝或時於班行中潛然泣

治世傑不可還海駐秀山

舉兵復興化軍文天祥

秋復古贛諸縣兵潰元

陷興化軍陳瓚死之元將

塔出叛將呂師夔陷廣州

至井澳颶風作舟敗以驚

相宜中遁城死

元陷重慶制置使張珏死之

西川州郡俱陷元屠朝州權

知州事馬發死之三月駐碭州夏四月帝崩年十一橫先是陳

衣盡濕悲愴動左右。端宗崩。群臣欲散去。秀夫曰。度宗皇帝一子尚在。將焉置之。古人有以一旅一成。致中興者。今百官有司皆具。士卒數萬。天未欲絕宋。此獨不可

與為國耶。乃與眾共立衛王。年八歲矣。登壇禮畢。忽有龍擎坐上。既入

宮。雲陰不見。升礪州為龍翔縣。改元祥興。上少帝尊諡。裕文昭武皇帝。廟號

端宗。太妃仍同聽政。陸秀夫為左丞相。張世傑為樞密副使。蘇劉義開府儀同三司。秀

夫外籌軍旅。內調工役。當匆遽流離中。猶日書大學章

句以勸講。張應科及元六月遷新會之厓山。厓山在新

里。距海中。為雷化大牙與奇石山相對。如兩龍。潮汐所

從出入也。故有鎮戍。時官民兵尚二十萬。廣右諸郡尚

有為宋守者。世傑不規城守。謬以為厓山天險。可扼以

自固。奉帝蹕焉。遣人入山伐木營竹宮。殿曰慈元。楊太



妃居之。升廣州為祥興府。資糧饌於諸郡。造舟楫器仗

至十月始罷。秋八月。月貫南斗。有星隕于廣南。初隕色

紅大如箕。中爆烈為五。元分道入廣閩。右相天祥敗績

五坡額被執。二年春正月。帝在厓山。元張弘範由潮陽

以舟師迫厓山。二月戰厓山。師潰。或謂世傑曰。北人以

能進退矣。蓋先據之。幸而勝。福也。即不勝。猶可西走。世

傑以在海中。日久。士卒離心。動必散。乃曰。頻年航海。何

時已乎。遂焚行朝草市。結大船千餘。作一字陳。突海中。

中。慮外。貫以大索。四圍起樓棚。如城堞。奉帝居其間。

為死守計。人皆危之。厓山北淺。舟膠不可入。弘範乃由

山之東。轉而南。入大洋。與世傑舟遇。薄之。世傑舟堅不

能動。弘範縱火。世傑命戰艦皆塗泥。縛長木拒之。舟不

焚。弘範遣所親招之降。不可。遣人語厓山士民曰。汝陳

丞相已去。文丞相已執。汝尚欲何為。士民亦不應。弘範

乃以舟師據海口。出騎兵斷南軍及道。士茹糗構擿。海

水飲之。水鹹作嘔泄。乃大困。二月。有異氣出厓山。弘範

乃命軍中曰。朱舟潮落。必東走。聞樂作。乃戰。明晨元李

恒乘早潮退。攻我舟之北。世傑以淮兵殊死戰。比午。潮上。元中軍樂作。世傑軍少懈。而弘範軍驟攻其南。俄一舟檣旗仆。已諸舟檣旗皆仆。軍大潰。會日暮。海霧大作。咫尺不相辨。世傑乃與蘇劉義斷維。以十六舟奪港去。帝舟大。且諸州環結不得出。相秀夫走帝所。請帝曰。國事至此。陛下

當為國死。德祐皇帝辱已甚。不可再辱。即負帝沈海中。

後宮諸臣從死者甚眾。越七日。屍浮水上者十餘萬人。得帝屍及傳國之寶。世傑

行收兵。遇楊太后。欲奉以求趙氏後。太后始聞帝崩。拊

膺大慟曰。吾所為忍死。間關至此者。為趙氏一塊肉耳。

今無望矣。自沉死。世傑葬之海濱。濱眾稍集。謀入廣。而

颺作。將士勸世傑登岸。世傑登拖樓。露香祝曰。我為趙

氏者至矣。一君亡復立一君。今又亡。我所為未死者。庶

幾敵兵退。立後存宗祀耳。今若此。豈天意耶。風愈甚。世

傑亦自沉死而宋亡。自宋南高宗。以建炎丁未立國。至

合汴宋三百年。已卯。又百五十有三年。

論曰。自高宗禪。而康惠王後有天下。歷光寧二世。又絕

而理宗起微細。宅尊。又無嗣。母弟子立焉。於是燕王後

亦竟有天下。然宋祖得神器以掩取。其亡也。以幼君。謂

天可厚誣哉。寧宗以舊學故。召用碩儒。引拔善類。乃無

何至以學為禁。理宗於儒學數數然矣。然明不足以格

物。與史賈相終始。乃蔽而不知。未哉。未哉。度宗之世。大

姦擅國。譬病勢奄奄。無復生氣。而令庸醫焉迫之。可哀

國史一編
也巳。

卷之五十八

五十八

國史上編卷之五十八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通史上編卷之五十九

宋后妃內紀

盱郡鄧元錫著

宋初因唐五代制。皇后下有貴妃。淑妃。德妃。賢妃。有昭儀。昭容。昭媛。脩儀。脩容。脩媛。充儀。充容。充媛。有婕妤。美人。才人。各九。如前代。獨六尚局稍增。損於其舊。真宗時置淑容。順容。婉儀。婉容。並從一位。昭儀上。已又置貴儀。位淑儀上。諸婦職遷叙。皆中旨。下中書。宣學士院命詞。昭憲太后杜氏。定州安喜人。太祖皇帝母也。家世積善。歸宣祖。治家嚴。有法。周顯德中。封南陽郡太夫人。陳橋

之變太祖遣親吏楚昭輔馳以白太后曰吾兒素有大志乃今果然既即位尊為皇太后太祖拜殿廷上寶冊群臣從稱慶太后愀然不樂久之謂帝曰吾聞為天子大難難置一人之身於非庶之上御得道乎則此位尊榮一失馭雖求為匹夫不可得也太祖再拜曰謹受教後不豫命帝次及傳晉王而崩語具帝紀中謚明憲乾德二年改昭憲

太后有昆季四人太祖受命審琦先卒獨審瓊審肇審進召赴闕授官審瓊性純質在公門慎入宿衛勤徽京邑畿內清卒贈太保寧國軍節度使謚恭恭信審肇以右驍衛上將軍知澶州太祖以其難獨任命司封郎中姚恕判州事佐之已河決鄆濮敗數郡太祖怒其不時上使即訊恕棄市審肇免官卒贈昭信軍節度使謚溫肅審進鎮陝右三十年勸農務本民庶便安無驕色伐北漢上言願率所部擊太

原帝念其年老不許卒趣駕臨其喪哭之勸親王公主而下並詣第第衣哀贈中書令謚恭惠

太祖元配賀皇后開封人右千牛衛率景思女宣祖與景思同宿衛相愛為太祖聘焉顯德中封會稽郡夫人生燕王德昭薨繼室邢州王帝即尊追冊賀為皇后謚孝惠而王皇后正位中宮乾德初崩謚孝明宋皇后洛陽人左衛上將軍倓女母漢永寧公主也幼隨母入見周太祖賜冠帔乾德中繼孝明而後太祖崩太宗號之曰開寶皇后者也崩謚孝章太宗以非元配故崩不成服祭饗別廟諫官王禹偁以為言不聽神宗時始升祔焉史稱孝惠動有禮法孝明恭勤孝章柔順皆稱賢

明

同母弟曰王繼勳領虎捷都虞候權侍衛行多不法太祖念后不罪也後分司西京為殘暴見告太宗命雷德驤按鞠之具伏手所殺婢百餘人斬洛陽市

太宗元配尹皇后相州人刺史廷勛女太宗微時妃薨繼符皇后魏王彥卿女周太后妹也太宗為晉王娶焉封夫人薨帝即位並追冊皇后尹謚淑德符謚懿德李皇后上黨人刺史處耘女雍熙元年立性恭謹撫諸子及嬪御甚恩真宗即位尊為皇太后崩謚明德而太宗有妃曰真定李夫人生楚王元佐後夢日輪逼已承以裾光耀燁然驚而寤生真宗無何薨真宗即位追尊為皇太后謚元德

魏王彥卿者宛丘人唐莊宗為親從指揮使晉及契丹戰澶淵有功封祁國

公契丹圍晉師陽城師乏水人馬多渴死又居下風弓弩莫發也彥卿奮謂諸將曰與東手就擒乎無若從死中求活也衆並奮遂潛兵繞出其後順風前擊之契丹大敗畏憚惛呼符王馬病不飲斃必唾而呢曰豈符王耶漢改鎮充加中書令封魏王太祖即位加守太師以女為周后中惴惴不自保晉王矢淑德太祖為聘其季女安其心彥卿謙克自下對賓客終日談笑語不及世務不伐戰功每春乘小駟從家僮以遊其遜保如此卒年七十八有孫曰惟忠惟德為三班奉職累西染院副使權提點開封府界縣鎮公事開封主簿樂誥者相普外孫也風使薦之惟忠曰誥無善狀安得薦誥果以贓敗惠民河與刀河合流歲決溢害民田惟忠自宋樓鎮碾灣橫隴材置斗門殺水接鄭河河由是安累西上閣門使卒○明德皇后有兄子曰李昭亮為人和易練事累殿前副都指揮使雖以恩澤進然習軍統宿衛嚴萬勝龍猛軍博爭勝徹屋椽相擊捕斬其首事者禁旅肅然歷同平章事判大名於吏治通敏委任僚佐仁宗以塗金紋羅書親賢勳舊四字賜馬徙定州數言老不任邊願還京為景靈宮使卒贈中書令謚良僖

真宗元配潘皇后。大名人鄭武惠王美孫女也。帝在韓邸爲夫人。薨。繼郭皇后。宣徽南院使守文女。帝在襄邸娶焉。卽位爲皇后。謙約惠下。戚里朝有服御華靡者必戒勅。兄子出嫁。獨自出其裝。齎佐之。終不爲所恩也。崩。帝嗟悼。謚莊穆。而潘夫人追冊爲后。謚莊懷。後從章聖號。具改章。劉皇后。蜀華陽人。祖延慶。晉漢間右驍衛大將軍。父通。虎捷都指揮使。母龐。夢月入懷而娠。生后。卒家旁落無依。外兄龔美者。以鍛銀爲業。攜之入京師。真宗爲襄王時。后年十五。以善播鼗得侍。太宗聞之。怒命斥去。王憐之。不忍也。置宮指使張耆家。庇焉。及卽位入

宮爲健仔。欲冊爲貴妃。相沆持不可而止。章穆崩。妃爲德妃矣。帝欲立爲后。相迪學士億以爲妃所從出。微不可立。持之。已竟立。事具帝紀中。后性警悟。通書史。處宮闈。朝典故。具能記本末。帝退朝。閱天下章奏。后時預有問。輒引故事以對。帝甚重焉。仁宗時。稱制十一年。大臣臺臣時正諫。匡論。后輒容納。而左右近習少假借。宮掖間未嘗妄改作。內外賜予有節。賜戚黨食。必卸器。曰。尚方器。勿使入吾家也。垂簾臨決。中外懾服。天子順孝。唯言莫違。小臣方仲弓上書請立劉氏廟。或獻武后臨朝圖。太后擲其書于地。曰。吾不作此負祖宗事。漕使劉綽

自京西還以羨餘獻后曰卿識王曾張知白呂夷簡曾宗道否此數人者曷嘗因羨餘進也大者具帝紀中晚頗任宦者羅崇勳江德明等訪外事因用爲恣睢崩謚章獻明肅皇后太后稱制四謚始於此楊太妃益州人年十二侍真宗東宮卽位爲婉儀章獻爲脩儀位本埒而妃奉章獻無違忤章獻爲后加淑妃仁宗在乳祿章獻使妃護視恩意勤備真宗崩爲皇太妃章獻崩以遺詔爲皇太后以所居宮稱曰保慶皇太后薨謚莊惠而真宗有李姬者杭州人始入宮爲章獻侍兒以得爲司寢實生仁宗章獻臨朝疾進宸妃夢章獻崩尊爲皇太

后謚章懿事具帝紀中

真宗時外戚未嘗過推恩平穆弟郭崇仁爲解州團練使十年不遷崇仁亦慎靜除知相衛一州辭不行獨龔美以章獻恩因冒姓稱兄歷官洛苑使真宗欲委以兵后懇讓中輟遷侍衛馬軍都虞候加武勝軍節度觀察留後卒贈太尉錄其子從德從廣后旣爲太后臨朝從德至恩州兵馬都總管知相州從廣娶荆王元儂女累勾當三班院補外知洛邢襄州徙真定府路馬步軍副都總管卒從廣雖戚里然謹飭好賢從德子末年勿入爲內殿崇班出入兩宮仁宗愛之年十二始聽出外三除防禦使皆爲言者所論而寢知代州契丹取西山木積十餘里前後相屬守臣莫敢難未年密遣人焚之一夕盡帝嘗問禦戎對合旨書忠孝字以賜英宗立歷遷馬步軍殿前都虞候太原定州路副都總管遷邕州觀察卒而章惠有從父弟曰揚景宗以祀明堂恩願還所改官求郡仁宗謂輔臣曰景宗貪老而益甚不可予也復以爲建寧軍留後提舉在京諸同庫務卒○李用和者章懿太后母弟也少失父貧罄楮錢爲生困矣章獻臨朝宸妃訪親屬得之補三班奉職迨仁宗親政知爲章懿所自出而生未嘗嘗一日享尊養也深痛悼懷外家特厚

授用和彰信節檢校侍中位將相而用和小心遠權勢
 卓卓也子璋璋璋璋以恩官觀察留後知澶州護塞商
 胡河會河漲民訛言水大至謹走璋危坐廳事填之累
 殿前都指揮使真宗崩禁衛相傳坐甲士給食物中有
 金已而無有私籍籍望璋曰天子未臨政汝輩已被優
 賞何敢復妄冀乎誼者斬衆乃肅然知鄆州京東盜白
 日殺人璋信賞罰禽捕盜為衰止歲大雨水舟人以艇
 筏載避水者重不勝載則溺死璋命視勝載乃聽仍籍
 而稽之脩城州西關路數十里夾道樹之柳為蔭人呼
 為李公柳卒贈太尉謚良惠璋尚陳國公主積官濮州
 團練使與主不相中所生母又失主意主中夜扣禁門
 入訴坐罰金後終不復令主降封還宮璋落駙馬都尉
 主徙封復都尉主薨璋坐尚主
 無狀貶秩卒贈太師中書命

仁宗先皇后郭氏金城人節度使崇女孫天聖初立以
 忿爭廢諫官所為伏閣言后不可廢者也帝後頗念之
 遣使存問作樂府賜之后屬和辭甚悽惋帝惻然復召

后不可曰必再見須百官立班受冊方可后廢時內侍
 閻文應有力焉聞之則大懼會屬疾遣文應挾醫診視
 乃無何暴薨中外疑文應進毒然莫能明也帝愍之詔
 追復位號而曹皇后正位中宮曹皇后武惠王彬女孫
 也性慈儉寶積於禁苑種穀親蠶善飛白書慶曆八年
 閏正月帝將以望夕再張燈后力諫止後三日衛卒果
 作亂夜乘屋叩寢殿后方侍帝寢聞闕聲帝遽起欲出
 視后閉閣擁持之曰毋犯難賊傷宮嬪殿下聲徹帝所
 宦者猶以乳媪歐小女子給奏后叱曰賊在近殺人敢
 妄言耶急遣內侍呼內都知入擊賊親翦髮與之曰明

行賞爲信。度賊必縱火陰遣人挈水待之。炬舉而水具沃之滅。有頃供奉張茂則以衛兵至。賊就禽。本賊所以禽滅者。以后靜重。應幾敏疾。有道也。時張貴妃者。以巧慧善承迎。得幸。帝欲以靖亂爲其功。進封。后意泰然。以外庭持不可而止。妃怙寵。請假。后蓋出游。帝使自請。后與之無難色。妃喜。以告帝。曰。置之外庭。不汝右也。已閣內姬與卒亂。祈貴妃乞貸。帝許之。后不可。具朝服見。請論如法。曰。禁掖非法不肅。不得請。移數刻不退。竟論如法。英宗方四歲。以宗室子入禁中。后拊鞠周慎。入爲嗣。贊策居多。帝暴崩。后悉斂諸宮門鑰。寘於前。召皇子入。

及明。宰臣至奉以卽位。尊后爲皇太后。英宗疾。以群臣請。權同處分軍國事。御內東門小殿。惟大臣之爲聽。疑未決。曰。遲公輩更議。未嘗出已意。立決也。檢扼曹氏及左右。毫不假借。宮省肅然。帝疾愈。撤簾。諸具。帝紀中。神宗立。尊爲太皇太后。神宗至仁孝。所爲承迎娛悅者。竭誠慎。從登觀。必先後扶掖。太太后亦慈愛天。至帝退朝。稍晚。太太后必自至屏。晨後候之。持膳飲食之也。帝以太太后春秋高。弟侂老數爲言。請召見。不許。已。侂久疾。嗟入。謝。帝曰。舅不面太皇久矣。少憇內東門。朕自啓之。乃得召。帝引侂。歷上下儒釋道五閣。大椿蟠桃二亭。偕

國史一編 卷之五十九
詰閣少選帝先起欲令佾久侍得伸親親恩太太后曰
此非汝所當得畱趣追出熙寧郊祀前數日帝入夕語
之曰郊祀近吾昔聞民間疾苦必以告仁宗仁宗每因
赦行之也帝請間今民所患苦以青苗助役告帝為悚
聽為安石所持而止帝嘗欲有事四夷與大臣議定詰
閣白之太太后曰兵行必糧食賜予今備乎必簡鎧仗
必練士卒今精乎對曰已辦太太后曰吉凶悔吝生乎動
事誠捷不過紫宸南面受朝賀而止一不捷則億兆生
靈所繫命不可輕也誠可取太祖太宗先之矣帝曰謹
受教蘇軾以詩謗訕下御史獄太太后已違豫聞之謂

帝曰嘗憶仁宗時以制科得軾兄弟喜甚曰吾為子孫
得兩宰相今聞軾以作詩繫獄其無乃讐嫉者中傷之
耶摺摺至於詩過微矣吾疾已篤不可以冤濫傷中和
帝大感流涕軾由此獲免疾甚帝侍疾衣不解帶者旬
日崩壽六十四帝毀不勝喪冊謚慈聖光獻皇后葬永昭陵
進佾中書令曹氏以推恩進官者四十人而仁宗有周
貴妃開封人帝崩妃日一蔬食屏處一室誦佛書困則
假寐覺復誦書夜不解衣四十年徽宗時乃卒年九十三謚
昭淑有馮賢妃在禁掖六十年始終五朝勤循禮則云
佾和易美容儀通音律善弈射自右班殿直累使相加
侍中封濟陽郡王神宗每咨以政佾退朝終日語未嘗

一及政也。終光獻喪，請補外。帝曰：時見舅，如回慶壽宮，奈何欲遠引乎？其無乃朕禮遇怠也？帝皇恐謝，詔於城南築園池，官給作，疏惠民河水灌之。僧回辭，乃止。卒贈太師，封沂王。從弟偕子評，誘皆賢，偕讀書知義，客有枯傾險，挾持為不法者，偕面數責，欲手劍擲之，客以傲迹，頗能詩，為梅堯臣所稱，評有文，能楷書，善射，誘熟國典，故然皆謹厚。世有武惠風，而溫成世父曰堯佐，堯佐父頴，弟堯封，皆舉進士。堯封，溫成父也。孝謹好學，為石州推官。卒。后失父，幼堯佐不收養，伶俜無依，以良家子納章獻宮，為脩媛，既得寵，欲以門閥自高，而堯佐顯用，累宣徽南院使，諫官包拯陳升之，吳奎言，親昵之私，聖人不免，惟處之有道，使不踐危機。堯佐以貴妃故，驟進，執政大臣不能諫，又從諛之，陷陛下於私昵，乞裁抑，命得寢，未幾復以宣徽使判河陽，侍御史唐介又抗論，徙天

卒。
英宗高皇后，亳州蒙城人。太尉瓊曾孫。太尉瓊者，真宗時助相，準決幸澶淵，畫渡河者也。祖繼勳，節度使，母為

光憲皇后，女兒，故后鞠宮中。時英宗以宗室子鞠中，禁年相若，光獻命配焉。入濮邸，生神宗。及岐王顥、嘉王顥，帝即位，冊為皇后。后仁明，有至德，動循禮法。事光獻，忠敬竭婦道。帝疾病，兩宮有違言，后益祗臬，諸合。卒，以調帝疾平。弟殿內崇班士林者，供奉久，例當遷，帝以謂后。后謝曰：妾以遭逢幸備位，士林升朝籍，已泰。豈宜援先，后家為比，復遷秩乎？帝悅，從之。神宗立，尊為皇太后，居寶慈宮，帝事之甚謹，欲為高氏營大第，不許。久之，但斥望春門隙地以賜。凡營繕費，出寶慈，不調大農一錢。曰：吾不敢以國公帑為私家費也。帝不豫，立皇子延安郡

王爲皇太子。請太后權同聽政。是日太后下簾。見珪等。手撫王。泣曰。兒孝順。自官家服藥。未嘗去左右。書佛經祈福。喜讀書。誦論語七卷矣。絕不好弄。因令王出簾外。見珪等。珪等再拜賀。是日較岐嘉二王。毋得輒入內起居。又陰製十歲兒一黃袍。爲踐祚倉卒備。哲宗嗣位。尊爲太皇太后。時海內爲新法所患苦。太后屢爲言。神宗以法爲已所自立。愴之未改也。神宗崩。太皇與天下順流更始。立罷免數十事。從人望。召司馬光呂公著于洛。屬以政。又起文彥博於洛爲太師。三人至。皆遣使迎勞訪政焉。諸大臣忠邪貞佞。辨如蒼素。委任者舊。終始不

疑。放逐姦邪。屏斥弊政。頃刻立斷也。孳孳以保養帝德。佑安天下爲心。每言曰。苟有利於社稷。吾無愛於髮膚。故臨朝九年。而朝廷清明。百姓驩洽。若夏生。宇內復康。華戎底定。諸具帝紀中。后從父高遵裕。坐西征失律。抵罪。垂簾初。相確欲媚。太后以自固。因言西師敗。非遵裕罪。乞復官。太太后曰。不可。靈武之役。塗炭生民者。百萬。先帝中夜得報。起環榻行。已徹旦不寐。惘惘也。用驚悸致大故。免刑誅爲幸。吾何敢顧私恩。違天下公議乎。確慚悚而止。而用邢恕畫。以定策自爲功。爲流言播之。語聞。太皇心恨之。已游車蓋亭詩。陰指斥。亦實自爲地。

謫嶺表。大臣請寬之。太太后曰：方先帝違豫時，吾以皇帝所書佛經示宰相，獨王珪前奉賀。於是日定儲，確何與焉？且皇帝以子繼父，當有何間，而確自謂有定策功，扇事端，規爲異時眩惑地乎？吾不忍明言，託訕上名逐之耳。此宗社大計，怨謗不恤也。廷試天下士，有司請循天聖故事，帝、太后皆御殿，不許受寶冊，請御文德殿。太太后曰：母后當陽，非國家美事。况天子正衙，豈其當御哉？就崇政足矣。饗明堂禮成，請御會慶殿，皇帝恭謝百僚賀。太太后手詔言：皇帝臨御，海內晏安，克饗天心，再講宗祀，吾何功勤？與被斯福，吾自臨決，萬幾祗畏，非薄

其敢自爲功，引先后爲比乎？其勿賀。上元燈宴，帝請迎太后母夫人入內觀。太后曰：夫人登樓，皇帝必加禮，是以我故亂天下法也，不可。命中使餽燈燭，以爲常。姪公繪公紀例，轉觀察使，力過之。帝請至再，僅遷一秩。汰冗官，詔捐外氏恩，四之一，爲官掖先。宦官宋用臣被斥，祈神宗乳媪入爲言，冀寬假。后見乳媪來，迎謂之曰：汝來得非爲用臣等遊說，如異時求內降撓法耶？吾斬汝矣。媪叩頭謝，不敢。文思上御之物，終身未嘗取也。天下稱以爲女中堯舜。元祐八年秋，太后疾不豫，宰相入問疾，帝在侍。太皇太后曰：朕垂簾九年矣，卿等試言九年間。

會施恩高氏否。獨為至公。外家男女病死。皆不得一見。言訖泣下。又曰。今所改先皇帝時諸政。本先帝遺意。先帝追悔往事。至泣下。官家宜深知。吾沒後。計必有調間官家者。宜勿聽公等亦宜早退。令官家別用一番人。呼左右。問曾賜出社飯否。對曰。未也。趣以頌曰。公等歸。喫一匙社飯。明年社飯時。憶思老身也。又顧純仁曰。卿父仲淹可謂忠臣。在明肅垂簾時。勸明肅盡母道。明肅上賓。勸仁宗盡子道。卿必法之。崩上尊謚。宣仁聖烈皇后。後二年。章惇蔡卞邢恕等。造不根之謗。亂視聽。帝惑之。賴皇太后太妃力辨其誣。而定。高宗時。正國史。事白詔。

褒錄后家諸舅皆追王官從孫十餘人

始遵裕以復武勝城建為鎮洮軍知軍事進西上閣門使刺榮州王韶欲取河州遵裕曰河州險當先建堡砦以漸進韶不從而敗攻岷州令士衆生獲老幼與得級同全活者數萬羌圍河崑擊之潰進龍神衛都指揮使涇原兵潰貶鄧州團練副使哲宗立復右屯衛將軍從弟遵惠蔭為供奉官熙寧中試經義中選換文階累龍圖閣學士知慶州宣仁檢族人以法命遵惠主約束遵惠躬表率能遠矚自保人無間言紹聖之禍不及焉從姪士林累崇班殿直喜儒學通經義士林子公紀性儉約珍異聲妓無所好奉祿悉給諸族任子恩均及孤遠而知西上閣門事世則從康王艱難中寢處不少離王即位累感德軍節度使進開府儀同三司奉朝請而濮王夫人弟曰任澤於英宗本生親舅氏也際恩寵而自安繩檢英宗欲廣其第固辭當任子弗請

神宗向皇后河內人相文簡公敏中曾孫也治平三年歸潁邸神宗即位為皇后哲宗即位為皇太后太皇太

后命葺故慶壽宮以居。辭謝曰：安有太皇居西內而婦處宮東者？不敢。乃即慶壽後殿爲隆祐宮。居之。帝卜后。太后敕向族勿以女寘選中。族黨援例于恩澤輒不與。紹聖中，明宣仁保護功甚力。帝大漸，決策立端王。請垂簾以長君辭語具帝紀中。垂簾時，惇卞所斥逐賢士大夫畢收用。廷臣引故事御殿，避家諱立誕節之類以請，持不聽。其上言賓召故老，寬徭息兵，愛民崇儉，則喜見顏色，立行之。纔六月，即還政。崩，上尊謚欽聖憲肅皇后。而朱德妃生哲宗，陳美人生徽宗。哲宗立，尊母妃曰皇太妃。元祐三年，宣仁詔春秋之義，母以子貴。太妃諸與

蓋伏衛冠服於皇后埒。紹聖中，欽聖命即所居宮建殿名聖瑞宮。崇寧初，薨，追冊爲皇后。謚欽成。神宗崩，陳美人守陵殿，毀瘠骨立，進粥藥，揮去，曰：得早侍先帝足矣。

無何卒。徽宗立，追冊爲皇太后。謚欽慈。

欽聖父曰經，初以蔭至虞部員

外郎。后入賴邸，改莊宅使。妃爲皇后，進光州團練使。知陳州歲大雪，弛公私餽錢以寬民，有司持不可。經曰：上使我守陳，陳民之失所者我責也。我自爲此，寧當累公哉？方鍾別賜公使錢，例自予獨斥歸。有司知河陽旱蝗，民之食度官廩用無餘積，立出圭田租振之。富人感歲義，爭出粟多所濟活。召還提舉景靈宮，知青州。未踰年，得疾，召還道淄州卒。計聞，詔內侍逆喪。皇后出哭于新昌邸第，喪至后出臨國門外，贈侍中。謚康懿。將葬，遣近臣典復土，帝郊奠，葬三日，后臨于墓，賜碑首篆曰：忠勤懿戚之碑。經賢有行，太祖忌，百官班開元殿，得見后，后勉以盡忠朝廷。經亦以善事三宮爲言，不及私。舉朝太息之。子宗良，宗回，欽聖崩，徽宗追念后不已。二舅氏皆

封郡王而自敏中以上三世亦追王皆持恩非典云而
欽聖有從曾祖曰傳範文簡公子母南陽王惟吉女也
歷官以能稱熙寧初累京西安撫使諫官以爲開外戚
俸進之漸持不可樞使彥博頗右之神宗曰諫官言善
可以坊他日妄求者爲解傳範官傳範才有行以橐中
貲千餘萬葬族人在殯者六十有四喪卒贈昭德軍節
度使謚
惠節

哲宗孟皇后太尉都虞候元孫女也元祐七年哲宗稍
長知妃色太皇太后歷選世家女百餘人入宮后生十
六年矣婉順敦慤太皇及向太后皆愛之教之女儀太
太后手詔言孟氏女能執婦道宜正位中宮命學士草
制又以近世禮儀簡略詔禮官議冊后六禮以進於是
以宰執侍從攝古太尉司徒等官充納采問名納成告

期發策奉迎等使而帝親御文德殿冊立爲皇后太
后謂帝曰天子得賢內助於國家慶非細也旣而歎曰
斯人賢淑惜福薄異時者國事有變必且當之紹聖初
劉婕妤有寵欲傾后而章惇欲詆誣宣仁恐后中持正
遂比而構后后竟廢而劉婕妤爲皇后語具帝紀中帝
久亦自悔曰章惇壞我名節時眷賚不衰元符末向太
后臨朝念后賢欲復其位號適有布衣上書以爲言詔
后還內號元祐皇后以劉時號元符皇后故也崇寧初
閹郝隨諷蔡京再廢后復居瑤華宮靖康初瑤華宮火
徙居延寧宮又火出居相國寺前孟氏之私第無何京

城陷六官有位號者皆北遷。后以居私第。虜酋莫知也。得獨留。張邦昌僭位。用呂好問言。尊爲宋太后。迎居延福宮。御史馬伸胡舜陟言。政事當取后旨。乃後行。邦昌乃復上尊號曰元祐皇后。迎入居禁中。垂簾聽政。后遣尚書左右丞馮澥。李回。及兄子忠厚。持書詣康王。迎嗣統。命副都指揮使郭仲荀。將所部扈衛。又命御營前軍統制張俊。道逆之。降手書告天下。康王上皇子宜嗣統之意。王至南京。遣宗正士儂。奉圭寶乘輿。服御致之。命卽位。而后以是日於東京撤簾。高宗卽位。以太后世母也。避太后父諱。改尊爲隆祐太后。踰年。苗傅劉正彥作

亂。請太后聽政。又請立皇太子。賴太后內委曲慰撫二酋。外潛圖後功。慮甚深。時韓世忠軍秀州。妻梁氏在傅軍。勝非說二酋遣歸迎世忠。太后召之。見令勉世忠速進師。梁氏馳入軍。諭太后旨。世忠卽引兵前。成復辟功。太后喜曰。吾責塞矣。諸見帝紀。帝復位。上尊號曰隆祐皇太后。事之益嚴。金入寇。帝幸建康。命劉寧止制置江浙。衛太后如洪州。復命都指揮使楊惟忠將兵萬人。從過落星石。官人舟覆溺者以十數。惟太后舟獨完。安至洪州。金自大冶趣洪州。康珏奉太后如吉州。金追迫太后舟。夜行。質明達太和。舟人起爲亂。楊惟忠兵潰。康珏

遁。太后及潘妃以農夫肩輿行。至虔州。其衛不滿百。是日太后幾殆。帝自航海還臨安。事稍定。諭輔臣曰。朕初未嘗識太后。而太后來自舊京。視朕猶子也。今遠在數千里外。厭於兵。當亟奉迎。愜朕朝夕慕念之意。立遣御營司都統辛企宗。御器械潘永思。迎以來。至臨安。帝親迎于行宮門外。入宴侍。徧問所過守臣治狀。居行宮西殿。便朝夕朝會。太后誕辰。帝張宴宮中。前上壽。歡甚。太后忽潸然泣。數行下。帝請故。后慨然曰。宣仁太后之賢。古今母后未有其比。而爲姦臣所詆誣。深痛。雖詔下明辨。而國史未有定。後世何知焉。吾意在天之靈。不無望。

於上也。帝聞之。悚然。明日命范冲更脩神宗指宗實錄。諸姦詆誣狀畢露。本太后祭之也。語具經籍志。帝事太后極孝。雖帷帳皆親視。得薦新品物。必先獻後嘗。及得疾。旦暮侍衣。弗解帶者連夕。崩。帝以繼體之重。從重服。凡喪祭。壹用母后臨朝儀。上尊號曰昭慈獻烈皇太后。推恩外家五十人。后節儉謙謹。有司月供。至千緡而止。諸上書請避太后父諱者不許。群臣請上太皇太后號。亦不許。敕忠厚等。母得私第謁宰相。母得與朝政。干恩。后既崩。詔擇地瘞殯。事平。歸園陵。祔神主於哲宗室。位昭懷皇后。上初昭懷既傾。太后而自立。諸臺諫論爭。

者皆獲罪。徽宗初，冊稱元符皇后，已尊為太后。數干政，以不謹聞。為左右所撻，發慚，自經死。而太后竟壽考，尊養以榮名終。豈可謂無天道哉。

初后退居名華，哲宗眷不棄，故忠厚得累衛尉卿。高宗立，以勸進，除顯謨閣直學士。后以為非國典也。命易武階，明受收元，例有恩命。忠厚乞裁節家恩，澤太后喜聽之。既復辟，相趙鼎以太后幹濟功大，當推恩。奏忠厚寧遠軍節度使，后崩，遂開府儀同三司。后大祥，封信安郡王，充禮儀使，奉攝宮，加少保，營佑陵。秦檜當為總護，使憚往，除忠厚樞密使，代行事。畢，諷言官引故事論列，判福州。改判建康，秦檜於忠厚條檟也。而忠厚與意忤，會郊赦，加恩。忠厚語所親曰：秦相於忠厚，有疑心矣。不可久於此。欲作一稍傷時忌，劄上之，得見，擄為幸。中丞詹大方果論忠厚表辭輕侮，罷為醴泉觀使。帝以太后擁佐功，終眷之不衰，檜死，召授保寧軍節度，判平江。改紹興，過闕卒，贈太保。

徽宗元配王皇后，開封人。性恭儉。帝在端邸，娶焉。既正

位，生欽宗。而鄭王二妃方競寵，后待之均平。閣豎承寵，妃意為詆誣，命置獄參訊，無迹，罷。已見帝，無一語及上事。帝幡然憐之，尋崩，謚靜和。而鄭皇后繼立，后開封人。本欽聖押班，以賜為貴妃，端謹，善順承帝意。帝欲以后族子居中任樞府，后奏外戚不當預國政，必用之。姑令充他職可也。已庶得其招權賄事，乞禁絕許。御史論劾，汴京破，從上皇北遷，崩五國城。梓宮歸入境，納翬衣，擲中。合攢永佑陵，謚顯肅。改靜和，謚顯恭。而徽宗韋婉容實生高宗。從北遷，建炎初，遙尊為宣和皇后。翰學士朱震引唐建中故事為比，尊為皇太后。三代俱追王。帝以

太后未歸。日輦感。故急和。和議成。金許歸。太后太后慮虜或反覆。度方暑。役者心憚。行乃陽稱疾。云須秋涼。乃發。已稱貸于金使。得金三千兩。犒衆役者。役者畢集。樂爲用。卽起攢宮。兼程行。帝親至臨平。迎見太后。喜極抱持泣。入居慈寧宮。先是梓宮未還。詔中外毋用樂。至是太后生辰。行慶壽禮。始用樂。謁家廟。親屬遷官者二十人。太后謂帝言。兩宮給使人宜相通。不則分彼我。此間言所始也。年八十崩。謚顯仁太后。后性節儉。有司進金唾壺。命易用塗金。得供進財帛。積於庫。後喪葬費仰焉。欽宗朱皇后亦北遷。并崩。問不可得知矣。顯肅至金營爲虜言。家屬

平時絕不與朝政。乞聽。留父太鄉紳得留。高宗時有姓孫曰與齊。早孤。叔父藻鞠之。分以貲。不受。請以立義莊。贍族。藻沒。爲解官行喪。累江東路鈐轄。時建康帥請治行宮。備巡幸。與齊諫以爲勞人費財。乞罷役。且言都統及馬軍帥非人。徒福建。過關入見帝。召問守令臧否。對甚辨。帝曰。卿識時務。習吏事。命提江東刑郡縣。乘寇亂後。玩法。法就廢。與齊檢法廢。與故爲格。日分昇吏吏不爲爲奸。建劔江。卽鹽莢法。屢更。漕臣請易。綱運爲鈔法。與齊持不可。海寇倏來去。不常。調兵防禦。常無及。請各置澳。長其地。寇至不俟。請率民兵。相機便急。擊。帝悉嘉納。加成州團練使。孝宗時。使金。還請祠歸。壽。召知閣門事。知廬揚揚宿重屯。軍乏。典糴他境。裁足。與齊括滲。漏補之。而充。陪學宮。立義塚。定部轄民兵。升差法。教民以陶易。茅。部以大治。寧宗立。除知明州。兼沿海置制使。而老卒。贈太尉。謚忠肅。與齊歷事四朝。以材名。結主知。中興外族之賢。未有其比。子三人。皆有位於朝。○顯仁。季弟曰韋淵。暴橫。不循法。帝慮其有過。難行法。遷福建路副總管。奉祠。久之。除開府儀同三司。不予官。太后將入境。封平樂郡王。迎境上。歸卽詔奉朝請。淵以在內。不得逞。乞致仕。任便居住。帝恐其於外肆橫也。復詔還。賜第。

以居淵朝景靈宮。見太后。出言詆毀。責授寧遠軍節度副使。袁州安置。數年。復故職。卒。贈太師。

高宗元配邢皇后。開封人。初為康王夫人。王出使。留京師。從三宮北遷。帝即位。遙冊為皇后。高宗虛中官以待。十六年。顯仁太后回鑾。得崩聞。并以梓宮還。謚懿節。而吳皇后乃立。吳皇后開封人。年十四入康邸。國多難。常以戎服從。幸四明衛。士謀為變。入問帝所在。后給以他所而免。航海有魚躍入于舟。后曰。此周人白魚之符也。帝悅。進才人。久之。進貴妃。顯仁太后還。命冊為皇后。顯仁性嚴肅。后躬承起居。務順適其意。繪古列女圖。置左右。為鑒。取詩序之義。扁堂曰賢志。初詔育宗室子于宮中。張才人育伯琮。而后所育者子。曰伯玖。及定儲。后請于帝曰。普安天日之表。可立也。決立為皇太子。而出所字子伯玖。居紹興。高宗內禪。后稱太上皇后。遷居德壽宮。累加壽聖齊明廣慈備德太上皇后。高宗崩。孝宗欲迎還大內以養。后以高宗几筵在德壽。不忍去。命所御殿曰慈福。居焉。與帝語用人。必曰宜崇用舊德。嘉王入侍。勉以讀書。辨邪正。立綱常為先。孝宗崩。加號壽聖皇太后。用趙汝愚議定策。立嘉王。宗廟以安。及汝愚被誣。誣太后為言。乃不誅。光宗崩。始正太皇太后之號。年八十三崩。謚慈聖懿烈皇后。

顯節皇后父曰邢煥。建炎初。進徽猷閣侍制。諫官言。后父

不當班從臣。改光州觀察。煥涉學。有大節。恭儉自將。未嘗恃恩私。嘗奏馬伸言事切當。宗澤忠勞可倚。黃潛善汪伯彥誤國皆大者。擢慶遠軍節度提舉洞霄宮。卒。謚恭簡。贈少師。追封嘉國公。壽。聖皇后弟曰益。曰蓋。並以恩補官。高宗與后喜翰墨。故益蓋兄弟書有師法。益娶秦檜孫女。又與王繼先相引重。故姻族皆美官。益既建節。以檜故。改授文資。累秘閣脩撰。直徽猷閣。加直寶文閣。檜死。中丞湯鵬舉乞疏職。示至公。自是不復遷。顯仁太后葬。為擢官總護使。進少保。孝宗嗣位。進太師。封泰寧郡王。卒。謚莊簡。蓋亦至節度使。累太尉少保。封新興郡王。卒。益子瑊。習吏事。以才選。除知明州兼沿海制置使。少師。嘗使金。金人嘉其信義。瑊弟壽。蓋子襄。並至節度使。

孝宗元配郭皇后。奉直大夫。直卿女也。入普安邸為夫人。生莊文太子。魏惠憲王。及光宗薨。贈福國夫人。帝為太子。追封皇太子妃。及受禪。追冊為皇后。謚恭懷。後改

成。穆已立夏皇后。夏皇后者。袁州宜春人。初與丹陽謝姬並入宮。為憲聖閣中侍御。孝宗在潛邸。失郭妃頗憂鬱。憲聖輟二姬賜焉。即位。夏進賢妃。謝進貴妃。除年。上皇命立夏為皇后。崩。謚成恭。謝妃侍帝。過德壽。又命立焉。后性儉慈。減膳羊。每食必先進御。服澣濯衣。有數年不易者。光宗立。上尊號壽成皇后。孝宗崩。尊為皇太后。

光宗崩。加號壽成惠聖慈祐太皇太后。崩。謚成肅。

初成穆早

世孝宗待弟以厚。然不假以官。而夏皇后生有異。徵夏父奇之。納宮中。而父居益困。歸表。客舍舍以沒。后貴。訪其家。得母弟執中。與其妻以來。至徵也。或謂使更配貴族。為后。垂不聽。后親為言。執中舉漢宋弘語。以對。后不能奪。執中少貧賤。失學。無他長。既貴。始從師學。作六字。願上。已復習騎射。射命中。高宗誕節。行慶壽禮。近戚競

覓環瑰以獻。執中獨大書一人有慶萬壽無疆為聯進之。帝大喜。錫賚甚渥。會又充館伴副射連中金使。嘗服孝宗欲召用。辭謝曰。臣駑不勝任。願他日得無累陛下保全足矣。寧宗立。加少保。卒于家。

光宗李皇后。安陽人。節度使道文為恭王妃。生嘉王。光

宗即位為皇后。於宋諸后中。獨謾姦大者具帝紀。寧宗

立尊為太上皇后。崩謚慈懿。后父道。初聚眾歸宗澤。劉

使以聞。詔嘉獎。後累功。至捧日。天武四府都指揮使。知荆南卒。以后貴。封楚王孫孝友。孝純。皆至節度使。

寧宗元配韓皇后。忠獻王琦六世孫。寧宗在平陽邸。娶

焉。受禪為皇后。崩謚恭淑。后父韓同。鄉其季父。侂胄也。侂胄以戚里。知閣門。帝之立

有力焉。因用擅國。聲勢熏灼。而同卿懼滿盈。壺不敢干。時天下皆知侂胄為后族。而不知同卿乃后父也。侂胄

敗。不與其禍。人始服其識。累慶遠軍節度。加太尉卒。贈太師。繼楊皇后少入宮。忘其

姓。記其家。會稽人也有楊次山者。會稽人。后稱為兄。遂

冒姓楊。累貴妃。恭淑崩。后與曹美人俱幸。韓侂胄勸帝

立曹。而后機警。涉書史。知古今。帝愛而立之。后深銜侂

胄。金索首造釁者。后命次山與禮侍郎彌遠謀。極殺之。

彌遠貴用事。帝立宗。室子竑為皇子。皇子不平。彌遠彌

遠懼。帝大漸。彌遠因次山子谷以白后。廢竑而昀立。則

理宗也。具帝紀。尊后曰皇太后。同聽政。人多言本朝世

有聖后。於垂簾。宜稱也。后獨曰。事何容易。昔仁英哲三

宗嗣位。或年幼。冲。或生由撫育。母后之臨朝也。宜上春

秋長矣。熟知天下事。不歸政。必且有小人離間之者。即

密疏漢唐母后稱制得失以聞請謝政太后即擇日撤
 簾後加尊號曰壽明仁福慈睿皇后崩年七十一謚恭
 聖仁烈次山儀狀冠偉處退文事以恭聖恩累太保封
 會稽郡王子公會稽郡王王守永寧郡王石生活
 滄海每壽命必力辭恭聖於廟兄弟並立大師谷疑於辭受
 不居是官及吾兄弟而受之是遠難也遂相
 與懇辭終不受及屬疾封魏王卒請太師

理宗謝皇后天台人生而鰥黑壹目翳又少孤家破壞
 常躬親汲飪從祖父深甫為相有授立楊太后功太后
 德之理宗立選中宮太后命必選諸謝女進而謝女無
 在室者獨納后諸父籍籍曰納女當裝齋為遣而異時
 女不適不過壹老宮婢何納為事且已會元夕鵲來巢

燈山衆以為后妃之祥乃納后后就道患癰疹劇疹良
 已則膚蛻瑩白目翳霍然去衆大驚訝以為真皇后也
 時賈涉女以殊色聞在選中及入宮帝意欲立賈楊太
 后曰謝女端重有福宜正位中宮左右亦籍籍語曰不
 立真皇后立假皇后耶定立后而賈貴妃常專寵后處
 之裕如帝益禮敬之訓教家子弟嚴時有犯則引過毀
 服脫簪環待罪而似道以賈妃母弟進擅國為神姦慶
 元中元兵渡江帝欲遷都避兵后以搖民心諫乃止度
 宗立尊為皇太后德祐中尊太皇太后時元師日迫太
 后以軍興繁費汰慈元殿提舉以下官省服御佐費已

事日急京朝官聞難往往避匿去太后命揭榜朝堂相宜中棄位遁召不至太后遺其母書使勉之還朝召諸帥勤王手書曰吾母子不足念獨不念先帝乎聞者為墮涕已竟北狩崩於燕

度宗全皇后理宗母慈憲夫人兄子也父守潭死事理宗為太子納妃后以慈憲故得在選帝召問曰爾父沒王事每念之令人哀后對曰妾父可念湘湖民荼毒尤可念也帝以全女言辭甚令深異之得立度宗崩尊為皇太后從德祐帝北遷為尼正智寺而終當是時內宮北至燕安定夫人陳安康夫人朱同一小姬沐浴整衣

焚香自縊死朱夫人遺詩衣中云既不辱國幸免辱身世食宋祿羞為北臣妾輩之死守於一貞元王忽必烈狄性也恚之命斷其首懸皇后寓所而楊太妃及女晉國公主自沈於崖山語在本紀中

宋徽前執制后妃家母得除兩府而駙馬都尉須七年始遷駙馬都尉獨李遵勗以賢稱李遵勗上黨人太尉崇矩孫也宋初崇矩起武衛純厚有至行遵勗少騎射馳水雪間馬逸墜崖下眾以為必死徐起乃亡恙及長好文辭已尚萬壽長公主授左龍武軍駙馬都尉父繼昌守涇州感風眩暴疾遵勗不俟命馳往省帝遣使乘驛馳赴之既還表自劾帝慰諭求補郡自試所至政脩天聖間章獻太后屏左右問外間云何冠勗謝不對固問之頓首對曰無他聞外人第言天子冠太后宜以時還政又孔母頗干恩請置別院防出入厭眾論其補助類此師楊億為文章億卒為制服知許州莫其墓慟哭而反與劉筠友善筠卒存其家又通釋氏學卒贈中書令謚和文于四人皆賢長端慈和厚塔問

學自岐出補郡循法不擾聞善士輒傾身下之端愿愷亮不阿仁宗以歲旱御便殿慮囚放宮女端愿謂縱釋有罪小人幸放宮女為宦者專制失所歸殆無以弭災知襄州轉運使進羨餘數十萬端愿疏其以常賦三拆得之民不堪帝怒奪轉運使賞申折變之禁移廬州富端愿初官時稍飾厨傳奉過客于譽名故稱者籍籍比更事久知抑豪強制猾胥故諂隨之耳端愿益重之英宗初帝以疾拱默求入對曰陛下當躬覽朝綱不宜自退託失天下望神宗初游羅兀端愿書趙普諫北伐疏以上卒贈開府儀同三司端愿性仁愿獻穆公主薨喪之哀起復辭不拜兄端愿卒澶州走護其喪以歸其孝友如此其後有張敦禮尚英宗女元祐初議法主司馬光進武勝軍留後紹聖初章惇言敦禮詆毀先烈為罪首引譽責授左千牛衛將軍崇寧中誅官王能甫言神宗禮遇優渥而敦禮詆毀盛德乃奪節大觀初復節度寧遠從雄武卒

論曰自姜嫄任姒造周而女德無極雖漢唐盛世恒寵

溢以僭也至宋而曹高向孟內助毋儀卓然追配于有周豈非盛哉雖其外戚終不聞驕溢之為患故有宋之家法特勝也乃神宗忠養光憲高宗禮事隆祐孝宗奉慈福至洽懼亦足為帝者師矣故附之內紀

宋宗室王傳

始太祖兄弟五人兄光濟弟匡義廷美季光贊太祖受禪時光濟已卒追封邕王改曹王光贊天封夔王改岐王而匡義易名光義封晉王則太宗也太宗立廷美封

秦王用驕恣廢具帝紀

廷美徙房陵子十人免官從廷美卒子德恭德隆復刺史諸弟

赴治所從德恭判濟州疾子承慶割股肉為養卒贈王承慶卒贈循國公子克繼善篆隸仁宗曰朕家陽水也

訓子弟力學一門登儒科至十有二人孫叔詡皇祐初進士及第皇族進士及第自叔詡始也德隆守沂州卒追封臨沂郡公廷美他子賢者曰德彝判沂州飛蝗入境責躬禱蝗死至保信節度觀察留後卒贈王德潤賢有文封咸寧郡公卒贈王德文好學工文數言願得名士為師友特命翰林學士楊億與之游慶曆中宗室王者四人而德文於屬為從祖方漢東平王蒼進東平郡王贈申士

太祖四子長德秀仲德昭叔德林季德芳德秀德林天無後獨燕王德昭秦王德芳有世家德昭事具帝紀薨贈中書令封魏王諡曰懿累改燕王所謂燕懿王也德芳至同平章事薨贈中書令封岐王累改秦王諡康惠燕懿王子五人曰惟正曰惟吉曰惟固曰惟忠惟和秦康惠王子三人曰惟叙惟憲惟能惟正封樂安郡公早世無子惟吉生彌月

太祖命育內廷五歲作弱弓輕矢樹金錢為的戲習射十發八中太祖太奇之太祖崩惟吉薨六歲晝夜號不食者累日太宗立日侍食宮中後八年出閣授閬州觀察好學善屬文每誦詩至蓼莪篇輒涕泗交下真宗即位加授使相薨贈中書令南陽郡侯諡康孝子守節以父所書真草千文獻加贈太尉惟固左千牛衛將惟忠團練舒國公惟和好文學以禮法自將永清軍留後清源郡公慶曆中仁宗紹燕王後以惟忠子從靄襲頽國公念惟吉親賢追封冀王而惟吉子守巽以冀王後最長封楚國公守巽子世清友愛諸弟作棣萼會邸中卒

贈安化軍節度開府儀同三司封號王熙寧中神宗詔
攷太祖後玉牒屬近行尊者一人王之使從獻郊廟世
勿絕而康惠孫從式最長爲安定郡王累保康寧節度
卒贈同平章事封榮王謚安僖而頴公從藹子世準又
長襲王封世準爲人內恕外嚴無玩好至保靜節使卒
贈開府儀同三司曰成王弟世開襲世開惟和孫也學
該洽事後母孝撫孤姪如已子神宗召對便殿論事甚
衆至奉國軍節度畱後卒贈開府儀同三司曰信王世
雄襲世雄亦從藹子少力學知名徽宗時以行尊得襲
知太宗正事卒贈太尉封淄王以從藹弟子世福襲卒

贈儀王世準而下皆燕懿王後而康惠曾孫令盪長又
得襲蓋汴宋安定郡王封燕懿後四人康惠後二人紹
興初詔紹封如熙寧而燕岐二王後爭請襲禮官言燕
王太祖長子後當襲制曰可而令時嗣安定郡王令時
字德麟德昭玄孫也能詩元祐中學士蘇軾愛其才薦
于朝宣仁太后曰宗室聰明者豈少顧德行何如耳竟
不許軾被竄顧坐交通罰金已附內侍譚稹進紹興初
積官右朝請大夫高宗以其附稹也薄之改環衛官及
得襲卒貧無以爲殮命賜銀絹贈開府儀同三司令砮
襲知南外宗正事以選宗室子伯琮伯玖育宮中當上

意高宗喜命知泉州令砵卒令慮襲卒令衿當以次襲令衿者燕懿王玄孫也博學能文中舍選爲軍器少監以言事奪官紹興中累都官員外郎以請對留張浚坐阿大臣復罷判德安知泉州歸寓三衢與客觀秦檜家廟記口誦君子之澤五世而斬語意誹之判衢州汪召錫者檜從子壻也諷教官莫汲劾其謗訕侍御史董德元希旨以賊劾下獄按賊無狀坐謗訕奪官於時安定絕封者十餘年矣令諷襲檜死令諷言令衿長當襲請以爵讓陞令諷秘閣脩撰知台州而令衿得襲自是至于嘉定十人皆燕懿後襲安定王封秀王子偁者岐康

惠王子惟憲曾孫也居秀州中宣和舍試丞嘉興高宗選其子伯琮育宮中累左朝奉大夫卒時伯琮爲普安郡王解官行喪既立爲皇太子內降曰太子本生父可贈太師中書令封秀王謚安僖母張氏王夫人孝宗卽位夫人薨帝於後苑成服光宗立詔湖州秀園立廟奉安僖王建祠臨安藏神貌如濮王故事而以孝宗母兄伯圭嗣秀王奉安僖王祀伯圭字禹錫高宗時知台州有聲改明州命宗室子入學閑以規矩詔徙定海兵戍許浦伯圭曰定海實海衝當控扼備不可撤請摘利司軍填許浦從之海寇作諭降其豪又獲其桀黠者酋撫用

之海以無寇。伯圭性仁恕。蕃商死貲巨萬。當沒不忍。具還之。獲私鑄錢者。不忍法。勸誘之後。以無犯在郡十年。政寬和。得民累遷。開府儀同三司。孝宗立。拜少傅。伯圭居帝前。不以近屬自居。每日見帝。行家人禮。伯圭執臣節愈恭。一日。帝語潛邸時事。爲懽。伯圭曰。臣老不復能記憶。再三問。終不言。帝益愛重之。帝欲廣其居。並湖爲複閣。有司度材矣。竟固辭而止。光宗卽位。遷太保。嗣秀王寧宗時。詔贊拜不名。肩輿至殿門。拜太師。免奉朝請。尋賜第。還湖州。薨。追封湖王。謚憲靖。子九人。師夔。師揆。賢師。揆。累淮西提刑。兼提屯田事。奏以荒土給軍士。其

屯田爲民世業者。丐勿奪。從之。及代去。吏請以羨錢二十萬爲獻。師揆曰。後將病。民卒不獻。襲秀王卒。贈太傅。謚恭惠。而嗣秀王封於宋。相始終。榮王希壚者。燕懿王子。冀王惟吉。七世孫也。寧宗選其子與莒入宮。爲母弟。沂靖惠王嗣。已得立。爲理宗。時希壚已卒。贈太師。中書令。追封榮王。配全氏。封夫人。王之父師雅。以上三世各贈太師。封國公。次子與莒。淳祐初。嗣王。理宗晚復無子。立與莒子孟啓爲皇子。加與莒太傅。判太宗正事。皇子立。爲度宗。與莒進福王。主榮王祀。恭帝降元。從俱北。元封爲平原郡公。當是時。嗣秀王與擇。爲浙閩廣察訪使。

與擇自以國懿親多諫爭遂為衆忌嫉元兵逼浙東命與擇出瑞安與守臣方洪為備禦朝臣言與擇有劉更生之忠曹王臯之孝宜留輔以隆國本不聽卒遣之瑞安受圍誓死守小校開門納外兵與擇及守洪率衆巷戰兵敗死焉與擇弟與慮子孟備被執亦俱死蓋汴宋時太祖後以屬疎出居外得免於靖康宋南孝理嗣統而太祖後有秀王榮王之封○太宗九子長楚王元佐次昭成太子元僖次真宗次魯恭靖王元份陳王元傑鄧王元偃曹王元偁荆王元儼季元億元億早世楚王事具帝紀神宗紹王後宗說封祈國公坐罪幽死弟宗

立嗣有文至使相贈王

子仲來嗣卒子不儻嗣卒子彦清嗣元佐長子允升歷安德建

雄安國軍節度卒贈太尉平陽郡王謚懿恭子宗悌輕財好施有故相子持父所服帶求質錢宗悌闕然歸帶與之錢所親詐取其藏鏹事覺隱之曰吾不以小故傷骨肉之恩幼喪所生母聞父婢語母生平輒涕泣薨贈東陽郡王昭成太子元僖初封廣平郡王進陳王貌雄偉

沈靜寡言尹京五年無失政薨無子帝追念作思亡詩

賜今謚仁宗時命楚王宗保為王後封燕國公宗保性仁恕主

藏吏盜米至千斛釋不問於座嘗書恐字為心戒勿魯鞠官中終身不自言卒贈王子仲鞠亦賢孝能詩

恭靖王元份寬厚言動中禮標望偉如檢校太保平章事加中書令改越王雍王贈魯王娶李漢斌女特悍妬元份臥病帝臨問見左右無侍者輟官人為主湯劑李

居喪無戚容。有謗上語。削國封安置。元份子三人。長允

寧。次允讓。季允中。允寧孝好讀書。通知近代典故。工楷

法。卒。贈王。子宗諤。襲魏國公。卒。贈王。弟宗肅。襲卒。子仲先。襲。而允讓為濮安懿

王。自有傳。○陳王元傑。穎好學。善屬詞。建樓貯書二萬

卷。官至檢校太尉。贈尚書令。謚文惠。封兗王。改陳王。無

子。仁宗以允言子宗望為之後。封高密郡公。卒。子仲節。嗣。卒。子士開。嗣。士開。孝

父。卒。徒行護喪。數百里。路人恻之。鄧王元偓。少好學。真宗勗宗子。以學

表元偓冠諸藩。風之累使相。兼尚書令。初封彭城郡王。

進寧王。改徐王。卒。贈太師中書令。謚恭懿。封鄧王。子允。嗣。英

宗時。拜中書令。封此半。徙東平王。神宗拜太保。卒。贈太師尚書令。封卞王。子宗績。襲恭懿王。後封韓國公。卒。贈

曹王元偁。封安定郡王。進舒王。累使相。檢校太尉。中

書令。卒。贈太尉尚書令。謚恭惠。封曹王。弟失火。盜因竊

不問。浚井。得鏹。復投之。子允則。無子。以平陽懿恭王子宗達後。封蔡國公。卒。贈王。荆王元儼者。

太宗第八子也。少為帝鍾愛。不欲令出宮。期以年二十

始出宮。宮中稱二十八太保。即帝語及行呼也。封榮王。

累檢校太尉。兼中書令。坐侍婢縱火。延燒燔禁中。奪節

降。端王。尋封彭王。進太保。累太師。歷三節度。封孟王。改

荆王。王少廣。穎豐頤。威重不可犯。天下崇憚。名聞外夷。

呼為八大王。遼使至。必問王安否。王事母王德妃。孝。母

有疾。侍湯藥。勤禱。至憂。念不食。明肅臨朝。自以屬尊望。

重恐為太后所忌。深沉晦。杜門却掃。仁宗親政。尊寵有加。禮事咨諏焉。陝西用兵。上所給公用錢。以佐費。嘗問翊善曰。元昊平未。對曰。未也。扼腕曰。如此。安用宰相為乎。及有疾。帝親至臥內視之。屏人語。所對多忠言。賜白金五千兩。辭不受。曰。臣病憊且死。將重為國家費。今何敢攘焉。薨。贈天策上將軍。徐兗二州牧。封燕王。謚恭肅。比葬。帝三臨其喪。有司以年歲不利財用。方屈請緩窆。范仲淹曰。荆王太宗愛子。先帝愛弟。屢被讒。賴陛下仁聖保全。豈於送葬格惜。則廢禮乎。詔出內帑金佐費焉。徽宗時。自楚王而下皆改封。楚曰漢。魯曰商。陳曰越。鄧

曰鎮曹曰楚。荆曰周。蓋宋宗室王無分土。無定名。徒為

紛紛者如此。○漢安懿王允讓字允血商恭靖王中子也。

天資渾厚。外莊內寬。喜愠不形於色。累使相。封汝南郡

王。判太宗正司。教宗人有法。英宗既嗣統。議追崇典禮。

為眾論所格。未及物。而神宗時。議安懿王諸子皆近屬。

嗣濮王。世勿絕。王二十八子。長宗懿。封和國公。卒。贈王

子仲鸞。以父卒進官。不忍受樂。施與九族。稱賢弟。仲汾。父喪毀瘠。卒。次宗樸。治平中。建安

懿王園廟。封濮國公。奉王後。神宗加秩。進封濮陽郡王。

卒。贈太師。曰定王。子仲任。父沒不食者數日。母葬時。天大雪。步泥中。扶翼至潤州。定王

卒。宗誼襲。卒。贈郡王。神宗議安懿王子嗣濮王。世勿絕。

而宗暉進漢王卒曰懷王宗晟襲好古學英宗數被疾
 密請早建儲繫天下望世稱其忠卒曰昌王宗愈襲曰
 襄王宗綽襲曰榮王宗楚襲曰惠王惠王弟宗祐克已
 自約蕭然若寒士喜學易仁宗時從父允初無子詔以
 宗祐後泣請曰臣不幸失怙恃將終身悲慕恐為人後
 乎敢以死請帝憐而聽之封乘城郡王累檢校司徒惠
 王卒襲濮王卒曰欽王季弟宗漢襲曰景王蓋安懿王
 子得王者十人而後孫以次封仲增曰簡王仲御通經
 史識朝廷典故曰郇王仲安曰恭王仲理襲而二帝北
 遷沒焉高宗南渡有仲湜者安懿王孫榮王宗輔後也

自漢上來謁詔封嗣漢王賢事母孝喜圖史卒曰儀王
 秦檜專政罷王襲檜死命復紹而安懿王玄孫不祚年
 七十六以齒長代襲訖景定不廢云○真宗六子仁宗
 三子多早世不顯英四子皆宣仁皇后出而燕榮王顥
 多通神宗十四子八王早世哲宗崩太子茂早世無子
 議所立吳王似於諸弟為最長有目疾不得立楚王似
 於哲宗為母弟為章惇所屬意而太后定立徽宗語具
 帝紀徽宗如青城京師父老邀之不及道遇燕王似越
 王偲哭曰願從王俱死徐秉哲捕戮之益兵衛二王如

歷十節度歷東陽昌雍
 楊徐楚封卒改燕王 魏獻王顥 歷官與顥同
 歷曹荆魏封 皆嗜學

金於是神宗子存者及徽宗三十子。欽宗太子。謀與弟訓俱從狩北矣。景王杞侍上青城。跬步不違左右。衣不解帶。食不肉。及北。鬚髮盡白。而信王榛得亡。匿真定境中。時馬擴與趙邦傑聚兵保五馬山。迎榛奉爲主。兩河遺民響應。榛手爲表。遣擴詣行在。請得總諸路兵。與諸砦約。日爲大舉。黃潛善汪伯彥疑之。以爲非真榛也。高宗識榛手書。曰信。遂除河外兵馬都元帥。擴辭行。汪黃授密旨。令幾察王且令擴聽諸道節制。擴知事不成。畱大名不進。會有言榛將渡河入西京者。汪黃忮。詔擇日還京。伐其謀。金人恐擴以援兵至。急發兵攻諸砦。斷汲

道。砦陷。榛沒焉。嗚呼。戎軼中國。毀廟社。不忌而骨肉起。危難爲國讐。自奮覆深心。忌之。蓋汪黃之逆禍如此。○宋南。高宗獨元懿太子勇。嘗內禪。已早薨。具帝紀。信王璩。藝祖七世孫。秉義郎子彥之子也。與伯琮同育宮中。後封恩平郡王。就外第。與普安王埈。普安爲皇太子。因加恩。稱皇姪。名位始定。孝宗卽位。授少保。靜江軍節度使。進少傅。卒。追封信王。贈少師。○孝宗四子。恪早世。莊文太子愔。賢厚。亦早世。同母弟愷。次當立。帝以恭王惇。英武類已立之。封愷魏王。妻封韓魏兩國夫人。示優禮。出判寧國府。命宰執設祖玉津園。慰其心。王登車。顧丞

相允文曰。望相公保全蓋其危也。王至郡。究心民事。築圩田。帝手詔嘉勞。徙判明州。輟屬邑田租以贍學。勸課農功。得兩岐麥以獻。帝泫然曰。向所爲越次建儲者。知此子福薄。故耳。寧宗八子皆數月而夭。取燕懿王後。與愿養宮中。賜名儼。封榮王。立爲皇太子。賜名詢。又早世。曰景獻太子。又鞠濟王。竑。不得立。理宗三子皆早世。度宗六子。端宗。帝昀。帝昺。得立。然蒙世大難。餘亦早世。嗚呼。國將亡。本必先彫。而後枝葉從之。詎不信哉。○宋公族以篤行著。曰趙善應。字彥遠漢恭惠王元佐後。相汝愚父也。性淳篤。有古風。父病。訪醫行禱。暑不解帶。遭

喪。勺飲不入口。旣殯。居廬。歆粥。祥乃食菜果。終喪。比御猶弗入也。獨母存。益兢兢致養。嘗以寒。夜遠歸。從者將呼門。止之曰。無爲驚吾母也。露坐達旦。迨門啓而入。母畏雷。夜聞雷。必披衣起。往省。閨隙有光。扣而入。否。屏而待。雷已乃得去。家食貧。諸弟未製衣。不先製。已製矣。未服不服也。一瓜果。必相待共嘗。諸妹遠嫁者。力致之。與娛侍親側。內外諸孫。合聚且百口。菜羹蔬食。恩意均洽。人無間言。比母疾。刺血和藥以進。母喪年旣艾矣。瘠柴立。聞雷起。拊視流涕。三年之外。言及親。未嘗不揮涕。父以肺疾卒。終身不忍以諸肺爲羞。母生歲直卯。終身

不食免。墓戶有不能安其母者，皆悔悟爲孝。平居自奉甚約，而汲汲然以濟人利物爲務。故人許珪死，貧，女無所於歸，卽聘爲次子婦，嘗與台人蔣彝者爲僚。後行過其鄉，問之，死久矣，貧不能葬，走往哭，捐貲葬之。道見病者，必收卹，歲饑，輟家食之半餉餓者，夏不去草，冬不破壤，慈憫至於此。平居謙謙與人語，惟恐失辭色。至義所不可，奮然無所顧。雖以宗室疏遠，流落江湖，而憂君國，如在廊廟。辛巳，江淮有警，爲垂涕不食者數日。同輩有會飲者，北望歛歛曰：「此豈樂飲時耶？」好讀書，所藏書至三萬卷。居家不設條約，於子弟無程督，而躬行漸漬，興

於善者甚衆。子汝愚從屬籍冠多士，故事未有也。人皆爲之喜，而處之晏如。及聞其入館，與莆賢士林光朝者同舍，然後喜可知也。汝愚守上饒，來迎養，固辭不往。一日呼二田夫，肩輿潛入境，訪政失得，信宿無所忤，乃稍進至近郊，人猶未之知。故汝愚歷館閣侍從，奉使典州，皆以風節惠愛爲名臣。天下不以賢其子，而曰：「嗟，父之教也。」善應卒，少傅陳俊卿書其墓碣首曰：「篤行趙君之墓，而朱侍講熹爲之銘。汝愚字子直，早有大志，每自言曰：『丈夫得汗青一幅紙，始不負此生。』擢進士第一。宗室趙彥端嘗令饒餘干，以汝愚邑子也，謂之曰：『慎勿以一魁』

先置胸中。汝愚服膺其言。自視欲如也。孝宗方銳意恢復。汝愚以秘書正字入見。陳先自治之策。內侍陳源有寵。命爲浙西副總管。汝愚權給事中。言祖宗時。內豎不典兵。童貫典兵。開邊釁。卒以亂。源不宜使總戎。從之。爲著令。制密院文書。皆經門下省。張說在西府。託言兵機不宜洩。請毋隸中書。汝愚謂兩府朝廷治亂所關。天下事。何一不當由中書。國大事在戎。而中書不知。失政大矣。以集英脩撰帥福建。陛辭論國大事四。其一謂吳氏四世專蜀。請以漸抑之。光宗時。以同知樞密院。遷知院。汝愚旣執政。拳拳以人才爲意。收用汲汲。光宗病。不朝。

重華宮。壽皇崩。不執喪。定策立嘉王。有社稷功。語具帝紀中。寧宗立。首薦大儒朱熹入侍講。已熹以議社廟於汝愚不合。至斥其納細人妄議。遷始祖之尊。置之別廟。爲不祥莫甚。平日云相知者。乃大不相知。直倨如此。熹予祠。拳拳畱。爲且泣。且拜以請也。給事中黃裳。簽密院。羅點罷。爲帝言。此天下之不幸。非二臣不幸。頃之。爲韓侂胄所擠。竄永州。汝愚恬然就道。謂諸子曰。觀侂胄之意。必欲殺我。我死。汝曹尚可免。至衡州。疾作。爲守臣錢蓋所窘迫。仰藥卒。天下聞而悲之。汝愚學務有用。常以司馬光。韓琦。富弼。范仲淹。自期。及爲相將。以夙昔所聞。

於師友之言。次第推行未果而難作。自奉養甚薄。爲夕
郎時大冬。衣布裘至爲相。亦然聚族而居。門內三千指。
所得俸給悉均之人。無間言。子崇憲孝。傷父死。哀痛終
身不飲食酒肉。侂胄誅汝愚。復官始控疏言先臣之寃。
未白。乞下三省詳覈。下史館正詆誣。贈太師。沂國公。崇
憲所至有惠政。疏國事。皆大體。仕終直秘閣。經畧安撫
使。孫必愿居喪盡禮。問學於黃幹。才周黠博。所蒞治。祭
民疾苦。摩撫之。政教兼舉。立朝蹇諤。卓然可稱云。○公
族舉進士。以行能著。曰不息。曰善俊。曰善譽。曰善湘。曰
子砥。曰子櫟。曰希懌。曰汝談。汝謹。曰希館。與權之倫。不

息。太宗六世孫。力孝篤學。判永州。錄靖州獄。平反數十
百人。靖人繪像祠之。知開州。有鹽井。以羨餘代民輸。民
絕鬪爭。夜戶不閉。諸司交薦。以比古循吏。轉夔州。開人
遮城門不得行。改成都轉運判黎州。蕃反。攝制司檄諸
羌生獲蕃一人。賞十縑。殺一人。二縑。於是邛部川首領
破吐蕃漢源來。獻馘凡十有六日。而靖提刑蜀中。蜀帥
操重權宰割。不息請復置安撫司。相維而治。爲經國大
慮。判太宗正以文行訓勉族屬。奏新學宮。增廣弟子員。
做太學校。定法置自訟齋。使有過者讀書其中。人競感
勵。卒贈開府儀同三司。封崇國公。善俊。太宗七世孫。知

廬州江浙饑民廉至善俊括境內官田均給之貸牛種
儲居死者給槥人至如歸孝宗晚年獨御不置相善俊
極言相位不可虛累龍圖閣直學士歷知鎮江卒善譽
有文行試禮部第一調昌國簿廉靜攝邑事勸編戶東
金買田助婚喪累四川轉運以羨貲給諸郡置莊民生
子及娠者俱給米宗子寓蜀者群郡洋教之著易說爲
郭雍朱熹所亟稱善湘濮安懿王五世孫知鎮江以防
江軍戍寧淮李全犯淮東進制置使見趙范葵進取有
方略亟慰籍有請必應竟戮全露布聞進兵尚書封天
水郡公卒贈少師子砥系出燕懿王靖康北遷得上皇

宸翰懷以歸至召問子砥言金講和以用兵我斂兵以
待和譬人畏虎啗以肉肉盡必食人復故官知台州群
從有子櫟者守汝州金破荆湖諸州汝獨完希惲歷州
縣累江西茶鹽提舉遷帥漕其爲吏嘗言治人如律身
治政如理家愛民如處昆弟取古今官著惠愛者緝爲
編曰是吾師也而相汝愚群從曰汝談佐汝愚定大計
汝愚欲以辭垣處之力辭去及汝愚以侂胄逐去與弟
汝讜上疏乞畱之而斬韓侂胄聞者吐舌罹黨禍斥逐
已召爲大社令金南徙汴有旨獻料敵備邊二策汝談
料敵篇言金禍亂不必在河南河南無名山大川之阻

自史一編 卷之五十九
欲起安憑。且金素以河南近我。置守多完顏氏之族。與蕃漢錯居。豈易動哉。故曰不必在河南。然有天下者。自不容一日弛備。固不以金存亡爲吾緩急也。其備邊欲倣古藩封之意。拔其豪守郡。舉郡中租稅市權之利。畢與之上。不置監臨。下悉聽選。辟民得自賦。兵得自募。其有功者。不轉徙。獨疏爵增秩。異車服。官子孫。寵之使貴。爲公卿。曾不如守邊者之爲樂。然後有才者自奮。後河南二十年。猶爲金守。而沿邊諸郡。權大削。無肯任難者。如汝談言。知外宗正。賀理宗御極表。寓勸戒。如諫書。以老罷。端平初。復召權直學士院。議出師。時金兵新破。三

閫增秩。汝談登對言。不可輕戰。而尤以和爲非計。乞越拘攣之見。拔豪俊。如吳周瑜。陸遜。晉祖逖。陶侃故事。推轂委權。分地賜履。巴蜀荆襄淮南各一人。不復從中御。以議履畝。忤時宰。去官卒。弟汝讜亦倜儻。有軼材。嘗以爲宗子不忘君。孝子不辱身。臨難則功業當如朱虛。精忠當如子政。其素蘊若此。汀盜作。汀守會僚屬。議城守。希館以司戶坐下坐。無一言。守異之。問計。希館前對曰。亶守城。非策也。距城三十里有關。曰古城。可守。誠守之。汀不守。自固。守曰善。命希館將精銳以行。希館審地形。明間牒。申令謹候。分畫定。羸師以致之。賊數百銜枚突

至嚴兵逆擊之無脫者。事聞。進升州推官。召對言。民力困於貪吏。軍力困於債帥。國力外困於歸附。內困於浮費。皆名言。時宗姓多貧。而始生有請名。爲人後有過禮。吏受賄無藝。希館白宗正。長推言之。進潭州觀察。希館胸抱魁磊。揚人善。不計其過。急人難。不計其恩。居官祁寒盛暑。不謁告。衣食取裁足。卒。帝輟朝。賜舍斂。追封信安郡王。○與權字悅道。燕懿王八世孫。官廷評。言死囚。以會勘涉歲時。庾死。而干證者多。斃逆旅中。宜精擇憲官。覆正。非情法輕重可疑者。勿得上。知安吉州。權酷禁峻。密壹捐以予民。設銅鉦于門。欲愬者擊。冤立白。尤加意。

人倫之訟曲。全其孝慈。累兵尚書。爲上言。端乎來。竄賊吏禁苞苴。戒奔競。戢橫斂。而風俗沈痼自若也。願內廷關於除授者。必嚴之暗室。外廷涉於謗議者。必反之聖躬。清心寡欲。先天下。進吏尚書。力求去。奉祠。會民饑。有相攜溺死者。召復知臨安。與權涕泣奉詔。祈帝發內藏。振贍下。推誠勸分。甘雨隨至。米商大集。與權三爲臨安尹。盡心民事。都人稱趙佛子。袁士宋斌者。少從黃幹。李燔。登朱熹門。年八十。羈旅阻困。與權父事之。死。葬之西湖上。歲一祭焉。卒。贈少師。封奉化郡王。謚清敏。與權嘗言。士大夫貪。雖竒才與學徒。蠹國與民。故終守廉靖斂。

之夕。猶以金帶質錢民家云。其以忠義見冤抑者。曰叔向。曰叔近。曰士儂。方汴京破時。叔向潛出之京西。規起義。金人退。引衆屯青城。入都堂。揖張邦昌。勸速歸政。叱王時雍。後以部將上變告。見殺。叔近。魏悼王五世孫。建炎初。守秀州。杭卒陳通反。抵城下。叔近招諭退之。權兩浙提刑。叔近招通爲置酒。通感服。而叔近與故帥王淵有怨。時詔淵討反者。淵至杭。詐傳呼趙秀州來。通郊迎。執斬之。而誣叔近與賊通。奪職囚秀州。以朱芾代守。芾殘虐軍民。怨憤共囚芾。迎叔近領郡事。叔近撫定之。請守于朝。而朝命張俊討亂。俊淵部曲也。至誅亂者。殺叔

近。後御史言叔近冤。贈集英殿脩撰。士儂。郇康孝王第四子也。建炎初。以同知大宗正。論黃潛善誤國。出知南外宗正。苗劉之變。易服入杭州。遣長子不凡。封股納蠟書。遣張浚。趣其勤王。復遺書呂頤浩。勉同濟國難。事平。加檢校少保。歷少師。金人歸河南陝地。命謁陵。封築盡心力。岳飛被誣。以百口保無他。忤檜。奪官。放建州。十二年。卒。贈太傅。封循王。其死忠於金者。曰士跋。曰叔皎。曰叔憑。曰令晟。曰伯振。曰訓之。曰聿之。壘之。曰士蔭。曰士醫。士真。曰不試。死於元者。曰良淳。曰希洎。曰必向。曰錦。曰孟壘。孟茶。曰時賞之倫。靖康之難。監門衛率士跋亡。

邢州舉義不克死。金圍德州。兵馬都監叔皎力戰不屈。死。同死者通判王濬而下五十一人。金圍陝州。都監叔憑固以守。援絕。不屈死。建炎初。今歲以擢直龍圖閣。知黃州。賊張遇過城下。今歲度不能抗。出見招諭之。遇飲以酒。若為酖之者。一舉而盡。曰。知飲此必斃。然願勿戕我軍民。遇曰。試公耳。取毒酒沃地。地為裂。明其心。遂引去。未幾。賊丁進李成。叛將孔彥舟。迭至。擊却之。金犯黃州。丁內艱。起復還黃州。道病。夜半趨入城。翌日而城陷。脅之降。罵不屈。飲以酒。揮不飲。衣以戰袍。却不御。強之跪。曰。此膝但當拜祖宗。豈拜大虜哉。遂遇害。贈徽猷閣待制。蓋愍。

忠金犯鄭州。守臣董庠棄城走。判鄆州。伯振率兵巷戰。

死。贈朝請大夫。孟太后避地虔州。護衛叛。知永豐。訓之。與尉

自仁分兵設伏。殲其衆。賊驟至。官兵未成列。訓之與自

仁俱死。金陷潭州。守潭州聿之。大罵死。將劉玠亦死。贈

監門衛大將軍。朱熹為請立廟於潭。金過江。上元丞壘之。帥兵迎敵。死。李

成叛。圍九江。江東路鈐轄士隆及守臣姚舜明禦之。城

破。士民號呼。曰。無殺我。趙鈐轄成素服。士隆高義欲以

為偽安撫。士隆怒罵。仰藥死。贈武功大夫。兀朮陷秀州。

兵馬都監士醫死。盜犯信陽軍。知軍事士真死。金圍相

知州事不試。不忍其民共積死。謂其人曰。今城中食乏。

援不至。不試義不辱。衆從死。無益也。遂登城與金人約。必勿殺。乃降。金許之。門啓。與其家赴井死。而州人免於難。元入寇。知安吉州良淳與提刑徐道隆管守禦。抗之。叛將范文虎招之降。焚書斬使。元迫獨松關。趣道隆入衛。而城陷。良淳閉閣自經死。元兵追道隆於江陵。軍盡沒。道隆死。德祐元年。文天祥兵敗廣。轉運使希洎與從子必向俱被執。不屈。不食。據榻死。元滅臨安。金華尉孟壘懷太皇帛書詣端宗。擢宗正寺簿。監軍敗。見獲。不屈。死。臨安降。有孟采者。謀興復。事泄。執。范文虎詈其爲逆。孟采詬之曰。賊臣負國危社稷之謂逆。我帝室之胃。欲

一刷宗廟之恥。乃更爲逆乎。文虎怒殺之。有時賞者。慷慨有謀策。從文天祥辟。爲招討副。每以偏師當一面。空坑之敗。走吳溪。被執。不屈。死。其以忠成名者曰士晤。曰士靖。方二帝北時。右監門衛士晤。夜半乘驢亡。盜寇驢去。徒步趨武安。至磁州。集義兵數萬。力戰解洺圍。入城。厲將士死守。飛砲碎其攻具。以計生得其首領。敵解去。遷權知洺州。兼防禦使。金人再犯洺。糧盡援絕。衆擁士晤出。赴行在。遷平海軍承宣使。知南外宗正卒。贈少師。謚忠靖。有士靖者。金係累以北。乘間變姓名。入僧寺。落髮。衣僧衣。間行抵會稽。自歸。轉千牛衛將軍。奉朝請。

論曰。宋制皇子出閣封王。王薨。王長子封國公。不王。後以次襲。時乃有贈王。卽王不胙土。惟空名。其授官自環衛至節使。惟空銜州刺史。乃稍頗得任。應科試得第授官。遷轉如異姓。其疏屬。玉牒有名。宗學有教。郊祀明堂。國慶有秩。賜月餼。然稍遠約矣。靖康之難。顧駢首糜於金。豈非以勢資寡弱。鮮維城之助哉。然宋家法。過往代。諸王子亦兢兢。少過讀書。循禮無大故。而可稱紀者。具如篇。

通史上編卷之五十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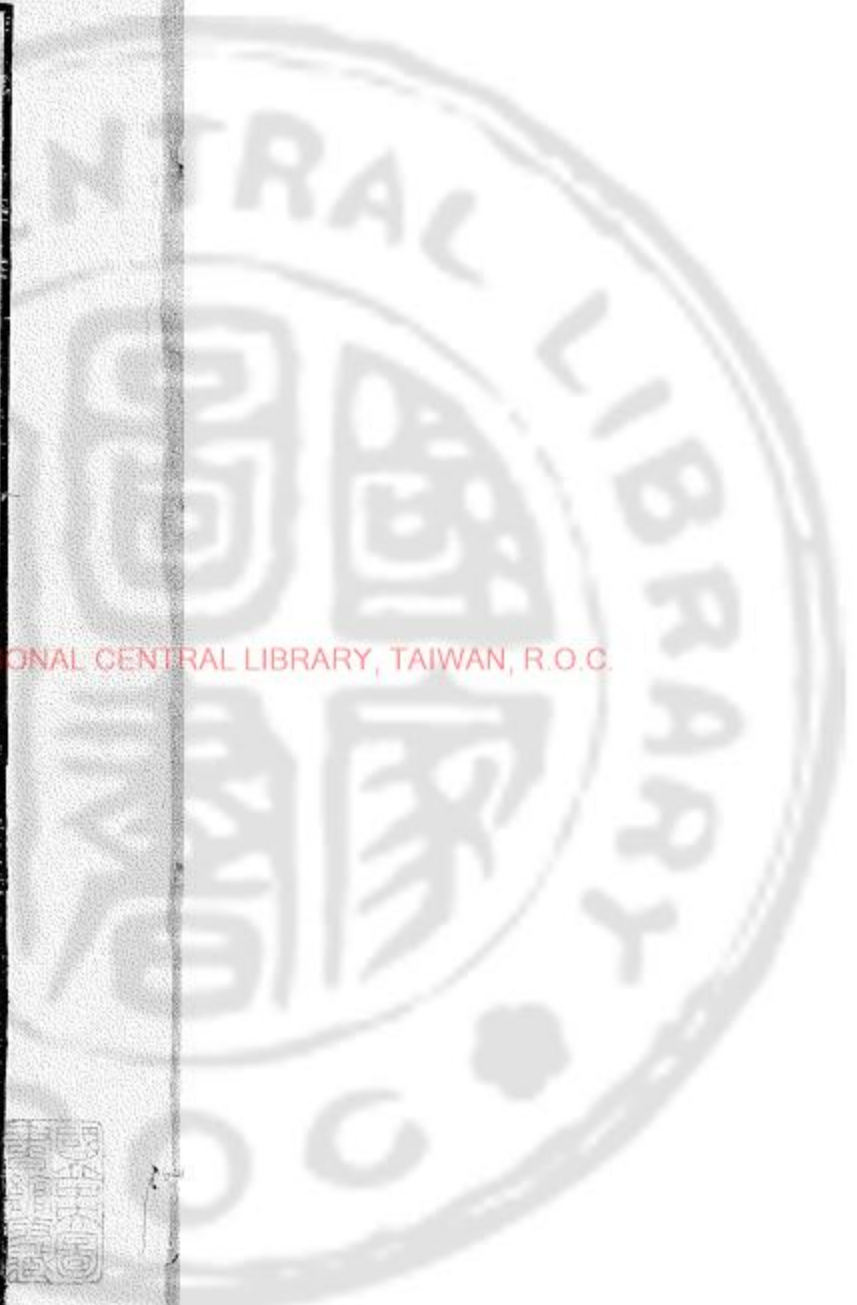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函史上編卷之六十

宋臣列傳

盱郡鄧元錫纂

宋興將相皆宋祖故等夷。既推奉周相范質王溥魏仁浦皆仍其故處。不易也。獨加秩示恩。而於時風氣淳樸。三人者大節翫而各有其器業可述。郎從官無慮皆周材。具以清謹稱質。字文素。大名宗城人。舉後唐進士。入晉為桑維翰所器。奏為監察御史。累翰學士。入漢為中書舍人。周祖起兵。質亡匿民間。得之。令草太后誥。議迎湘陰公儀蒼。黃論撰皆稱旨。擢副樞。廣順初。與馮道並相。



道以其新進也。易之質詳慎守法故未嘗破律為容。治重刺史縣令。以戶口版籍為先。世宗因事怒實儀。罪不測。質入請曰。儀近臣過小。當貸。因免冠叩頭泣下。曰。臣備位宰相。豈可使人主以暴怒故。致近臣死地耶。儀獲免。道見之。惕息。已大嘆服。及推奉。首為帝言。當事太后如母。待少主如子。帝揮涕許諾。嚴重之。唐制。宰臣上殿。每命坐議政。其進擬差除。但入狀畫可降。質等自以周舊臣。坐論終。頗有覲。又憚帝英睿。難面相違覆。請朝退。用劄子疏其事。同列咸書字以誌。請進止。曰。庶盡稟承之方。帝從之。蓋坐論之禮廢。而奏劄滋多於是矣。質為

相清謹率下。未嘗受四方饋遺。其恒言曰。政府秉生殺。慘舒。即蚤夜兢慎。然且懼後憂。况怠肆乎。加道有枉直。時有險夷。古今居其位能全者何幾。此吾之所懼也。又曰。人能鼻吸三斗醖醋。方可作宰相。言相貴度也。家止一居第。無他產。所得祿多。以給孤遺。燕食不貳品。臨終。命子勿請謚立碑。晉王光義太息之曰。宰輔中持廉靖。能循規矩。慎名器。無如范公者。但欠世宗一死。惜耳。質為

相從子杲。常求奏遷秩。質作詩曉之。其畧曰。戒爾學立身。莫若先孝弟。怡怡奉親長。不敢生驕易。戰戰復兢兢。造次必於是。戒爾學干祿。莫若勤道藝。嘗聞諸格言。學而優則仕。不患人不知。惟患學不至。戒爾遠恥辱。恭則近乎禮。自卑而尊人。先彼而後己。相鼠與茅鴟。宜鑑詩人刺。戒爾勿放曠。放曠非端士。周孔垂名教。齊梁尚清

議南朝稱人達千載。穢青史。戒爾勿嗜酒。狂藥非佳味。能移謹厚性。化為凶險類。古今傾敗者。歷歷皆可記。戒爾勿多言。多言衆所忌。苟不慎。樞機災厄從。此始是非。毀譽間。適足為身累。舉世重交游。擬結金蘭契。忿怨容。易生。風波當時起。所以君子心。注汪淡如水。舉世好承。奉。昂昂增意氣。不知承奉者。以爾為玩戲。所以古人疾。籛條與戚施。舉世重游俠。俗呼為氣義。為人赴急難。往。往陷囚繫。所以馬援責。殷勤戒諸子。舉世賤清素。奉身。好華侈。肥馬衣輕裘。揚揚過閭里。雖得市童憐。還為識。者鄙。我本羈旅臣。遭逢堯舜理。位重才不充。戚戚懷憂。畏。深淵與薄冰。蹈之唯恐墜。爾曹當憫我。勿使增罪戾。閉門斂蹤跡。縮首避名勢。勢位難久居。畢竟何足恃。物。盛則必衰。有隆還有替。速成不堅牢。亟走多顛躓。灼灼。園中花。早發還先萎。遲遲澗畔松。鬱鬱合晚翠。賦命有。疾徐。青雲難力致。寄語謝諸郎。踈進徒為溲。耳。後。呆為史館脩撰。坐踈競。出知濠州。溲。井州人。好學。手不釋卷。仁浦。渭州人。寬務以德報怨。居位自稱云久之。趙韓王以親臣得相。謨議甚夥。語具帝紀中。其後有薛

居正與沈倫之倫。居正寬簡儉約。倫字順儀太康人。舊名義倫

避太宗諱少習三禮。家食貧。於嵩洛間以講業自給。太

祖領三鎮。皆署幕府。從廉及受禪。為戶郎中。使吳越。還

道出揚泗間。歲饑。民多死。為郡長吏。請以軍儲陳粟貸。

秋收新貯之。公私俱利。師伐蜀。為隨軍水陸轉運使。歸

篋惟圖書。遷戶侍郎。進副樞。已相。太宗征太原。為留守。

盧多遜敗。以同列不覺察。降工尚書。乞骸。授左僕射。致

仕卒。贈侍中。

竇儀字可象。薊州漁陽人。父禹鈞。家法嚴。閨門雍睦。無譟

言。儀兄弟五人。皆列臺省。禹鈞對客。諸子立侍。肅如也。

儀與兄儼弟俛具以文學稱儼事周爲中書舍人言政本在擇相治本在守令世宗大善之世宗時太祖克滁州儀籍滁州藏太祖遣親吏丐藏中絹儀曰初克城絹爲軍俘足下卽傾藏取之可也今旣籍則官物非詔命不可得矣太祖心重之及卽位翰林學士王著以酒失貶官帝謂宰相曰深嚴之地當使宿儒處之必謹擇其人相質等以儀對時儀已自翰林遷端明殿學士矣帝曰然非斯人不可召復入翰林一日帝坐後苑召儀入對儀至門望見帝岸幘徒跣坐却立不前帝遽服法服見之儀因進曰陛下創業垂統宜以禮示天下不然恐

豪傑之滋解體也帝斂容謝欲大用而相普尼之引薛居正與共政及普以專得過帝召儀語故儀盛推普忠又元勳不足以小過廢帝爲動容卒悼惜久之太宗以晉王尹開封俛爲記室賈琰爲推官諛俛面質責之曰賈氏子何巧言令色爲也爲之不內自愧於心耶晉王怒出之旣卽位召參大政入謝語之曰以卿嘗面折賈琰故用卿旌直臣

○劉溫叟字永齡洛陽人重厚方正事繼母以孝聞雖盛暑非冠帶不敢見也當世言執禮者推溫叟爲中丞十二年守法稱職屢疏解職太祖難其代不聽也嘗晚過明德門帝方與中黃門數人登門樓縱觀溫叟陽爲不聞也者而過之傳呼如平時明日帝問之溫叟曰人主非時登樓群下或有希冀臣所爲傳呼過者明陛下

非時不登樓也。帝曰：善。晉王尹開封，遣吏齎錢五百千遺之。溫叟不敢却，不欲受。貯廳西舍。今吏為封識去。明年吏更詣溫叟，見西舍錢封識宛然，還以白晉王。王嘆息曰：我饋贈猶不受，况他人乎？他日與帝語及之。帝大嘆賞及卒，有司請除中丞。帝曰：必得純厚青介如溫叟者。雍熙中，徐州觀察推官官紹稱貧，求注官。帝召見，問誰氏子。對曰：主臣臣父故御史中丞溫叟也。帝為愀然。擢太子右贊善，宰相以非次難之。帝曰：父清操，擢其子登朝，示勸，不亦可乎。

呂蒙正，字聖，河南人。太平興國初，擢進士第一，判昇州。陛辭，敕郡事不便者驛置聞，加賜錢二十萬而遣。代還，帝方征太原，於行在立召見，命直史館，入翰林為學士，擢諫議大夫，參大政。已與趙普並相，普開國元老，蒙正晚進，歷官僅一紀，普甚推許之。罷為吏尚書，未幾復相。

至道初，免判河南。咸平中，復相。凡三入中書。蒙正質厚寬簡，以正自將，不苟向上，意為前却。每議政，非允必固爭。甚者帝色變，同列悚息。蒙正終持之不變也。帝嘗歎之曰：蒙正器量，我不如其為相，孜孜以薦引人才為先務。每四方官吏詣謁，必問其所在，人才姓名，行事去，輒疏記，置之夾袋中。有一人數見稱引，輒先用。故在位四方無事，蠻夷賓服。百僚稱得人。嘗元夕，張燈，京師人集觀。帝御門樓觀，欣然語侍臣言：朕微時，行游京師，適京師火，民物彫耗，仰見彗孛。其時並觀者，咸慄慄以為無復太平之望也。今蒙天貺，五穀豐登，黎庶殷盛，可賀已。

蒙正避席對曰。主臣獨乘輿所臨。士庶走集。故見謂殷盛如此。日臣出都城門。不數里。見寒餓死者多矣。願陛下視近及遠。帝爲默然。蒙正侃然復位。比請老。辭猶勸。帝以四海生民爲念。以弭兵爲御戎上策。真宗東封。行過洛。蒙正出迎謁。帝慰勞。還。聞已病。卽其家省之。引見其諸子。問孰可用者。對曰。臣諸子皆駑。不足用。有姪夷簡。任潁州推官。宰相才也。客有富言者。白見其子。請得侍太祝學。許之。旣見。大驚曰。此兒他日。名位與吾埒。而勳望過之。敕諸子厚爲給。則鄭公弼也。嘗問諸子曰。我爲相。外議云何。對曰。大人居位甚稱。但人頗言無能爲。

事權多爲同列侵奪耳。蒙正笑曰。信。我誠無能。但有一能。能用人。卒。贈中書令。謚文穆。初參大政時。入朝。有朝士指之曰。此子亦參政耶。蒙正陽爲不聞也。者而過之。同列不能平。令詰其姓名。蒙正止之曰。毋知姓名。將終身不能忘。不若不知之爲愈也。宰相例蔭子起家。卽授祠部員外郎。蒙正辭曰。臣忝甲科及第。釋褐時。止授九品官。天下才能士。老死巖穴。不沾寸祿者何限。部郎資秩高。臣男始離襁褓。不敢當也。授九品秩足矣。爲著令。朝士有以所藏古鏡爲獻者。曰。能照二百里。蒙正笑曰。吾面不過一楮子大。用照二百里。何爲。却不納。退居洛。

帝數遣中貴人將命至待之如居位時未嘗少挹損云。時開封李穆寧陵劉熙古安次呂餘慶洛陽石熙載饒陽李昉具淳質備兩府稱名臣穆有至行從酸棘王昭素授易老昭素太息以爲可研精也盡其學授焉穆故與盧多遜爲同門生太祖微時嘗識之一日語次偶及穆見謂爲仁善多遜前對曰穆操行端直能不以死生易其節仁而有勇也太祖喜曰其然乎召拜右拾遺知制誥太宗時參大政卒帝哭之慟曰穆國良臣方倚用乃遽淪沒非夫人之不幸朕之不幸也贈工尚書餘慶事太祖於潛與趙普李處耘俱後二人登用餘慶無少

望泊如也。已二人爲左右所傾餘慶爲營解甚力熙古居大位自處如寒素熙載事太宗潛邸盡誠節見信卒帝親臨視而餘慶弟端有社稷功事具帝紀中昉和厚不念舊惡在位小心循默然不替規諫帝嘗問朕何如唐太宗左右交譽上功德昉獨舉白居易詞云怨女三千放出宮死囚四百來歸獄微諷之帝憮然曰朕不及也昉罷相中丞張泌朔望必造請或詰之曰李公以衆人遇子胡爾爲必曰我爲廷尉李公方秉政未嘗一有請求吾所以重之也。

錢若水

字澹成

河南新安人幼詣華山陳希夷先生搏求

學道希夷偉視之。明日召麻衣僧相焉。僧熟視良久。以箸畫地爐中灰。作做不得三字。已而曰。急流中勇退人也。舉進士爲同州觀察推官。平反死獄。以寇準薦。爲秘書丞。直史館。遣行視原鹽等州。制置邊。還條太祖時所爲制邊事以上。且言邊大患在戰守不同心。望選沈厚有謀勇。諳邊事者爲邊郡刺史。兼巡檢使。許召募勇敢士爲部曲。官爲廩贍。然後積芻粟。嚴亭障。明斥候。寇來則互爲救應。合力騷除。寇退則毋令遠追。務安靜。非惟不啓戎心。亦復以勞待逸。使其州將非太過勿徙官。有勞者加賞。諸部署行營諸將悉罷。無久宿重兵於外。語

稱旨。除翰學士。草賜西夏詔。又稱旨。擢同知密院事。招討使李繼隆與轉運使盧之翰郤。欲陷之。檄轉運司。期八月出師。趣芻粟餉軍。調方集。則宣言八月不利。期十月乃進。散芻粟已。則復檄立辦。猝不可復集。因遂劾之。與。時帝憂邊甚。乃大怒。命中使馳傳取轉運使三人者頭以來。二府惴惴不敢言。惟若水爭以爲當推驗。事有狀。乃致法。帝以謂阿縱轉運。沮繼隆。不憂邊。恚之。拂衣起入內。二府皆退。獨若水留廷中。不去。已帝出。詰之。若水對曰。臣無狀。待罪兩府。當竭愚慮。不避死。以稱塞厚恩。李繼隆外戚貴重。陛下據其一幅書。誅三轉運。卽有

罪。天下何自知。如覆訊得實。誅之未晚也。帝以解。問不退者何。對曰。獻可替否。守死不二。臣之職也。臣未獲死。何敢卽安。乃召相端等。令如若水議。覆鞫而三人得帥府所下書。期數易以上。止黜官。旣而虜大入。繼隆坐謾誕罷。已參大政。時帝在位久。以祿爵榮利爲足。縻天下士控縱之也。形色辭。相蒙正以僕射奉朝請。帝謂左右曰。蒙正望復位。眼穿矣。若水曰。蒙正雖驟貴。然風望不忝。僕射亦師長百僚。何至是。帝爲默然。已劉昌言罷。帝問樞密趙鎔等曰。頗見昌言否。對曰。見之。帝曰。涕泣乎。對曰。與臣等言。輒流涕。帝微哂曰。人情盡然。在位時不

悉心效職。一旦斥去。卽汎瀾涕泗耳。若水前對曰。主臣昌言實未嘗涕泣。鎔等迎上意言之。退慨然歎曰。上有輕士心矣。所爲如此者。以士大夫未嘗有秉節高蹈。全進退之道。以感動人主者耳。遂草疏移疾。會帝崩。真宗卽位。請益堅。竟去。久之。邊事亟。朝議儒臣中知兵者。若水起。知天雄軍。撫陝西邊。尋拜并代經略使。知并州。疾。召還京師。與僚友會食僧舍。假寐卒。年四十四。有四。贈戶尚書。若水美風神。有器識。所至委任。參佐總綱。領而治。在政府。推進賢士。薦中書舍人王旦。可重任。已果爲元臣。張齊賢。曹州宛句人。孤貧力學。慕唐李大亮之爲人也。

字師亮。太祖幸西都。以布衣叩馬獻十事曰。下并汾曰富民。曰封建。曰敦孝。曰舉賢。曰太學。曰耕籍。曰選吏。曰慎刑。曰懲姦。帝召見齊賢。入從帝前。手擘畫所條上事。侃侃也。中四策稱善。時天子方有意河東。恐謀不秘。置下并汾說不用。齊賢不解也。執以爲皆善。帝怒。命武士扶出。還都。語晉王曰。我幸西都。得一張齊賢可相也。我不欲官之。以遺汝。使異時爲汝輔。太宗旣卽位。試進士。奏第。見齊賢名。識之曰。是嘗獻策者張生。何落落後也。於是盡一榜賜及第。寵馬。以大理評事判衡州。代還。遷左拾遺。詔議邊。齊賢上議言。臣聞自古疆場之難。非必

盡由戎狄。亦邊吏擾而致之。若緣邊城寨具得人。固壘深溝。畜力養銳。以逸自處。寧我制人。則邊鄙寧而民獲休息。民獲休息。則營田增闢。邊費漸充。以戰則克。以守則固。所謂擇卒不如擇將。任力不如任人也。家六合者。以天下爲心。是故聖人先本而後末。安內而養外。五帝三王。未有不先其根本者。誠慎擇諸路採訪使。察州郡賦斂苛重者。改之。舊政不便民者。條上齊一之。使賦稅刑政皆灼然經久。可爲一代法。則人民安利。遠人之歸。可立待也。帝嘉納。爲江南東路轉運使。勤究民弊。務行寬政。所至慕思之。雍熙初。北伐。屢失利。帝憂邊。齊賢以

自史一編 卷之六十一
十一
簽書密院請行邊。帝喜，卽授給事中，知代州，領緣邊兵馬。時楊業新戰沒，邊人奪氣。齊賢至，而契丹兵自湖谷入前薄州。齊賢勵將士，弔傷起病，士衆奮首，挫其前鋒。遣使詣潘美，請濟師。美許之，尋被命，并軍毋動而旋。師報至，時遼兵彌川谷而陳，衆大恇懼。齊賢曰：「虜知并師之來，而不知其反，可譎也。」發二百人，人持幟一，束芻二，距州城西南二十里，夜列幟燃芻，而出步兵二千於土磴砦，伏而待。遼軍遙見火光，中有旗幟，以爲并師大至也，駭而走。伏兵起，奮擊大破之。士氣爲振，於是簡廂兵千人爲二部，分屯繁峙、崞縣。令之曰：「代西有寇，崞縣師

應之。東有寇，繁峙師應之。比接戰，吾郡兵已集，赴鬪爲掎角。於是契丹屢挫，不敢窺代者屢年。淳化中，以大參入相，爲參政。沆受過，罷知定州。徙永興軍。真宗卽位，召拜兵尚書，再相。以朝會被酒罷。景德初，帝幸澶淵，以兵尚書知青州，兼青淄濰安撫使。從東封，拜右僕射、判河陽，從祀汾陽。還，進左僕射而老卒，謚文定。

向敏中，字常之，開封人。父瑀，惟一子。督教嚴，敏中亦刻厲。有大志，第進士，歷淮南轉運，或以邊材薦，召見，辭。以所著文獻加直史館，還任。累工部郎、太宗手書敏中及張詠姓名付中書，並命爲樞密直學士。忌者言敏中在法

寺時皇甫侃以賄敗發書抵敏中求未減下按實敏中對有之書及門覩姓名不啓封遣去有司未信也俄捕得侃僮詰之云信也書瘞臨江傳舍中馳驛使往掘封題如故太宗召見慰諭擢右諫議大夫同知密院事時西北方用兵凡二邊道路斥堠走集之所畢具察問如響真宗卽位進兵侍郎參大政得相以誣讎罷爲鄜延安撫使帝幸澶淵賜密詔西鄙事許便宜行敏中得詔藏之視政如平時會大儺有告禁卒欲倚儺爲亂者敏中密伏甲廡下而待明日召官僚置酒縱閱命儺入令跳盪中門外久之因召至堦敏中振袂一揮伏盡出擒

之果各懷短刃立斬以狗旣屏尸以灰沙埽除徐張樂終夕宴坐客皆股栗邊蕃懾服時舊相出鎮者往往不以軍府事屑意雖寇準在大名獨日事宴遊張齊賢儻任情所至尤不治惟敏中盡心職務帝甚嘉歎召復相大中祥符中充集賢殿大學士天禧初加吏尚書累進左僕射殿學士命下日門闌寂然視庖中闕如也無一人宴飲者帝聞之曰敏中耐官職乃如此踰年卒帝親臨贈太尉中書令謚文簡敏中性端厚愷弟多智識大體居大位三十年帝甚優禮雖疾病不得謝天下咸以重德歸焉其後西北邊無事而大臣爭言符瑞逢上

意簽書密院馬知節獨慷慨為上言。天下雖安。忘戰必危。願上毋釋兵。進副樞。時王欽若方以姦佞幸。每奏事。匿數奏懷中。出一二進讀。退往往以已意稱上旨行之。知節義方。中不能濡忍。於上前。面質讓之曰。懷中奏。何不盡讀。此詐微也。會瀘州上平蠻功。欽若持不決。得賂立超擢。知節面詆斥之。爭帝前。忿急。俱得罷。嘗與欽若爭論。退見相。且猶切齒。曰。曩其人蔽欺。不可忍。知節幾欲以笏擊死之。但恐驚君父。濡忍耳。後復召為樞密。以疾請卒。謚正惠。

論曰。宋初業時。范王魏首翊戴在位。而魯公先之以簡廉。士蒸蒸風焉。於時造用者。無慮多西北人。多敦朴。無飭行。譎言治象著矣。張公經世重國本。而勲著於代州。向公揮袂當秉刃之儼。而降麻日。門闌闐如也。正惠獄。獄有漢汲直風。乃他諸名臣著史冊者甚眇。風氣淳質。德未蕩於名。以然哉。噫。古盛世類如此。

張誅字復之。濮州甄城人。少任氣。為俠。善擊劍。不拘細行。

赴舉時宿逆旅中。逆旅主人者盜也。兄弟三人。耳目異。覺之夜未半。講起行。聲惡。誅堅臥不起。趣呼之。不應。手自挺伏門側立。兄拊闥入。斃之。中弟隨入。又斃之。連斃其二人。乃起詣庖中。手殺其翁。孀。薦食已。潘其廬而去。行數里。逢旅客羣來者。指示之。太息曰。是所過旅舍中。夜失火。不自救。俱燼。可哀也。士有僕。持其陰事。淫其女。而橫不能難。泣以告誅。出游。請僕舉進士。知蜀崇陽。士為御出郊。手刃之去。諸任氣類此。

藝茶。詠曰：茶利厚，官行權之矣。命拔茶植桑，民苦之。後權茶，他縣民皆失業，而崇陽桑沃然。歲爲絹數百萬匹，民慕思之。嘗坐城門，見村氓負菜出，問何自，曰：買之市。詠怒曰：汝居田，不自種蔬以食，願買之市乎？答而遣之。吏自庫中出，鬚甲有錢，視之，庫錢也。杖之。吏勃然曰：一錢何足道，而杖，卽能杖我，寧能斬我耶？詠援筆立判云：一日一錢，千日一千，繩鋸木斷，水滴石穿。自手劔下斬之。申府自劾，蓋自五代來，軍卒凌主帥，胥吏凌長官，風未殄，蜀爲甚。故力振刷如此。淳化中，盜李順陷成都，中官王繼恩來招討，而詠知益州。時關中民轉輸餉西

師，道不絕，而軍饑，詠知鹽價高，民有餘粟也，乃下其估。聽民得以米易鹽，民爭趨之。未踰月，得米數十萬斛，軍中歡呼，以軍儲支二歲備。奏罷陝右運，帝驚詫，喜曰：向益州日以饋軍，請以爲日不給也。詠行方踰月，乃有二歲備，此何事不辦？已，繼恩復成都而驕，兵不復出，日置酒高會，盜行剽諸郡，不擊。詠念盜久，且復蔓，會軍請芻粟飼馬，給之錢。繼恩詬曰：馬不食錢，給錢何也？詠曰：賊餘黨尚多，招安使日頓兵城中，不捕逐，芻粟民所輸，今城外皆寇，當於何得之？吾上章請之矣。繼恩懼，軍乃出。臨發，詠張城門外，舉酒屬軍，校曰：此行當盪平醜類，報

國恩若復老師曠日則此地還爲爾死所矣。由是諸將決奮多克捷。詠揭榜招脇從自首者免。聽歸田。繼恩以爲是且反側也。欲殺以爲功。詠不可。曰。日李順脇民爲賊。今我化賊爲民。奈何殺之。竟遣去。乃他細小事務。彌縫與一體。不爲異也。繼恩有帳下卒。夜縋城遁。得之。立捽入笮井。無知者。蓋翁張如此。而蜀平。已龍猛軍叛。掠懷安。破漢州。報至。詠方燕客。燕如初。掠臨邛。又報復。不問。帥正請出戰。不許。居數日。詠乃言曰。賊始發。不三四日。破數郡。此其勢銳。不可與爭鋒。今氣驕。逼吾城。乃送死耳。請出兵。兵北至方井。當遇賊。必破之。果一戰而平。

時蜀數反側。衆洶洶未有定。方大閱。衆忽嵩呼者三。詠下馬。亦東北望嵩呼。已攬轡行。衆不敢謹。民訛言有白頭老翁。午後食男女者。請厭勝。不許。召賊曹詣市中。緝揚言者。捕斬之。而帖然。或問之。詠曰。訛言興。則沴氣乘之。妖則有形。訛則有聲。止訛與妖。在識斷。不在厭勝也。民有殺耕牛亡者。拘其母。許自首。十日不出。繫其妻。一宿來。詠立判斷之。諸伸縮不拘法。時縱舍。類如此。頃之蜀頗定。詠一意安靜。以其地陝。游手多。遇水旱。輒艱食。乃大脩農政。按諸邑田稅。歲糴米六萬斛。至春以元估平糶之。爲著令。益學校。廢不貢士者二十年。詠察郡人

張及李旼者。賢知學。延獎加禮。敦勉之。已皆登第。而人勸於學。有興作。繕工役。番上滿十日。罷去。夏卯入午休。申復作。冬抵暮。給木札禦寒。工徒皆勸。寢一室。張燈宴坐。無侍婢。閨如也。所斷決。有情法不相抵者。爲判語。宣諭。乃決。大抵以敦風俗。篤孝義爲本。明切快人心。蜀人梓行之。遷工侍郎。知杭州。屬歲歉。民坐私鬻鹽。捕逮者數百人。詠縱遣去。曰。錢塘十萬家。饑者十八九。令不以鹽自活。當何庸爲生。迨秋成。法固在也。會又兩川亂。真宗以詠前治蜀有功效。復以樞密學士知益州。蜀民鼓舞相慶。詠知民之信之也。易巖以寬。一主於惠利。而蜀

復大治。問李旼曰。今百姓頗相信否。旼對曰。公威惠民信服久矣。詠莞然曰。前任未也。此任應稍稍耳。詠訪民間事。不以耳目摘發。專取於人。無幽隱咸得。或問之。詠曰。詢君子得君子。詢小人得小人。各就其黨。詢之。卽蔽匿者鮮矣。初詠入蜀。帝召對。慰諭許便宜從事。遣使撫蜀。命之曰。好謂張益州。渠在蜀。吾無西顧憂。詠患頭瘡。手詔勞之曰。卿治蜀不易。頭中瘡。痊可否。蓋倚信如此。故詠得展誠效。立功名。歸朝。掌三班。領登聞檢院。以腦瘍妨中櫛。求知潁州。帝欲委以青社。令自擇。辭不就。命知昇州。大中祥符加左丞。三年。春。州民以秩滿。借留就

轉工尚書。是秋江左旱。命充昇宣等十州安撫使。進禮尚書而老。初詠與同年生寇準善。在益州聞準大拜。喜曰。真宰相已。而曰。蒼生無福。或怪其言不倫。詠曰。準有相材。他人千萬言不盡者。準片語立決。此其所長。然登用太亟。寡術學。可憂耳。及準出守陝。詠還自成都。準嚴供帳待之。行送之郊。問曰。何以教準。詠徐曰。霍光傳不可不讀。準歸取光傳讀之。至不學無術。莞然曰。張公謂我矣。及丁謂傾準。準得貶。詠歎咤。擲酒杯起。罵丁謂不自休。奏疏言。賊臣謂誑惑陛下。造宮觀。竭天下財力。逐忠良。折陛下心。脊股肱。乞斬謂頭置國門。謝天下。然後

斬詠頭置丁氏門。以謝謂。帝歎其忠。卒。年七十。贈左僕射。謚忠定。計至蜀。蜀人爲罷市號慟。詠本俠豪。又卞急。不喜人拜跪。命典客預戒止。有違者。詠卽連拜不止。或倨坐罵之。已折節爲學。嘗曰。詠幸生明時。得讀書。知禮義。以有今日。不者當爲何人。言貴學也。居恒言。廉不言貧。勤不言苦。忠不言勞。效功不言已能。可以事君矣。又恒言。人大小事。須用智。智猶水也。不流則腐。百小事。不用智。臨大事。寧當有智來耶。又言。臨事有三難。能見一也。見能行二也。行能果三也。謂李旼曰。子知公事有陰陽否。對曰。未也。曰。凡百公事。未著字前。屬陽。陽主生。變通

由之著字後屬陰。陰主刑。刑貴正名。名不可改也。問政曰。信及於民。然後教之。言及於義。然後勸之。動而有禮。然後化之。靜而無私。然後民安樂之矣。改苦店。詠謂之曰。能於病中。移其心如對君父。畏之慎之。靜久自愈矣。詠少謁陳希夷。搏於豹林谷。搏一見。謂之曰。子當為貴公卿。然一生辛苦。猶人家張筵。方笙歌鼎沸時。忽中庖火起。賴子撲之滅也。詠堅求入道。搏曰。子性明躁。安能學道。既而果然。晚以垂崖自號。謂垂每違眾。崖不利物也。

○陳恕字仲言。洪州南昌人。少為縣吏。已折節讀書。舉進士。充度支判官。與使王仁瞻爭事。不屈。具以上。帝直

恕。仁瞻坐貶秩。擢恕工部中郎。知大名。契丹入寇。詔浚城壕。增築工不集。恕捕郡中豪一人。會將吏斬之。豪叩頭流血。乃械首以徇。一郡股慄。功立就。累鹽鐵使。恕有心計。識變通。登宿弊。殆盡。便殿奏事時。得譙讓。輒斂笏却立。蹶踏若無所容。帝稍霽。執前疏折之。至數四。不變。太宗甚蹙之。題殿柱曰。真鹽鐵陳恕。遷禮侍郎。真宗即位。加戶部。恕精吏理。頗刻深。人不敢干。以私前後掌利權。十餘年。強力幹敏。胥吏不敢欺。給母喪去位。哀慕至。羸瘠。起復視事者數月。疾增劇。求館殿職自寬。帝曰。卿求一人可代者。聽卿去。恕薦寇準。遂以準為三司使。而恕以集賢殿學士判院事。準既代。檢尋恕前後典立改革事。類為書。及以所出榜。用新板列之。請恕第請押。恕不讓。押之。自是計使無不循其舊貫者。天下兩高之。帝初改命條中外錢穀數。以聞。久不進。趣之。恕曰。陛下富於春秋。知府庫充實。恐且生侈心。不敢。帝嘉其意。答數之。嘗知貢舉。避嫌。江南貢士多黜落。他所取甚少。而王沂公曾為舉。言歲中拔劉子儀于常選。曰。吾得二俊。皆不世才。時福心者少。望後竟服其知人。及卒。張忠定太息之曰。斯人難得。唯公唯正。為國家斂怨於身。自宋興。言鹽鐵。以恕為稱首。其後有張綸。許士衡之倫。

王禹偁

字元之

濟州鉅野人。九歲能屬文。弱冠舉進士。端

拱初直史館。賜緋衣。文犀帶。寵焉。即日獻端拱箴以規會。詔群臣等邊。禹偁獻策。假漢事爲喻。大都言。兩漢十有二君。言賢明者文景。昏亂者哀平。然而文帝時。單于強盛。候騎至雍。烽火照甘泉。哀平時。呼韓邪。委質稱臣。邊烽罷警。蓋文帝當軍臣強盛之時。外任人。內脩政。使不能爲患者。德也。哀平當呼韓衰弱之際。外無良將。內無賢臣。而致其來朝者。時也。今國家廣大。不避強漢。陛下聖明。何讓文帝。契丹強盛。不及軍臣。單于虜撓。侵邊亦非有候騎至雍。烽火照甘泉之警也。亦在乎外任人。

內脩德而已。臣愚以爲。外則合兵勢。以重將權。多行反間。以謀攜其黨。擇將帥。分率所部。犄角以待敵。而下詔。感勵邊人。使知取燕薊舊疆。非貪其土地。內則省冗官。以寬經費。抑文士。以激武夫。禁游惰。以厚民力。而信用大臣。以咨謀畫。此今日任人行政之實也。帝嘉納。拜左司諫。知制誥。會京師旱。禹偁請自乘輿服御。下至百官俸給。非宿衛士。若邊帥。悉遞減。以答天譴。停歲市。罷工役。近城掘土。侵冢墓者。瘞之。外州配隸。非贓盜者。釋之。然後戒棘州縣。以古者猛虎渡河。飛蝗越境之政。使知所勸勉。仍委宰臣。裁議軍民刑政諸利弊。頒行。但感人。

心必召和氣。未幾以糾妖尼道安貶商州團練副移解州。召拜左正言。帝以其性剛不容物。命宰相戒之。禹偁復句外便養。俄召知制誥。樞密使張宏以循默不任兵。左遷御史中丞。禹偁曰。中丞號執法。尊重而當令循默不任者以充乎。命得寢。遷翰林學士。兼通進銀臺司。多所封駁。會孝章皇后崩。不成服。禹偁言。后嘗母天下。當遵用舊禮。坐謗訕。知滁州。真宗卽位。應詔陳五事。其一言。今西北邊屯戍餽亟。而關輔枵然。宜敕邊吏謹封疆。尋盟好。使輦轂之民少獲休息。其二言。國初土地未廣。財賦未豐。然而擊河東。備北鄙。國足而兵彊。其故安

在。由所蓄之兵。銳而不衆。所用之將。專而不疑。故也。後盡取東南數國。又平河東。土地財賦可謂廣且豐矣。而兵威不振。國用轉急。其故安在。由所蓄之兵。冗而不盡。銳所用之將。衆而不自專。故也。臣本魯人。占籍濟上。異時州止刺史一人。司戶一人。而未聞闕事。其後增團練推官一人。增通判副使判官司理各數人。增監酒榷筭。又數人。舉一州而天下可知也。官冗甚矣。古山澤之利。舉與民共之。自漢以來。盡取以佐國用。如稅茶之法。獨始於唐元和。唐史稱是歲得錢四十萬。今數百萬矣。冗官耗於上。冗兵耗於下。夫是以盡山澤之利。而猶且不

百史一編 卷之六
給也。願減冗兵，併冗吏，使山澤之饒稍流於下。其三言古鄉舉里選，爲官擇人，士脩於家而後揚於國。國初進士，歲不過三十人，明經五十人，重以諸候不得奏辟，士大夫罕有資蔭，故士有終身沒齒不材諸用者。太宗皇帝閱焉，故臨御來，不求備以取人，思拔十而得五，在位二紀，登第萬人，雖有俊傑之才，寧無造次而得宜，糾以舊章，以舉選，還有司使入官不濫，其四言古惟四民而兵不在其中，以農卽兵也。自秦以來，戰士不服農業，已並四民而五矣。然諉曰執干戈以衛社稷，不可去也。漢明之後，佛法流入中國，度人脩寺，代有增加，令天下萬

僧日食米一升，歲用縑一匹，是爲至儉，然猶月費三千斛，歲用萬縑，何況五六十萬之衆哉！此生民之大蠹也。願沙汰毋蠹民，其五言古稱君爲元首，臣爲股肱，則同體之義也。得其人則勿疑，疑其人則勿用。堯舜之盛，委任責成而已矣。願精擇宰相用而不疑，使擇諸司長官，使諸司長官自取僚屬，庶幾垂拱之治。疏奏，召復知制誥，時相齊賢沉不協，意禹偁議論輕重，其間出知黃州，會盜入濮州，禹偁言昔五代之亂，方鎮據城壘，分割者七十年，太祖太宗削平僭僞，天下爲一，其時議者令江淮間州郡毀城隍，散兵撤備，守大郡者僅給常從二十

人小城減五人長吏僅同旅人郡城蕩若平地雖以爲強本幹弱枝葉之術然已過矣臣在滁州值發兵挽漕開城無守以白直代主開閉城池頽圯及徙維揚稱爲重鎮乃與滁無異今至黃州城雉罷甲復不及滁揚有如水旱爲災盜賊竊發當何以待之濮賊之興慢防之形影可見足爲寒心蓋祖宗時削諸侯跋扈之勢杜僭僞覬覦之心勢不得不弭兵世久弊生當疾如轉圜何可以膠柱爲也望許江淮州郡酌民戶衆寡城邑小大並置守捉軍士多不過五百人時蒐閱而漸葺城壁繕甲冑度郡國有禦侮之備便帝嘉納行會州境二虎鬪

死雞夜鳴冬雷禹偁疏引洪範傳陳戒且自劾帝以詢

日官日官言占法守土當之帝爲徙蘄州至月餘而卒

年四十八計聞帝悼惜賻其家禹偁詞學敏贍以直躬行道

爲已任好臧否人物以是爲流俗所忌屢見擯作三黜

賦以見志其卒章云屈于身不屈于道今雖百謫而何

虧天下聞而悲之二子嘉祐嘉言俱知名嘉言登進士爲江都簿真宗觀禹偁奏章嘆之擢

殿中侍御史曾孫汾進士至工侍郎入元祐黨籍

謝泌字宗源歛人也好學有志操端拱初爲殿中丞召試

中書直史館賜緋時上書言事者衆詔閣門非涉僥覲

者乃受泌言今邊鄙多事民瘼孔亟當廣聽納以來忠

言願采其可者毋拒其不可者庶顛顛之情得以上達
淳化中王禹偁請庶官候謁宰相並於政事堂樞密使
預坐乃見杜請託奏可下泌疏駁之曰聞之書言任賢
勿貳去邪勿疑張說稱姚元崇亦以爲外則疏於接物
內則謹以事君真大臣之事今天下至廣萬幾至衆陛
下以聰明寄之輔臣輔臣以耳目寄諸百吏自非接下
何由周知若獨於政府候見旅進旅退豈能廣視聽而
盡下乎且元首腹心本同一體奈何疑宰相爲私而行
衰世之事也帝爲寢前詔仍以泌疏送史館會脩正殿
施采繪泌疏諫命代以丹墀拜左司諫賜金紫賜錢三

十萬時群臣升殿言事者得報可許專達有司頗容巧
妄泌請自今政事送中書機事送樞密金穀送三司覆
奏已乃行從之解送國學士多黜落士群聚喧詬懷瓦
礮伺泌出擊之泌請對自陳命兼侍御史知雜事以御
史知雜則導從嚴人避憚之也出知湖州遷主客郎中
知虢州真宗初泌應詔言請省不急之務削煩苛之政
抑奔競求直言以致太平先朝侯莫陳利用趙質之流
喋喋利口以伺察爲忠上下洶洶賴先帝聖聰驅逐之
而定然爲患則已深矣宜爲永鑒又言成康刑措由任
周召文景清靜不易蕭曹故輔時佐主建不拔之業類

非市井走塵之吏所能任也。惟倚老成輔政，使得輸忠力，皆天下大體。然不久於朝，出知同福、荆南，所至民思田錫。字表聖。嘉州洪雅人，耿介寡言，自布衣時，已有意風化。舉進士，歷官左拾遺、直史館，進封事，論軍國要機者一。朝廷大體者四，其論要機言王師平太原二年矣。而軍功未酬，願因郊籍頒封賞，以駕馭戎帥。其論大體言聖人務廣德，不務廣土。交州瘴海，得之如獲石田，無所用之。願脩德以來遠。一。今諫官不聞廷爭，給事中不聞封駁，左右史不升陛記言動，侍御史不彈奏，中書舍人未嘗訪以政事，集賢院雖有經籍，無職官，秘書省雖有

職官無圖籍，名實不正。此庶事所由圯也。願擇人任官，使各司其局。二。今寓縣平寧，京師富庶，闕西苑、廣御池，下至軍營、馬監、佛寺、道觀，悉皆營建，而尚書省、郎曹無本局，尚書無廳事，九寺三監，寓天街兩廊，貢院就武成王廟，非太平之象。願罷諸工役，脩省寺，以列職官。法獄官枷杻鉗鎖，其長短有度，輕重有數，並載刑書。未聞以鐵爲枷者也。唐太宗觀明堂圖，見五臟繫背，爲減笞背。今時隆平，將措刑不用，而酷吏猶恣情虐用，請一約之法。四。疏上帝詔褒答，賜錢五十萬，或謂錫宜少晦，以遠讒忌。錫曰：事君之誠，惟恐不竭。况天植其性，豈可以一

賞回奪耶。爲河南北轉運使。驛書言。居邊任者。規馬牛細利。矜捕斬小勝。爲功伐。而賈怨結仇。此動靜安危之機。願慎慮申救。徙知相州。改睦州。應詔言。天下混一。時久承平。而刑罰未省。水旱荐至。何謂太平。而左右侍從。不復補拾遺闕。致陛下以太平自詡。宰相平章政務。秉天下樞要。誠賢當信而用之。非賢當慎而擇任之。豈可置之爲具臣。而遇之若衆人也。帝嘉納。召知制誥。作開寶寺塔。塔高三百六十丈。費億萬踰數年未成。錫疏諫。會大旱。錫言。陰陽失和。乃調燮倒置。上侵下職之過。出知陳州。真宗初。以吏侍郎知秦州。未行。以星變。應詔言。

夏州要地。李繼遷叛。臣不當舉要地。畀叛臣。又不當復姓名附屬籍。此時事舛誤之大者。又言密院公事。宰相不得聞。中書政事。樞密不與議。致兵謀不精。國計未善。疏奏。立召對。獎諭。尋召爲諫議大夫。疏時政得失。指斥在位甚衆。退。悉焚草。曰。直諫。臣職也。豈可藏其副。示後。賣直耶。及卒。遺表勸上以慈儉守位。以清淨化民。居安思危。在治慮亂。帝覽之。謂相沆曰。田錫直臣也。朝政有闕。失方入。思慮。錫章疏已入矣。爲嗟惜久之。贈工侍郎。

○朱昂。字舉之。京兆人。好學。有清節。恬於榮利。官翰學。兼雍王府翊善。十五年不調。居內署。非公事不至兩府。乞骸骨。召對。敦諭。請彌切。拜工侍郎。致仕。濱行。延見。命坐。賜宴。玉津園。兩制三館咸在。詔賦詩餞行。時弟協仕。

為主客郎中。昂以書招之。協亦告老歸人比之漢二疏云。卒年八十三。門人謚正裕先生。

○李垂字舜功。聊城人。咸平中。第進士。累起居注。丁謂入其黨中。出知亳州。明道中。還朝。所親迎謂之曰。舜功文學議論名天下。今且用知制誥矣。第宰相以未相識為解。蓋見諸垂曰。我昔謁丁崖州。乾興中。已入翰林為學士矣。今老大寧能附炎熱。視人眉睫。冀推挽乎。道之不行命也。又出知均州卒。

論曰。張忠定。故豪俠人也。舉西蜀於傾側擾攘之中。而按堵之。不謂之變。由通濟歟。然智沉而勇深。則學之力也。至以博陸傳。勗萊公能負重。而諷之於學。宜淵哉乎。有味其言矣。王元之論冗官。冗兵。論外輕。中汴宋要窾。而今宰臣不得宴見客。微謝宗源。其無乃已迫乎。然當

太宗真宗時。二人者。與田表聖均。可謂撓直不撓矣。

李迪字復古。濮人也。深厚有器局。舉進士第一。歷知制誥。

真宗幸亳。為畱守判官。知亳州。代歸。會唵斯囉叛。帝內憂關中。進右諫議大夫。集賢院學士。知永興。軍陝西。都轉運。已入為翰林學士。時頻歲旱蝗。請對言。祖宗置內藏。本備邊。及凶荒。今邊幸無事。願舉以振窮民。帝許。借金帛數百萬。迪曰。天子於財無外內。願即賜三司。何謂借乎。帝說他日。召問曹瑋在秦州。請濟師。未許。而請罷怯也。誰當代者。迪曰。瑋知唵斯囉入寇。意且窺關中。請濟師。非怯。瑋有謀畧。諸將所不及。未易其代。願安之。且

陛下重發兵豈以將上玉皇號惡兵出宜秋門耶誠惡之獨分遣關右兵以其半赴之可矣帝喜問關右兵幾何對曰臣曩使陝西籍兵以方寸小冊識之今在佩囊中帝大喜取觀即目內侍取筆札令疏當留及當赴塞者以遣已太息曰真所謂頗牧在禁中也非久而哨廝羅果犯塞帝立召迪問瑋備禦何如可得勝乎對曰必勝帝曰卿何自知之對曰哨廝羅兵遠來謀聲言以某日下秦州會食意以激怒瑋而瑋勒兵不動此以逸待勞以靜制動臣以是知其必勝也帝曰善居數日瑋捷奏果至帝由此益重迪及為相適帝不豫宰執以祈禳

宿內殿時太子幼荆王元儼有威名以問疾留禁中累日不出迪患之未有以遣也適內司有以金盃貯水過前者問何之對曰王所須迪取案上筆攪水中令墨令持去王見之大驚意中宮忌惡之毒之也即上馬去帝將立劉后迪數諫誅周懷政欲責及太子迪力寬譬寇準罷迪憤相丁謂罔上弄權請與謂俱罷以得貶事具帝紀中太后崩復相以左右三司使范諷罷知亳州徙相州以侍讀糾相夷簡降太常卿知密州改戶尚書知兗州元昊攻延州急迪上書願守邊天子甚壯其意然不聽也除彰信節度知天雄請老還京師帝數使問勞欲召見以疾辭卒贈司空侍中謚文定

魯宗道字貫之。亳州譙人也。性剛正嫉惡。真宗時官太子諭德。帝遣中使召對。適微行。飲肆中。久乃至。中使曰。倘上怪公久。當何云。曰。質對耳。曰。然則當得罪。宗道曰。飲酒人之常情。欺君臣子大惡。入見。帝問何遲也。對曰。王臣有里人自故鄉來。臣貧無杯盤。就酒家飲之。退問中使。中使以宗道語對。帝歎其誠直。天禧初。詔兩省置諫官六員。所上章由閣門進。不召對。宗道曰。章奏辭難盡。面對。庶誠可通。乞面對。而上奏自通政司入。從之。嘗論奏忤旨。自請曰。直諫臣職也。而陛下厭之。豈欲臣尸素曠官乎。必尸素。臣恥之。不能一日居也。請賜罷。帝慰勉。

而遣章獻臨朝參大政。屢奏謹言。語具帝紀中。時執政多任子於館閣讀書。宗道不請。曰。館閣當育天下英才。豈當令純袴子以恩澤處耶。樞密曹利用恃權爲橫放。宗道屢面折之。貴戚憚懾。目爲魚頭參政。因其姓美其骨鯁也。卒。贈兵尚書。謚肅簡。

薛奎字伯藝。絳州正平人。第進士。授隰州推官。平反冤獄。改儀州。部軍餉積雨。麥漬腐。運使欲劾治。奎曰。兵久矣。民轉輸疲苦。今幸不乏興。安用以陳粟重困民爲乎。且積雨非罪也。事得已。改大理丞。知莆田。蠲魚蒲稅。遷殿中丞。知興州。州有錢監。歲調兵三百人采鐵。而課入不

償費。奎不調更而課充。擢龍圖閣待制。權開封。嚴擊斷。京師肅清。權御史中丞。真宗以世平。數召大臣宴。大臣有被酒醉失儀者。奎言非所以重朝廷。帝益莊。章獻臨朝。契丹使願望見太后。且言南使至未嘗不得見契丹后也。奎辭之曰。皇太后垂簾聽政。雖本朝臣未嘗得一望清光。虜語塞而止。有譖奎漏禁中語者。改集賢學士。知并州。改秦州。州宿重兵。軍食常不給。奎務儉約。謹商筭。教民水耕。歲積粟三百萬。征筭三千萬。覈民隱。田數千頃。又得芻粟十餘萬。軍儲以豐。加樞密直學士。知益州。蜀喜亂易搖。奎順其俗。稱惠利。而時破姦伏。中憎之。

嘗夜燕。戍卒譖殺人。民四走。奎宴自如。而密遣吏捕殺之。坐客無知者。久之。參大政。剛毅守節。不苟合。每事不可其意。憤歎咄咄爲不食。或曰。何必然。拊膺曰。吾上慚古人。俯愧來世耳。諫。然罷卒。贈兵尚書。謚簡肅。奎性明。知人。掌吏部選。見范仲淹。龐籍。輒期以公輔。奇歐陽脩。欲妻以其女。後皆爲名臣。

蔡齊字子思。洛陽人。舉進士。真宗覽其賦。異之。擢舉首。曰。宰相器也。比召見。儀冠偉然。帝大喜。詔金吾給七騶。傳呼寵之。判兗州。守嚴急。濟之以寬。改維州。有僞刻稅印。爲姦利者。獄連數百人。更十年不決。齊嘆息曰。必盡法。

使民無所逃過也。爲解散其獄。風化大行。真宗崩。相丁謂欲致齊。許以知制誥。齊堅謝不應。謂敗入翰林爲學士。明肅脩景德寺成。詔爲記。命宦者羅崇勳謂之曰。記成。參大政矣。齊故遲不上。數趣終不進。明肅怒。出守西京。以便親。改密州。會歲饑。弛鹽禁。予民。或問之。曰。使民得賈海水療饑。不亦可乎。召爲御史中丞。民訛言荆王爲天下兵馬都元帥者。帝怒。置獄鞫。連逮數百人。齊迹其所來無端。爲帝言。妄言獨起於細人。不足治。治之。恐荆王自危。一夕疏三上。帝悟。笞數人而解。拜樞密副使。交趾民款宜州。自歸者數百人。議者請勿納。齊以爲蠻

去殘酷歸有道。宜寘之荆湖間。予閒田。令自營。今却之。必不能自還。正當入山谷中爲盜耳。此他日之憂也。爭不得。後蠻果爲亂。遷禮侍郎。參大政。與相曾相左右。曾罷。以戶侍郎知潁州。卒。贈兵尚書。謚文忠。齊方重。有風采。居大位。謙退不伐。少與徐人劉顏善。顏罪廢。齊上其所爲書。得復官。顏卒。又以女妻其子。人服其德厚。齊未有子。

以從子延慶後卒。遺腹子生。延慶籍產歸焉。歷官所至有惠政。至吏侍郎。

晏殊。字同叔。撫州臨川人。七歲。以神童薦。時真宗方親策進士。士會廷中。數千人。宮臣衛官咸在。圍聚觀。殊不自懾。試文。文立就。帝賞歎。賜同進士出身。後二日。召試詩

賦論殊自白。臣私習此賦。臣不敢欺。請他題。帝益咨重之。命爲秘書省正字。使悉讀中秘書。自是出入館閣。掌書命。仁宗以昇王出閣。選爲府記室參軍。王爲皇太子。充太子舍人。進左庶子。太子卽位。遺詔明肅太后權聽軍國事。相丁謂。樞使曹利用。欲以兩府首僚攝百官。得獨見奏事。群臣莫敢難。殊建言。請百官具得奏事。太后垂簾聽。皆毋得見。重至尊。議遂定。真宗末年。倚信殊。每諮訪。率用方寸紙細書問之。殊答已。具以其藁進。人莫之知也。及是。帝閱真宗閣中章疏。得殊所進藁。類爲十卷。藏之。始知其獻替多。至於此。進樞副。張耆以太后舊

恩爲使。殊論其不任。忤太后。從幸玉清昭應宮。從者持笏至。後殊怒。以笏撞之。齒折。爲御史所糾。罷。尋參大政。太后崩。罷知亳州。徙陳州。已。拜樞密使。西師起。請罷內臣監軍。請毋以陳圖示諸將。令應變爲攻守。又請率先天下。出宮禁中長物。以佐邊。他司斂財賄者。悉罷。還度支。一利權。旣得相。元昊平。而諸賢並登。殊有力焉。正言孫甫。蔡襄言。宸妃誕生聖躬。而殊誌妃墓。沒不書。又役官兵治儼舍。規利出守西京。然章獻方臨朝。誌何得斥言所役兵。乃輔臣例宣借者。非其罪也。久之。以病還京。師時年六十有五矣。先帝臣與帝東宮舊人。無在者。殊

入見帝閔然曰。予舊學之臣也。畱侍講邇英閣。明年病不能朝。敕太醫日夕視。敕有司除道。將臨視。殊泣曰。殊無狀。乃以疾病憂吾君。上奏曰。臣疾少間。行愈矣。無何卒。帝震悼。臨其喪。以不卽視爲恨。贈司空兼侍中。謚元獻。殊剛簡清儉。遇人一以誠。在大位。與賢士大夫尊酒相對。油油無間也。聞一善。稱之如已出。又明於知人。當世名士。范仲淹。孔道輔等。皆出其門。富弼。楊察。其子壻也。少篤學。迄老病不怠。敏於爲政。而務以寬簡便民。自五代亂。天下學久廢。興學造士。自殊始。其居家嚴。雖子弟進見。有時。未嘗爲乞恩澤。壽考。子孫福履稱最盛云。

杜衍。字世昌。越州山陰人。束髮勵操行。篤學。舉進士。歷知乾鳳翔永興天雄。聽覆精敏。決疑獄。稱神。吏吐舌自却。制法施於民。則簡而易行。知乾州。未滿歲。徙鳳翔。民爭之界上。夏人叛。陝右困於科調。衍守永興。語其人曰。吾不能免汝。汝聽我。能令汝不勞。視物有無貴賤。度道里近遠。寬期會。爲貿易轉輸。物不踊。而車牛芻秣宿食。來往如平時。比他州。費省十六七。他州民有破產不能足。至自經死者。遷轉運安撫使。所屬吏有偷惰者。委以事。使不得自暇。有不慎。敕者。諭以禍福。使自還。未嘗遽譴怒也。因而遷善者甚衆。其有文學政事殊絕者。雖不識

面力薦之。其隨能引拔。卽寸善不棄也。爲御史中丞。言中書樞密古三事大臣。所謂坐而論道者也。止隻日一對前殿。何以盡獻替。宜迭召見。命坐。令自竭。又請次州郡。遠近戶口多寡。課官吏脩常平法。廣儲蓄。州郡闕母錢。出官帑助之。而察其名供軍借移者。仁宗親政。召判吏部流內銓。始視事。一日而選者三人。爭一闕。吏受丙賕。對曰。當與甲。乙不能爭。授他闕。居數日。吏教丙訟甲。有他負不當得。因奪之。衍悟爲所賣。召與乙。乙謝得他闕。不願也。衍笑曰。吾未知法。故耳。命諸曹各具科格以白。旣具。問曰。盡此乎。曰。盡矣。因閱視。具得其本末。明日

令諸吏毋升堂。各坐曹行文書。銓事悉自予。吏不得爲姦。聲動京師。元昊反。遷工侍郎。知永興。以太原虜衝。加龍圖閣學士。知并州。召權知開封。開封治輦轂。若劇繁。苦權要干請。衍獨有餘力省民事。權要自憎。不敢干以私。元昊反。夏竦議大舉。先人奪其心。相士遜得象夷簡。並主之。衍以爲僥倖。非萬全計。爭甚力。大臣至以沮軍。詆衍。持不變。而師果失利。擢同知密院事。宣撫河東。召爲樞密使。與范富韓二人者同政。二人欲盡革弊事。脩綱紀。衍力左右之。內降恩。率寢格不行。積至數十通。輒納上。帝謂歐陽脩曰。外人知杜衍封還內降未。對曰。未

也。帝曰：衍大助朕，凡有求於朕，以衍不可告之而止者，視所封還多矣。已。契丹與夏人構，各宿兵屯邊。范仲淹自請出行邊，以師從。衍言：二國方交鬪，勢不暇及我，無所事兵。仲淹故父事衍，爭議急，詆衍語直切，衍不爲恨。然契丹卒不來，契丹督劉三嘏亡命來自歸，輔臣請館之，訊虜陰事，衍不可。曰：違約誓而納叛亡，曲在我矣。且天下之惡一也，三嘏爲契丹近親，而叛君來歸，豈可與謀國乎？詔從之。而定。及言者攻仲淹，弼有嘖言，衍力爭，不得在位，僅百二十日而罷。知兗州，請老，封祁國公。卒。遺表言：願無以久安而忽邊防，無以旣富而輕財用，宜

早建儲貳安人心。語不及私。年八贈司空，謚正獻。始天下以浙人輕，易動而少立。衍自幕府至監司，人猶未之信。及官兩府，亮直忠信，於帝前累執奏不移。始頌共嚮服之。其語人曰：士君子當履中道，不宜矯飾過實。又戒以韜晦。曰：始仕而露圭角，是自禍也。又嘗曰：居官清慎，但默而行之，必無求人知。苟求知，將讒譖者衆，祇自禍耳。在政時，韓公爲樞副，事至，目韓公曰：經大諫，目未如經目者，押行矣。推誠布公，至於此。及歸老，拳拳憂國之忠，時見顏面。第宅卑陋，厖厖數十楹，居之裕如也。或勸其爲居士服者，曰：宦老而謝事，尚欲竊高名士耶？冠裳

儼然疾病。戒其子努力忠孝。斂以一枕一席。小墳單冢云。

龐籍

字醇之

單州武成人。少有器識。舉先產盡讓其二兄。

舉進士。除開封府曹尹。薛奎歎以爲宰相器也。爲刑部詳覆官。轉對言。舊制不以國馬假臣下者。重武備也。樞密院以帶甲馬。借內侍楊懷敏。群牧所覆奏。帝爲賜一馬。未三日。又借之。是相與爲欺。往百官上奏事。下中書密院。近墾書內降寢多。啓侍門。往公主子毆吏。輒停任。近作坊物料主吏盜官物。輒逃匿戚里家。吏不敢問。郡縣當奉法。杖屬吏。祥符令。檢下稍嚴。胥吏相率空縣去。

覆罷令。是吏清強者。必且自沮奪。帝爲悚聽。擢殿中侍御史。章獻崩。帝親政。首言。陛下躬萬幾。用人宜辨邪正。採公論。大中祥符來。左右頗以奇巧自媚。後苑珠玉之工日盛。願一意以儉約爲師。所糾劾無顧望。中丞孔道輔歎曰。今御史多承望。要人風旨。獨龐君。天子御史耳。坐劾范諷不如奏。言宮禁事失實。出知臨江軍。除陝西轉運使。元昊反。進龍圖閣學士。知延州。已爲經畧。招討使。行視邊要害。置堡砦爲守。部將狄青有武力。倚用之。悉復所亡地。青澗吏訟帥世衡不法事。下籍訊。籍奏言。世衡披荆棘。立青澗城。若一一拘以文法。則邊將無所

措手足。詔勿問。會元昊師久。國頓弊。欲輸平。而天子亦厭苦兵。密詔籍招納籍。籍乃歸。剛浪唳前所遣使。以通意。元昊喜。報命。然書辭故桀敖。帝詔詞臣草報書。下籍。許之。書稱剛浪唳太尉。籍持不可。曰。太尉。天子三公。非陪臣得稱。使剛浪唳稱之。則元昊終不可得臣矣。今其書自稱。寧令仍本稱稱之。義無嫌。踰年。元昊乃上書。稱男。稱父。不稱臣。籍言。名體未正。持不上。夏使曰。子事父。猶臣事君。不稱臣。非慢也。請得至京師議之。籍部致闕下。密疏言。羌久不通和市。國人愁怨。今辭理寢順。必有改事中國之心。請謹所以御之者。帝采用其策。而元昊諭

平。籍在邊。每軍行。因糧於敵。馬芻皆卒自刈。還其直。諸軍興費。皆出調度。不及民。民以不困。及召入。民遮道泣送。籍既爲樞副。以公私匱乏。請併省官屬。請汰士。請退近塞兵。就食內地。尋得相。儂智高反南方。王師失利。樞副狄青請自行。諫官韓絳言。青武人。難獨任。請以侍從文臣爲之副。籍爭之曰。屬王師屢敗者。以大將勢輕。偏裨得自用。無稟承。故也。青起行伍。備位。若以侍從臣副之。彼視之。蔑如。青號令不復行。青沈勇。有智畧。幸專以西南功責之。臣任其必成。於是詔額南諸軍。皆受青節度。而師果有功。青還朝。帝欲以爲樞密使。籍曰。昔曹彬

下江南。太祖猶靳樞使。不之與。今青功未及彬。而以爲使相。則富貴已極。且青起行伍。備位衆論。紛然以爲國朝未有其比。今幸而立功。浮議方息。若賞之已過。是使青益爲衆所疾也。臣所言。非惟國體。亦以爲青謀。持累日不上。而議者多謂賞不酬功。石全彬復爲青訟功。竟以爲樞密使。而青果速謗。居無何。坐御史絳糾堂吏受賄。罷知鄆州。已帥昭德軍。知并州。還入對。會新相文彥博富弼。天子意自喜。謂籍曰。朕用二相。何如。籍曰。甚善。副天下望。帝曰。誠如卿言。文彥博。人猶謂其有私。至於弼。萬口一辭。賢之也。籍曰。臣頃與彥博在中書。實無私

惡之者。毀之耳。弼未執政。朝士大夫。未嘗與爲怨。故交口譽之。異時柄政。以公議格天下事。將譽者。轉而爲毀矣。陛下旣知二臣之賢而用之。幸堅信久任。若以一人言而進之。又以一人言而疑之。臣恐太平之功。未易致也。帝曰。善。時籍以帝進退人。驟易而倚注二相。故豫爲地如此。亦因以自明。改知定州。請老。得召。請益力封賴國公。致仕。卒。年七十六。贈司空。謚莊敏。

王堯臣。宋州虞城人。字伯庸。舉進士第一。元昊反。使陝西。體量安撫。將行。言故事。使者所至。獨稱詔勞。官吏將校。而止。不及民。自元昊反三年。關中民與苦甚。請班詔勞。

來仍諭以賊平蠲租賦二年慰其心從之使還言賊犯邊不患不能入而患不能出賊來如風兩人自爲戰雖並塞有鎮城砦堡兵衆寡不敵勢不能有禁禦其入易矣比旣入我地分行鈔掠虜人畜輜重厭足而後反則情歸也若以精兵乘險隘扼控而旁設竒伏縱擊之此豈易出哉竊伏計陝西兵二十萬可戰者約不下十萬以散屯四路故勢分而不專以二萬人屯渭州援鎮戎山外諸州二萬人屯涇州爲原渭聲勢二萬人屯環慶萬人屯秦以制其奔衝涇原最近賊最要害以三萬人屯其中四有急輒赴而益團土兵以佐之將賊不敢深

入入必衄矣時韓琦坐好水川敗徙秦州范仲淹坐擅復元昊書降耀州堯臣言二人忠義智勇不當置散地而薦种世衡狄青可任將明年賊大入鎮原仲淹將慶州兵入擊却之帝思堯臣言始復以琦仲淹爲招討使而堯臣復安撫涇原堯臣言陛下復用琦仲淹幸甚然將不中御古也願許便宜行四路帥帶經畧使名者尚九人各置司出令爲牛羊九牧請罷之因論沿邊鎮制及備禦之策以上皆報可下本西事功成以琦仲淹忠勇有遠畧而堯臣實規畫之也初曹瑋開山外地置籠竿等四砦募弓箭手給田使耕戰自守後帥失撫御奪

之田衆以怨畔。堯臣過境上。作書射城中。諭禍福。遂降之。爲申明約束如舊。而事平。以學士權三司使。時軍興費廣。內都知張永和建議。收民僦舍錢十二三。以佐興。堯臣曰。此衰世之事。召怨而攜民。夔轉運。請增鹽井課十餘萬。又以爲國恩未能被遠人。而猝牟厚利。斂怨不可許。獨推見財利出入盈縮之原。而搜剔其蠹。敝根穴畢去之。罷副使判官不可用者十五人。更薦用其材且賢者。期年。償內藏錢數百萬。明年。餘賦積有司者數千萬。遷樞副參大政。卒。謚文安。

論曰。昭陵初。國風習淳質。未大變。魯薛二參知。特樸忠

有先進風。蔡方正不阿意。而仁心爲質矣。宴公以少雋顯。至壽俊終始一德。祁公吏事斤斤明察。而大受廓然。此何可以先痿小知病哉。夫固有特厚也。龐醇之於西事。持銜勒最謹。王伯唐。肇畫涇原秦鳳事。至精。韓范倚成焉。乃其罷九經畧使。罷文臣爲副。專委任。愛狄武襄以德。務全其功名。具可爲後法矣。

包拯

字希仁

廬州合肥人。第進士。除大理評事。知建昌。以

親老辭。不就。得監和州稅。重違養。棄官歸。比親沒。廬墓終喪。猶徘徊不忍去。久之。乃赴調。累知端州。州歲貢硯。前守緣貢。率科數十百硯。爲賂遺。拯至。取及額而止。蒲

歲終不持一硯歸。累監察御史。言國家歲賂契丹不可久。宜練兵。選將爲邊防。請重門下封駁之制。申錮賊吏。法慎選守宰。諸蔭子孫者。必考校。乃任轉運使。披細故。劾下吏。令吏不自安。皆國體大者。累三司使。秦隴斜谷。務造舡材。木率課民。又七州賦河橋竹索數十萬。悉奏罷漳河濱壤沃。人不得耕種。邢洛趙三州田萬五千頃。以芻牧棄不耕。請舉以業民。解州鹽。請通商。以天章閣待制知諫院。數論斥權倖。請廣聽納。辨朋黨。惜人才。不主先入之說。請罷內降恩。除龍圖學士。河北轉運使請罷河北屯。分實充鄆曹濮間。練土兵。少給之餼糧。此其

費曾不當屯兵一月之直。而兵則精矣。石權知開封舊制。訴訟者不得徑造庭。爲威重。拯開正門。令直前陳曲直。吏不能欺。給貴戚宦官築園榭。侵惠民河。悉毀去。權倖斂手。發摘姦伏。無遺隱。雖童稚女婦。舉以爲包龍圖。神明也。遷御史中丞。請上立繼嗣。帝曰。卿欲誰立。拯對曰。主臣臣所爲請者。爲宗社萬世計也。陛下問臣欲誰立。是疑臣以私。臣年七十。且無子。豈復邀後福哉。帝悚然曰。當徐議之。劾三司使張方平。罷之。用宋祁。又劾罷之。命權三司使。避不拜。久之。遷樞副。卒。贈禮尚書。謚孝肅。拯峻介。不苟合。不僞爲色。辭假人。平居無私書。至親

故咸絕京師為之語曰關節不到有閻羅包老至以其
笑比黃河清而吏事惡苛刻未嘗不推以忠恕也飲食
雖用雖貴如寒士著令子孫不得蓄姬媵仕宦論職者
生不得入廟死不得葬先塋

初有子曰繼判潭州卒妻崔守死不嫁極出其勝歸

外家然有娠崔謹視之已舉子以為後曰緹

州廉官尚書郎道輔幼端重為寧州推官州天慶觀有

大蛇近人不驚一郡神事之州將率官屬往謁道輔

前以笏擊蛇碎其首斃之觀者驚愕後妖息以莫不歎

服章獻臨朝召為左正言受命日即奏樞使曹利用尚

御樂羅崇勳竊威福宜斥對移晷得允乃後退除龍圖

閣待制使契丹契丹宴優人以先聖為戲斬之道輔馳

然出契丹主貽懷主客邀還坐令謝道輔正色曰中國

與北朝通好宜相接以禮今俳優侮先聖而莫之禁此

北朝過也何謝道輔故愚岸又語端氣直侍宴者莫不

栗然肉悚嚴之也巳乃酌大卮前謂曰天寒飲此致和



氣道輔曰不和固無害既還言者以為生事帝召問對
曰契丹北為異水所困勢何能為異時漢使至為所侮
輒不較中國將益輕故爭之遷御史中丞皇后郭氏廢
率諫官伏閣爭出知秦州徙除兗州復入為中丞益彈
劾無避風采肅然相士遜素忌參政琳又疾道輔欲逐
之會有獄連琳帝意薄琳士遜給道輔言上顧程公厚
今為人詆誣盍救諸道輔信之入對言琳罪薄不足治
帝果怒以道輔黨大臣為欺出知鄆州已道輔知為士
遜所賣意快快行至章城發病卒天下
聞而悲之子宗翰權知徐州治有名

蔡襄字君謨興化軍仙遊人謹正重然諾景祐初為館閣

校勘作四賢一不肖詩顯明臧否慶曆中范富諸正人
用又言聽諫非難用諫為難廣上意者也其後唐介以
廷爭過激觸帝怒不測請全貸諸具帝紀中時天子寬
仁言事臣甚寵日進見而襄遇事感激無回撓所補益

尤多。天子至賜其母冠帔寵焉。出守福州。徙泉州。勸學興善。郡士周希孟以經術教授。襄親執經從問質。處士陳烈陳襄鄭穆以德行著。皆折節下之。俗有凶喪。奉浮圖會賓客。為豐侈。破產不厭。襄為令禁止。俗有疾信巫覡。斷絕之。擇民聰明者教以醫藥。作五戒。諭子弟之不率者。復古五塘以溉田。又奏減民丁口稅之半。閩人安利之。距泉二十里曰萬安渡。絕海而濟。多覆溺。襄立石為梁。長三百六十丈。種蠟於礎以為固。又植松七百里。蔭行人。至今賴焉。治開封。談笑無留事。善破姦隱。吏不能為欺。主三司。較天下盈虛得失。量入制用。國大喪大



慶皆倚辦。沛然若有餘。朋友之喪。不御酒肉。為位哭。盡哀。文章清道。工書札。仁宗愛之。御製文。必詔襄為書。學士撰溫成皇后碑。命書。不書也。卒。贈吏侍郎。孝宗時。曾孫沈請謚。

謚忠惠。沈清。潔孝愛。所蒞有惠政。官至吏尚書。○余靖字安道。韶州曲江人。舉進士。以集賢校理。與尹洙以范仲淹故得罪。慶曆中。仲淹召大用。天子識二人名。親署洙右司諫。靖右正言。時大臣建議脩都城。靖曰。王者守在四夷。今無故而脩都城。是舍天下之大不專。而為嬰城自守計也。開寶谷災。得舊瘞舍利。迎入內。傳頗有光怪。將復建。靖力爭得寢。見異教考論。夏竦王舉正。不宜在兩府。論張堯佐。不宜以脩媛故得用。皆大者。太常博士王翼。鞠獄西京。還賜服。靖曰。前工部郎呂覺。以治獄祈恩。陛下諭之曰。朕不欲因鞠囚故。與人恩也。覺退。以語臣。臣書之。起居注。為後世法。今賜翼服。外人不知。將謂翼深文重法。希陛下意。而取此寵也。是非與奪。貴乎一體。願裁慎。權知制誥元昊請和。議許歲賜三十萬。靖爭之曰。往景德之患。虜近在封域之內。先帝止

捐金縑三十萬予之。今西事遠在邊鄙而許與過適臣
 恐啓戎心而疲國力也。且契丹聞之何渠不生覬覦心
 乎。戎事有機國力有限願幸無忽。元昊既歸款將行冊
 會契丹以夏援党項遣使言請為中國討賊毋與和靖
 言契丹挾詐不可聽請得使即遣靖卒屈其議而還靖
 使所過必籌所為備邊御敵者事各用一字為識書之
 笏入對帝見之問笏所書者何靖以質對帝方憂邊大
 善之。詰其字一。一就問竟所畫乃罷。其後西師解嚴北
 亦無事。靖有力焉。官至工
 尚書卒。贈刑尚書。謚曰襄。

王素

字仲儀

文王公旦子也。舉進士。累知諫院。京師旱。太

史言。月二日當雨。帝期以旦日。禱西太一宮。素曰。臣非
 臺史。然竊伏揆之。知是日不雨也。帝問何也。對曰。臣聞
 至誠動天。陛下幸其且雨而禱之。是不誠不誠。其何以
 動天。帝為悚然。曰。明禱醴泉觀。素曰。醴泉近。陛下豈憚

暑。難遠出耶。願為生靈自強勉。帝耳為赤。以厥明。出禱
 太一宮。召素從。是日。日熾烈甚。炎氛翳空。比還。天大雨
 震電。帝喜甚。曰。卿之力也。王德用進二女子入宮。素聞
 以為言。帝召諭之。曰。朕真宗皇帝子。卿王文正子也。有
 世舊。非他人比。進女事。有之。然在朕左右矣。當奈何。素
 頓首曰。臣之憂。正恐在左右。帝動色。立遣二女出宮。而
 賜素銀緋。帝欲置相。難其人。以問素。素曰。置相。大事也。
 臣何人。得與固問之。對曰。惟宦官宮妾。不知名者。可耳。
 帝曰。如是。則富弼。素頓首贊決。於是召弼相。素與同列。
 有奏糾忤旨。眾引退。獨固爭。必得允。乃退。時目為獨擊。

鶻出按察淮西。時新置按察。類苛責細小。素獨持大體。所批繩。必貪猾為民害者。下吏畏愛。已宣撫陝西。原州將蔣偕。建議築大蟲堡。扼敵衝。敵攻撓之。不得城。偕懼。自歸死。素曰。若罪偕。是墮敵計中。獨責使自効。總管狄青言。偕往必敗。不可遣。素曰。偕敗。總管行。總管敗。素行矣。卒城而還。知開封。天大雨。蔡水溢入城。詔塞朱雀門。素私念。帝不豫。兵民廬舍多覆壓。眾恒懼。奈何更塞門。駭眾乎。命止役。開封劇。素以三公子。少知名。出入侍從。將帥久。頗厭事。事不治。盜賊數發。為御史所糾。出知許州。治平初。夏人寇靜邊。帝憂邊。以素鎮原。渭有功。召拜

端明殿學士。復帥渭。蕃夷長老皆相賀。敵聞。解散去。拓渭西南城。濬隍。居三歲。積粟支十年。屬羌來納土。因增募弓箭手。教以行陳出入之法。自督之。舊弓箭手領於兩巡檢。素曰。夫是非募民兵意也。遣歸耕。有警。乃團集。士益感奮。嘗張宴。民謹傳寇至。走入城。素曰。吾在此。敵何敢犯我。此訛也。下令。稱寇至者斬。有頃。候騎從西來。果妄也。熙寧初。知太原。天雨水。命具舟。而汾水驟至。賴以全。以工尚書致仕。卒。謚懿敏。

從兄質。字子野。亦賢。有錢者百餘人。頗自喜。質問所從。得守曰。吾以術鈎得之。質慨然曰。仁者之政。以術鈎人。致之死。而以爲喜乎。守慙服。知荆南。有婚訟。訴貧無貲。以後期。與俸錢。使卽婚。判吏部流內銓。或請更選法。質曰。法具在。如權衡。在執

法者不欺其輕重耳。豈必更哉。平生篤倫誼。樂調人急。而妻子常不自給。累世貴盛。視榮利泊然。操履嚴於儒。生居多病。退然如不勝衣。至臨事。介然有仁者之勇。范仲淹貶饒州時。治朋黨方急。質扶病率子弟。餞東都門外。大臣譙之曰。長者亦為此乎。質徐曰。范公天下賢者。得為黨。公賜厚矣。後范富既並用。而小人構大獄傾之。連坐敗者皆質素所賢者也。質在陝聞之。悲說不食。卒。○孫甫。字之翰。許州陽翟人。少好學。舉進士。從杜衍辟為司錄。衍望以吏職。甫快快求去。衍與譙語。甫引經諷時事甚切。且歷歷言天下賢俊人。衍大喜曰。吾辟屬乃得益友。薦之。授秘閣校理。是歲。詔三館臣僚言事。甫按祖宗故事。校當世利病。條十二事上。名三聖政範。改右正言。會西事起。契丹亦以兵近邊。大臣欲於西方益禁兵。二十萬。北方益二十萬。又加募土兵填之。甫言。今天下困於冗兵。兵百萬不能已。亂。顧猶當益之耶。條古今養兵多少利害以上。及元昊請得青鹽十萬石。輸河東。互市。甫大慮。具帝紀。已元昊請得青鹽十萬石。輸河東。互市。甫言。西鹽數十萬石。直不下十餘萬緡。今朝廷歲賜已二十五萬。又益之以鹽。與所遺契丹歲幣數適等。是驕之也。使契丹聞之。必更生他心。前德明累有此請。先帝不



聽。責質子乃聽者。誠責以必難從之事。杜其意也。况鹽為中國大利。而西戎之鹽。味勝解池。奈何令得流入中國乎。且元昊自拒命來。國力窘。宜以計困。不宜曲徇。所請開事端。會保州兵變。前有告者。密院不以時覺。發請劾究。時樞副。祁公衍也。邊將劉滬。城永洛。守渭州尹洙。以滬違節度。請斬之。大臣有主洙議者。甫以滬城永洛。通秦渭。便國家。何可深罪。衍屢薦引甫。而洙於甫素厚善。不少借如此。已糾相殊。殊罷。相陳執中。復言執中剛復無術學。不可相。帝厭之。竟相執中。而出甫。甫善持論。精史學。每與人。纏纏與前世千百年事。推見當時治亂。若身履其間。然。今聽者。曉然如目見也。人以謂終歲讀史。不如一日聽孫公談史云。

○吳及。字幾道。通州靜海人。第進士。累大理丞。時仁宗春秋高。無子。及其職。上書言。祖宗重民命。蠲除煩苛。陛下又深側民隱。親覽庶獄。歷世用刑。無如本朝之平者。宜天降之祥。螽斯則百。而未享繼嗣之慶者。其無乃宦官太多。傷天地之和乎。夫刑莫慘於宮。古人除之。重絕人之世也。今宦官之家。求他人子。宮之希爵命。童孺何罪。陷於刀鋸。因而夭死。未易悉數。夫有疾而夭。治世所哀。况無疾乎。有罪而宮。前王不忍。况無罪乎。胎卵傷

而鳳凰不至。宦官多而繼嗣未育。殆其理也。伏望順陽春生育之令。發德音。為條禁。擅宮童幼者。寘重法。諸進獻宦者。一切權罷。則天心應而聖嗣廣。善之大者也。善奏。帝異其意。欲召用以父憂去。服闋。擢秘閣校理。踰月。改右正言。疏請擇宗室子。於服屬親。於人望賢者。優封爵。選重厚。撲茂之臣。為之輔。聽入侍中禁。他日嫡嗣誕生。令歸邸。於理無嫌。於義為順。宗廟長久之策也。兼管勾。登聞檢院。請汰冗兵。省冗官。除民疾苦。十餘事。多施用。以口食三朝。上疏言。臣聞日食為陰侵陽。於人事則政非所謂。臣陵君。失在陛下。淵默臨朝。而陰邪未盡屏也。后妃無權橫。非所謂妻乘夫。失在於左右。親倖驕縱。亡制節也。疆場無虞。非所謂四夷侵中國。失在將帥非人。而為敵所易也。陛下恩施動植。視人如傷。然州郡官司。各專其民。擅造閉糴之令。夫二千石以上。所宜與國同休戚者也。坐視民轉死。而過糶。豈聖朝子育兆民之意哉。詔閉糴。以違制論。久。仁宗初。官臺諫稱鯁。正不阿者。有鞠詠。劉隨。曹脩古。郭勸。段少連。孫沔。慶曆後。推馬

遵。王臻。賈黯。呂景初。吳中復之倫。詠。

字詠

隨。

字仲

皆開

封人。西南夷來市馬。吏誅索。隨判永康軍。繩按之。轉運使李士衡以苛刻劾之。夷數百人遮轉運號訴曰。吾父安在。事聞。調司諫。論丁謂姦。不宜還內地。太后數幸外家。疏力爭。錢惟演自亳州來朝。圖入相。急詠言。惟演儉。朋丁謂。詆寇準。後知謂且敗。恐及禍。復力攻謂。若得相。必失天下望。太后遣內侍持奏示之。惟演猶顧望未去。詠及隨相謂曰。若惟演相當。取白麻。廷毀之。惟演乃亟去。脩古。建安人。詔下南越。市翠羽。脩古舉真宗禁採絨。毛事為比。諭罷之。太后兄子劉從德死。錄姻戚廝役。幾

八十人脩古與勸交章論罷判杭州郭后廢時道輔仲淹等以爭紉少連言陛下體仁聖之具美乏骨鯁之良輔因成不忍之忿又稽不遠之復亦得譴御史裏行孫沔亦疏諫責知衡山沔未知責命復上言請逐刺史縣令之老懦貪殘者以利民罷公卿大夫之諂諛誕誕者以肅下簡掖廷幽曠未錫羨之慶抑宦侍重任防昵進之私書奏再謫監永州酒稅他具帝紀中知秦州入見帝勉以秦事時儂智高反廣南沔對曰秦州不足煩聖慮獨當以廣南爲憂旣而昭州陷將衄帝嘉其蚤見加廣南東西路安撫使沔請發騎兵求武庫甲仗以行參

政梁適折之曰毋張皇沔曰日惟以亡備至於此今賊猖獗猶欲示鎮靜怠事爲大耶夫實備不至而貌爲鎮靜此亡道也後爲樞副命讀溫成追冊文沔曰陛下以臣沔讀冊則可以樞密副使讀冊則不可遂求罷終勁正如此臻論事主庇民黯主登正人景初請召輔臣從容咨訪而導言事不過激可推行爲杜衍范仲淹所稱時天子恭仁諫官言事爭激射相高卽過適不顧眉山孫抃權御史中丞諫官韓絳論其非繩糾才抃疏言今人士驚進趨薄廉退以善求事爲精神以能訐人爲風采捷給者謂之有議論刻深者謂之有政事臣誠有不

能帝得疏趣視事命兼知審官院并以任言責不當兼
 事局乃止判潭州吳中復廉薦以御史未之識也或問
 之并曰昔人恥為呈身御史今豈必識面臺官耶帝欲
 用內都知王守忠領武寧節持不可溫成葬命宰相監
 護議建陵廟率官屬強諫相適執中俱為所論糾罷斯
 已稱矣後參大政卒贈太子太保謚文懿

○田况字元均其先冀州信都人五代時沒于契丹景
 德中父延昭脫身歸世習邊元昊反夏竦等畫攻策以
 將五路進討而敗浦洛之戰死者數十萬人士氣憊難
 復此不可者一兵志曰攻不足者守有餘今以為守則
 力分而師大舉期必克是守不足而攻有餘也此不可
 者二夫三軍之命繫將工拙下繫兵衆寡故兵莫先於
 謀帥今驅兩路十餘萬之師而未知將之所任其不可

者三自西賊叛命而來雖數犯順然終不敢深入者非
 善少也又非兵力不足若愛我而不攻也直以中國之
 大賢俊多兵甲盛未易測而然耳今悉師深入情見計
 屈一有不戒損威召侮不可悔此不可者四計者言今
 將師雖未足倚下流勇敢宜有其人自劉平石元孫陷
 沒士氣挫折將無其人而欲冀於干賞蹈利之兵出成
 其事其不可者五計者又言非欲深絕沙磧以窮妖巢
 但欲薄伐以挫其氣臣謂乘虛襲掠既不能大有所當
 而殘戮孱弱深怨厚毒又非王師弔伐招徠之道况興
 師十萬鼓行而西其誰不知賊據險清野何氣得挫其
 不可者六自元昊寇邊人皆知其誅賞之明計數之黠
 今未有間而欲決勝負於一擲雖計者請自比王恢以
 待罪勇則勇矣而未知國事之所定也乞召兩府大臣
 定議嚴敕邊毋輕出師遷右正言召對帝入時相言類
 以好名為非獨遵守故常况著論畧言名者由實而生
 非徒好而自至也堯舜三代之君非好名者而鴻烈休
 德俾若日月不能蔽晦者有實美而然也方今政令寬
 弛百職不脩二虜侵軼烝民荼毒竭天下之膏血以資
 繕禦然且不足無具甚矣故不得已屈已而就相宜及
 是時朝夕憤發大有為以善其後而引日愒月謙讓退

守諸恢弘志義張舉明發之事率以為好名而不為則
 天下何望且聖賢之道曰名教忠誼之訓曰名節此古
 者所以尊輔朝廷紀綱人倫之具也今從而非之則教
 化微節義廢無恥競進勸沮不行此豈聖人倡率天下
 之意耶且朝廷與契丹金帛歲五十萬西羌通款又歲
 予二十萬疲弊之勢殆不可復臣每念及憤惋無已前
 歲蕭英劉六符始來和議未決中外搶攘不知所為此
 臣所目覩也和議既定又復恬然願因燕閒召執政大
 臣於便殿從容賜坐咨訪時政曲賜討論庶幾夙夜振
 起宿痼以緝熙大業其後帝召輔臣於天章條對皆自
 况發之遷起居舍人徙秦州丁父憂起復固辭不聽乞
 歸葬陽翟既葬託邊事求見泣請終制帝惻然許之帥
 臣得終喪自况始服除以右諫議大夫知成都時蜀數
 反側守得便宜擅威殺况拊循教誨非甚惡不加刑蜀
 人愛戴召權三司使鈎考財賦盡知其出入乃約今財
 賦所入多於景德而歲出多於所入著重祐會計錄上
 之其歷官論天下事甚夥請併樞密院於中書一政本
 日輪兩制館閣官一員於便殿備訪問請以錫慶院廣
 太學請興鎮戎軍原渭等州營田及汰諸路宣毅院廣
 等充軍元昊納款請必令盡還延州諸所侵地毋過許

歲幣陝西將陷發請戮諸隨行親兵論甚偉然不盡行
 也始契丹寇澶州畧得中國數百人屬其父延昭延昭
 哀之縱遣去因自脫歸生入男子多知名况其長子也
 後保州雲翼軍亂况以救榜招諭降其衆數千人坑其
 渠數百朝廷壯其決以大用然卒以無後
 ○劉敞字原父臨江新喻人舉進士高第累吏部考功
 仁宗定樂命中貴人參敞上言王事莫重於樂今文學
 之士滿朝著而顧使趙談者參其間得無為表盎歎乎
 命得寢夏竦死賜謚文正敞言謚之美極於文正竦行
 不應法而異之則謚不質行而使臣不得其職為負也
 疏三上竦以謚召知制誥時相陳執中以官資格之
 帝曰代言當擇人不當獨計日月卒用之時知禮院吳
 充起居注馮京坐言事奪官敞進對曰自古惟人主不
 能受直言致臣下竄謫今則不然上慈仁好諫而中書
 不務將順逐言者必且藏動陰陽有風霾日食地震之
 變矣居五日鎮戎軍地果震而風霾甚執中以罷相四
 年春正月朔日食鼓用牲于社敞言社者上公之神羣
 陰之長故日食則伐鼓于社所以責上公退羣陰也今
 反祠而請之是屈天子之尊從諸侯之制抑陽扶陰非
 禮也遷起居舍人時議以大禘郊上天子尊號敞曰尊

號非古也。陛下自寶元來，不受徽號二十年。天下之人莫不仰盛德，以為持盈守謙。明聖之盡也。今復增數字於聖德，何補。適為棄前美耳。且今歲災異疊見，當自損。奈何受虛名而損實德乎。帝喜，命斷章。英宗時，兩宮有間言。敞為侍讀學士，進讀書二典，拱手言曰：舜至側微，堯禪之以大位，天地享之，萬姓戴之，非有他道，惟孝友之德。光於上下耳。帝悚然，改容常為三州有惠政，在揚。奪發運使，冒占雷塘田數百頃，予民。平反冤獄，治郵。永興皆早歉，至必雨。蝗輒飛去，歲以登。流亡來歸，客行壽張道中，遺一囊錢，莫敢取。告之里正，為守視。客還取得之，大姓冒同姓籍五十年，持府縣短長恣犯法，窮核之，伏罪。敞博學多通，自六經百氏古今傳記，下至天文地理醫卜數術，浮屠老子之說，咸所該涉。為文章敏贍，嘗一日封皇子九人，敞立馬却坐，一揮九制文辭典美。嘗奉使契丹，虜人欲以國地險遠誇中國，導自古埴田回曲行者千餘里，乃至柳河。敞素知其山川地里，謂之曰：自松亭趣柳河甚近，何不由。虜為吐舌。順州山中有異獸如馬而食虎豹，虜不識，以問敞。敞曰：此駁也。為言其形狀聲音，具是。虜大歡服。弟敞，子奉世。成字貢父，官中書舍人，亦博記能文章。尤邃史學。王安石在經筵，乞

坐講。敞曰：夫避席立語，古今事君之常禮也。君命坐，以尊德樂道而可矣。自請之，泰非禮也。又貽書安石，非新法。出判泰州，徙曹克亮亳州。治尚寬平。人以為古循吏云。奉世簡重中儀法，吏治安靜。文辭瞻雅，官至簽書密院。以章惇用事，乞外，知成德軍。

○謝絳，字希深，杭州富陽人。父濤，太子賓客。有文行，絳舉進士，知汝陰，有能名。遷光祿丞，判常州。有去思。以楊億薦，試秘閣校理，遷太常博士。時天下水旱蝗，滑州河決，絳疏言，按洪範，京房易傳，以為政令逆時，欲德不用。茲謂張厥災荒，上下皆蔽。茲謂隔其咎，旱夫風雨寒暑於天時為大信。近日制命，有信宿輒改，適行遽止者之謂逆時。天下之廣，萬幾之衆，陛下不出房闈，何能周知。而在庭之臣，未聞被數刻之召，吐不諱之辭，其朝夕在左右者，非恩即倖也。之謂上下皆蔽。奸邪倖進，守道數窮，政出多門，俗喜由徑。陛下固欲盡得天下之賢能，分職受業，而宰相方累資考進，吏無為建白之者。又欲德不用也。循依違之迹，行尋常之政，恐不足回天。仁宗嘉納，脩國史成，遷祠部員外。直集賢院，以父老，請便養。判河南，明肅起二陵，雖畚鍤，一不以煩民。而事辦。歲滿，權開封府推官。會大蝗，絳疏言，蝗亘田野，坐入郭，跳擲。

諸官寺井園皆蒲。春秋三書。螟穀梁以為哀公用田賦。取於民者已悉也。漢詔問京房息災異之術。房以考功課吏對。願除苛政。簡循良。損聚斂之役。務於靜安。郭皇后廢。陳詩白華。引中裏事以諷。辭甚切至。徙三司度支判官。上書言。法禁密。花透背。詔書云。自內始。今復下有司取之。龜筒法所禁。非民間宜有。而後苑作龜筒盤。以市。將法無以信。又言。詔令不定。從中出。及數易。請由中書密院。然後下。判吏部流內銓。取州縣公田。覆實之。準其方物之賈。差為多少。揭省中。而官吏祿均。選人充而久積。絳明決。選人集者不逾旬而去。請外知鄧州。以寬靜為治。有僧誘男女昏夜聚為妖。捕論殺之。郡歲役民作堰。奪水溉公田。絳欲按召信臣故渠。成六門。破新堰。公水利未就。卒之日。室無贏貲。治喪纒二婢。而三從孤弟妹聚食者四十餘人。子景平。好學。著詩書傳。終祕書丞。

論曰。方昭陵時。宋興且百年。海內康靖。天子恭儉。慈閔於黎元。翕受群材。以為海內治。于時俊乂輩出。自執政

兩府侍從。文學政事之儒。林林各效其行能。而臺諫蹇諤自獻也。兼容駢進。而善惡聽其自明。豈非盛世之事。而道之符哉。詩曰。高山崔嵬。百卉植。民何貴貴。有德昭陵。近之矣。

日史上編卷之六十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國史上編卷之六十一

盱郡鄧元錫纂

宋臣列傳

吳奎。字長文。濰州北海人。舉五經。累大理丞。慶曆宿衛之變。奎疏言。涉秋來。連陰不雨。而變起肘腋。皇城司官具受責。而楊懷敏獨畱。人皆謂陛下私近幸而屈法。且獲賊時。傳令勿殺。而左右立屠之。此其意欲以滅口也。乞嚴糾舉賢良方正。累同知諫院。皇祐中。以災異言。帝王之美。莫大於進賢退不肖。今天下皆謂之賢。陛下知之而不能進。天下皆謂之不肖。陛下知之而不能退。內寵

驕恣近習回撓宜足致異。又十數年來。發制舉令。疾置
 亟罷。故群臣百姓不甚信守。宜大異之。滋至也。神宗卽
 位。自樞副參大政。時曾公亮忌相琦。尊用薦王安石間
 之。奎首言。臣與安石領群牧所。見其護前自用。所爲迂
 濶。不可用也。不聽。故事。文德殿常朝。首相時不押班。相
 琦因不押。中丞王陶以爲負。糾之。輒目爲跋扈。奎上言。
 琦宿德大功。於今無二。而陶所傷詆。至痛。非所以使大
 臣展布其四體也。陶遂劾奎。阿附宰相。欺天子。陶出外。
 奎亦罷。知青州。司諫光言。奎望重於陶。而並黜。恐大臣
 不自安。陛下新卽位。於四方觀聽。非宜。乃還奎中書。帝

嘗以地震問政府所由。曾公亮曰。陰盛。帝曰。孰爲陰。公
 亮泚引以對。奎曰。不然。殆爲今小人黨盛發乎。目公亮
 安石也。帝不懌而罷。卒。贈兵尚書。謚文肅。始奎少貧甚。
 旣通貴。買田爲義莊。調族黨朋友。卒。諸子至無以爲家。
 云。陶爲人反覆寡恩。好傾人。自成微時。苦貧。其友姜愚
 者。氣豪樂施。一日大雪。念陶貧。行二十里訪之。陶毋
 于方凍臥。日高無炊烟。思解錦裘質錢買酒肉。薪炭遺
 之。又捐數百千爲之娶。陶旣貴。思往謁對之。魏然尊酒
 問勞而已。福大儒陳烈者。海濱四先生之一也。爲妻林
 所訟。陶爲提刑。卽詆烈貪詐乞盡。奪所受恩。司諫光爭
 之。言烈平生操守篤實。雖稍迂濶。不合於中道。猶爲守
 節之士。當保全以勵。未俗若夫婦不諧。請聽離異。毋使
 節行之士爲橫議。
 所傷陶說乃不行。

趙抃。字閱。衢州西安人。第進士。累殿中侍御史。彈劾無

回撓論相執中參政沆庸諂論宣徽使王拱辰奸罷之。京師頌目爲鐵面御史而抃居恒言欲爲朝廷分別君子小人。小人雖小過乎當早排絕無令爲後患。君子卽不幸有註誤當保護愛惜成就之。其措意隱厚如此。時諫官賢者多補外而歐陽脩乞蔡賈黯乞荆南抃上言侍從賢如脩輩者無幾以不能諂權要故紛紛引去憂國者爲之寒心。乞留意出知睦州睦民無茶地而有稅奏蠲免睦小於杭歲爲杭市羊移文却之充梓益轉運使蜀地遠數爲亂朝議寬假州郡吏吏乃更恣衙前以治厨傳破家者相屬也。抃身率以儉懲賊吏如法吏望

風丕變其行部卽窮城下邑民生而不識使者畢躬至其地捐糜之父老驚喜相慰以右司諫召時內侍引退伍董吉者燒丹藥禁中抃引文成五利鄭注爲比以諫陳升之以結內侍拜樞副抃與唐介呂誨范師道等亟劾之出知虔州虔地巖阻而民囂抃自諫垣出人億其不樂也。抃欣然過家上冢然後行旣至遇吏民嚴而不苛召屬縣令告之曰令長民父母也當自力苟事辦民安使者幸蒙成又何求令皆喜爲盡力虔獄屢空改脩鹽法鑿瀨石疏江湍民賴其利虔當兩廣衝宦兩廣者沒不能歸抃取餘材造舟二百艘具載之復臺給公使

物飲焉。歸者相屬。遷河北轉運。行部至魏。賈昌朝以故相守魏。來告言。前此監司未嘗有按視吾府藏者也。抃曰。幸語賈公。魏不案。卽他郡何觀。夫是使職也。竟按視如法。詔募義勇。過期。伍不充。官吏當坐者八百人。抃奏言。河朔頻旱饑。故募不充。非玩怠。請寬進官。知成都。抃前使蜀時。蜀人有以妖祠聚衆爲不法者。首論死。餘畢黥配。至是。適有是獄。皆大恐。意抃復且以前法批繩之也。抃徐察其無他。曰。是特坐尊酒豆肉抵罪耳。刑其首而釋之。人愈愛戴。帝聞。太息曰。趙抃中和之政也。神宗卽位。召入知諫院。至。帝慰薦之。曰。聞卿匹馬入蜀。以一

琴一鶴自隨。爲政簡易。稱是乎。抃頓首謝。無何。參大政。時王安石初信用。立新法。以辨博濟其說。抃屢有評論。安石折之。曰。公等坐讀書。不精博爾。抃應聲曰。皐夔稷契何書可讀。與竟忤。以殿學士知杭州。杭俗靡。無賴子弟。謹亂俗。抃黥配其尤者。乃戡。徙青州。青俗朴。壹臨以清淨。時山東旱蝗。青獨多麥禾。蝗自淄齊來。至青退飛。墮水盡。成都戍卒變。帝憂之。復詔以大學士知成都。召見。勞之。曰。近例無自政府出守蜀者。卿能勉行乎。抃曰。陛下有命。卽法也。豈謂例哉。帝大喜。許便宜。行至蜀。人靖安。居三歲。乞守東南。得越州。會吳越饑。民殍死甚衆。

扞至發廩勸分而身以其家財先之民勸樂分故饑而不病復知杭州卒謚清獻扞爲人和易敦厚與人言如恐傷之至當朝分別邪正毅然不可奪凡旦晝所爲夜必衣冠露香几拜告于天不可告者不爲也平生不畜聲妓不治產業父喪廬墓側三年嫁兄弟之女以十數如女在官爲人嫁孤女二十餘人居鄉葬暴骨施棺尤多其爲政一本於孝弟誠心愛人所至崇學校興禮義要之以惠利爲本而時濟以嚴晚學道爲養氣安心之術將卒晨起如平日召子岬與訣安坐而逝子岬岬子雲皆以篤稱英神初大臣忠正有德厚者稱趙康靖槩胡文恭宿

其忠正有大節者稱張康節昇其後有呂惠穆公弼馮文簡京王右丞安禮之倫槩字叔平宋州虞城人秉心和平與人無怨怒雖在事如不言然陰利物者甚夥以失舉滬池令張誥坐貶秩終念之不衰誥死卹其家參政脩遇槩薄又躡知制誥及脩坐誣讎有獄爲抗章明其非辜知鄆州時法吏按前守侵公使錢三十萬槩以已俸代償其德厚如此宿字武平常州晉陵人爲人清謹忠實知湖州前守滕宗諒興學費以數十萬僚吏以爲汰不書曆宿曰君等佐滕候之日久事有過宜以時諫白乃俟其去暴揚之耶且興學又何可過也滕事白而湖

學乃為東南最。人士感之。築石塘百里。捍水患。民號曰胡公塘。召脩起居注。知制誥。時有言禮大夫七十致仕。今苟祿者衆。請下有司。按籍罷遣之。宿以為非優老待賢之義。請聽文吏自陳。全其節。其武吏察任事與否。去留之。遷翰林學士。知審官院。有詔擇詳議官。選人有嘗監權。以水災負課者。同列謂小累不足白。宿以白。而薦其才。或曰倘緣是不用。且奈何。宿曰。彼得否。不過一詳議官。宿以誠事主。白首矣。恐為欺乎。遷中丞。卒以折支不時給稱亂。寘卒法。而劾三司吏逗遛。三司使包拯護吏勿遣。宿曰。涇卒悖。然當給之物。越八十五日而不與。

則計吏罪也。拯不自省。而公拒制命。紀綱盡矣。拯懼。立遣吏拜樞密副使。曾公亮守雄州。命趙滋專治界河北。人捕魚伐葦。咸禁絕。宿曰。此爭道也。夫憂藏於隱微。而患生於所忽。南北通好者六十載。今天時人事皆未至。無為以細故啟事端。其識大體如此。昇字杲韓城人。為中丞。事仁宗。指切時事。無所避。帝謂之曰。卿孤立。乃能如是。昇對曰。臣仰託聖主。致位侍從。是為不孤。今陛下之臣。持祿養望者多。赤心謀國者少。竊以為陛下乃孤立爾。帝為悚然。治平中。官樞密使。進太尉而老。呂公弼字寶司空夷簡子也。司空四子。長公綽。通敏。官右司郎

中叔公著正獻公也。有謨季公孺廉恕守官官至戶尚書。而公弼其中子也。先是司空沒仁宗終念之。已問知公弼才喜。自識名殿柱。知成都有營卒犯法。法當杖。扞不受。曰寧受劔。不受杖也。公弼曰杖國法。劔汝自請也。杖而後斬之。軍府肅然。爲群牧使。英宗居藩得賜馬。劣請易之。不可及。卽位召爲三司使。曰三司主出納。我曩請馬。卿不與。可守是官矣。前使蔡襄主計多留事故。遣卿。公弼頓首曰。襄勤官。官未嘗曠發。言者譖之耳。帝太息以爲長者。遷樞副。時言事者與政府異。輒求去爲名高。公弼曰。諫官御史爲陛下耳目。而執政爲股肱。股肱

耳目必相爲用。然後安。宜考言觀事而詳審進退之神。宗立進樞密使。時廷議欲併環慶鄜延爲一路。公弼曰。自白草西抵定遠。中間相去者餘千里。若合爲一路。猝有難。其何以應之。陳升之議衛兵年四十而上。不中程者減廩。徙江淮。公弼爭不可。帝曰。是且退爲剽員。今雖稍減廩。然優暇庸何傷。公弼曰。兵去本土。又削廩食。儻二十萬衆。一旦爲反側。將且爲國憂。會王安石得政。公弼將列疏新法不可狀。以上從子嘉問竊其草示之。安石先爲地。奏上帝不懌。以觀文殿學士知太原。韓絳宣撫秦晉。欲取囉兀城。發河東師二萬趣神堂。公弼曰。神

目録一編 卷之三十一
堂險虜必覆而待不可往。永和迂然安行無虞可往。乃分兵由永和而諸道神堂者皆遇覆以疾請知鄭州。會秦鳳謀帥帝曰昔公弼在河東倉卒時能料兵所伏可將也。拜宣撫使判秦州。過關召見慰勞之而遣無何卒。馮京字當世鄂州江夏人舉進士自鄉舉至廷試皆第一。時猶未娶也。張堯佐負官掖勢以上命妻之辭不就。富文忠公弼女以其子妻之累直集賢院同脩起居注。會吳充以論溫成追冊斥補外京疏爭相劉沆請併斥京奪一官入爲翰林學士。不時詣政府或曰亢京曰相君當國從官不敢造請以爲重非亢也。出安撫陝西熙寧

初改御史中丞時王安石於京爲同年生安石得政京擢樞副參大政與安石數爭事。又薦劉攽蘇軾掌外制意益忤罷知亳州安石去位帝得其私書有勿令齊年知之語以京終不阿復召知密院辭不至。連補外元祐初學士范祖禹言京中立不倚爲先帝所稱且昭陵學士今獨京一人宜申樞密之命以老辭致仕卒。年七十四始京微時江夏判南宮成者遇之恩迨貴以郊恩官其子嘗過外兄朱适飲出侍姬行酒詢之則同年生女也亟請而嫁之其守郡縣寬爲監司事苟與牘合而止不挾摘當斷者立決。又報下捷疾吏不得輕重其間世歸德

厚焉。安禮字和甫相安石弟也。撫州臨川人。早登科。從河東使唐介辟為幕僚。以後使呂公弼薦。得召對。時兄安石當國。辭。遷直集賢院。知潤湖州。判開封。偕尹入奏事。帝獨留對。甚鄉納。而安禮以兄秉國。慊慊自退也。元豐中。王珪蔡確為政。安禮以中書舍人知制誥。應詔言。人事失於下。則天變見於上。陛下有仁民愛物之心。而澤不下。究意者。左右大臣不平不直。謂忠者不忠。謂不賢者賢。是非好惡不遵。諸道耶。用財委諸溝壑。取利究於園夫。干陰陽之和。耶。願幸深省。諸祈禳小數。貶損故事。抑末耳。未足以應天。帝覽疏。嘉歎。進翰學士。知開封。淹

滯立決。未三月。三獄院及畿赤十九邑囚皆空。書揭於府前。遼使歎異。帝喜曰。昔秦內史廖。從容俎豆。奪由余之謀。今安禮勤吏事。鄰國骸服。於古無愧矣。升一階。臺史言。民墓道逼京城。以不利皇子。請徙葬。安禮諫曰。文王十世三十。政先於掩骼埋胔。未聞遷數十萬人冢墓。以利其後嗣者也。帝惻然罷行。累尚書右丞。師伐夏無功。李憲請再舉。帝召問相珪。內主之。言。向所為不勝者。患不足於財。今上捐五百萬鈔。供軍食。食沛然有餘。必克也。安禮曰。鈔不可。噉必變而為錢。錢又變而芻粟。今距師期僅兩月。何以集事。帝欲激輔臣。太息曰。李憲一

內臣耳。猶能以西事自任。乃卿等獨無意乎。昔唐平淮蔡。惟裴度與主同。今顧出於闈寺。朕實耻之。安禮進曰。淮西三州爾。有裴度之謀。有李光顏李愬之勇。然猶竭天下之兵力。歷數歲而後克。今夏氏非淮蔡比。憲才非度匹。諸將非愬光顏比。臣懼其無以副上意也。帝默然。已果敗沒。徐禧城永樂。安禮又諫。不聽。又敗沒。帝大息曰。安禮每勸朕勿用兵。勿興獄。有以也。先是安禮第安國。以教授秩滿赴京師。帝以安石故。召對。問漢文帝何如主。對曰。三代以後未有也。時帝入安石說。謂之曰。恨其才不能立法制興治耳。對曰。文帝自代來。入未央宮。

定變故。俄頃恐無才不能至。用賈誼言。待群下有節。務以德化海內。興於禮義。幾至刑措。則加於有才一等矣。帝曰。王猛佐符堅。以叢爾國能令必行。今朕以天下之大。顧不能何也。對曰。王猛教符堅峻刑法。致秦祚不延。願陛下專以堯舜三代爲法。又問卿兄秉政。外議云何。頰首而對曰。恨知人不明。聚斂太急耳。帝默然。由是別無恩授。改崇文院校理。屢以新法諫。安石以呂惠卿曾布誤其兄。深惡之。一日惠卿在坐。安國於內弄笛。安石戲謂之曰。請學士放鄭聲。安國應聲曰。願相公遠優人惠。卿深銜之。以鄭俠獄奪官。

論曰。書有之。協衷和衷。記曰。邇臣守和。言王臣體國。當調劑。茹納。輸猷。念相濟於不平也。吳長文。趙叔平。胡武平。幾焉。趙清獻。申大易。扶抑之義。爲糾薦。敷中和之政。安遠民於天心。不有當哉。馮江夏之中立不倚。王和甫平甫。直不私其親。善夫。

唐介

字子方

江陵人。父拱。知漳州。卒官。州人醵錢以賻介。

時尚幼。不受也。第進士。判德州。州當遼往來孔道。驛吏苦之。北使至。介坐驛門。下令曰。非法應給者。勿與。騶卒有撲毀吾什器者。吾能執之。虜避憚去。沿邊塘水歲溢。害民田。中人楊懷敏欲割邑西十一村田。豬爲池。殺之。

介念水雖溢。不暴可堤也。築堤捍水。水不溢。而田收多。民便安之。累殿中侍御史。張堯佐以戚屬驟貴。除宣徽節度景靈群牧四使。介與同官包拯。吳奎等。力爭之。又畱百官班。廷論奪二使。無何。復以宣徽使知河陽。介奮曰。是欲與宣徽使。獨假河陽爲名耳。復疏。仁宗好謂之曰。除擬本出中書。介遂詆相彥博。守蜀日。造間金竒錦。緣闈侍。通宮掖。得相。今顯用堯佐。以自固。乞罷之。相富弼。因劾諫官奎。表裏觀望。語切甚。帝怒。卻其奏。不視。且言將遠竄。介徐讀畢。叩對曰。臣忠憤所激。鼎鑊不避。何辭於竄。帝大怒。召執政示之曰。介論事。固其職。至謂彥

博由妃嬪得相。此何語。進用冢司。豈諫官得預。而薦弼何也。時帝怒甚。介殊不自懾。質責彥博曰。彥博宜自省。卽有之。不可隱。彥博免冠頓首謝不已。帝愈益怒。而是時在廷臣。見介鷹鷂立。莫不竊注視。惕息歎以爲獨立敢言。人所難也。起居注蔡襄趨進曰。介狂愚。然出於盡忠。幸全貸。貶春州。襄又疏。春必死之地。是以謫之殺之也。改英州。帝終慈慮。介道死。有殺直臣名。命中使護行。由是介直聲動天下。天下士大夫稱真御史。必曰唐子方子方云。居無何。召復官。入對。帝迎勞之曰。卿自遷謫來。未嘗以私書至都下。可謂介矣。介頓首謝。言事益

發舒。無顧畏。帝自至和後。臨朝淵默。介言。君臣如天地。以下交爲泰。不交爲否。願時延群下。與咨議。又言。宮禁干恩澤。不由中書。宜抑絕。諸嬪御。賜予費。多於先朝。宜裁損。監司薦舉。多文法小吏。請令必精擇。端良敦朴之士。以充諸路走馬承受。凌擾郡縣。請罷勿遣。帝悉開納。竟國公主。夜開禁門入。介請糾宿衛主吏。嚴宮省。已請外。知揚州。相彥博當國。請召用。進天章閣待制。知諫院。中丞韓絳劾相弼。介斥絳以危法。中大臣絳得罷。自嫌爲宰相地。請外。知荆南。畱權開封府。治平初。爲御史中丞。英宗謂之曰。卿在先朝。有直聲。故用卿。已出知太原。

帝曰朕視河東不在中執法下煩卿暫往耳蓋其節著信如此熙寧初參大政中書進除目未下請之帝曰已遣問王安石矣介曰陛下以安石可大用卽用之豈可使中書政事一決於翰林學士哉如此臣等亦何名執政矣願先罷免帝慰謝已安石參大政介數與爭論安石強辨自信而帝主其說介不勝忿疽發背而卒疾亟時帝臨問流涕已臨其喪見畫像不類命取禁中舊藏本賜其家贈禮尚書謚質肅子淑問義問孫恕皆世其家

范鎮

字景仁

成都華陽人少孤力學薛奎守蜀悅之載還

朝有問奎入蜀何所得者輒曰得一偉人舉進士故事

廷唱過三人禮部舉首得抗聲自陳鎮疑立不動至呼名乃徐出就列無一言試學士院主司誤以爲失韻補館閣校勘處之晏然歲蒲宰相龐籍言鎮不汲汲進取宜甄以勵俗授直秘閣知諫院上疏言今天下官吏兵皆冗甚民困請約祖宗來官吏兵數酌其中爲定制以賦入十七爲經費儲其三備水旱非常又言周官以冢宰制國用唐以宰相判度支今中書主民樞密制兵三司典財各不相知故財已匱而樞密益兵無窮民已困而三司取財不已請使二府通知兵民大計與三司同制國用會契丹以虛聲動中國大臣請益募兵以塞責

鎮言備契丹莫若寬三晉之民備靈夏莫若寬秦民備西南莫若寬蜀越之民備天下莫若寬天下之民夫兵以衛民而以之殘民臣恐異日之憂不在四夷而在冗兵與貧民也時有赦凡內降非準律令者許執奏而都知任守忠鄧保吉以手赦同日除官內臣無故改秩者又五六人鎮乞正兩府不執奏之罪帝天性寬仁言事者競爲激訐至汗人以帷箔不可明之事鎮獨引大體非關朝廷安危生民利病不言也論相執中無術學不任相宜罷會執中有嬖妾笞殺婢臺臣糾之鎮又言陰陽不和財匱民困盜賊滋熾獄訟充斥當責相而御史

捨大責細暴揚燕私用其言是以一婢之故逐相也張貴妃薨追謚溫成皇后太常議禮前謂之園後謂之園陵宰相劉沆前稱監護使後稱園陵使鎮抗言臣聞法吏舞法矣未聞禮官舞禮也請詰前後議異同狀時帝春秋高暴得疾而儲嗣未有定鎮首請拔近屬之賢者繫人心執政謂之曰今間言入矣爲之難少安之鎮曰事當論是非不當論難易公謂今難於前日安知異日不難於今日乎凡見上流涕面陳者三章十九上待命百餘日鬢髮盡白帝慰諭之曰卿言是也更俟三數年後圖之改集賢殿脩撰知制誥鎮旣解言職歲輒申前

議因裕享言陛下許臣三年矣願亟定大計又奏裕饗賦以諷後定策立英宗本鎮首發之草韓琦遷官制引周公霍光爲諫官呂誨所糾出知陳州神宗卽位召復翰林學士知通進銀臺司數封還詔制與王安石忤力求去上疏言臣言青苗不見聽一宜去薦蘇軾孔文仲不見用二宜去李定避持服遂不認毋壞人倫逆天理而以爲御史御史臺爲之罷陳薦舍人院爲之罷宋敏求呂大臨蘇頌諫院爲之罷胡宗愈王韶上書肆意欺罔以興造邊事事敗置不問反爲之罷帥臣李師中及御史一言蘇軾則下七路拮據其過孔文仲言新法不

便罷歸故官以此二人况彼二人事理孰是孰非孰得孰失陛下亦可以洞鑒之矣疏五上最後言陛下有納諫之資而大臣進拒諫之計陛下有愛民之性大臣用殘民之術臣知言入觸大臣之怒罪且不測然臣職獻替寧忤大臣不敢負陛下也疏入安石怒持其章至手顫自草制極詆之落翰林學士以戶侍郎致仕例所得恩悉奪鎮表謝畧曰願陛下集群議爲耳目以除壅蔽之奸任老成爲腹心以養和平之福天下聞而壯之蘇軾往賀曰公身雖退名益重矣鎮愀然曰君子言聽計從消患於未萌使天下陰受其賜無智名無勇功上也

天下彼其害。而吾享其名。獨何心哉。元祐初。追論嘉祐建儲功。拜端明殿學士。起侍讀。不至卒。謚忠文。鎮清明坦夷。表裏洞達。遇人必以誠。恭儉慎默。口不言人過。至臨大節。決大議。色和而語壯。雖萬乘前。無屈也。學術本六經。口不道申韓佛老之說。而自言二十年來胸中。了不起思慮。閒居。不甚觀書。無賓客。終日危坐。目未嘗却。顧抵夜深方寐。了無倦意。篤於行義。兄鎡。客死隴城。無子。聞有遺腹子。徒步往東西川行求。二年乃得之。奏補先族人。而後子孫。少從鄉先生龐直溫學。直溫子昉貧病。卒京師。鎮娶其女為孫婦。養其妻子終身。熙寧元豐間。

士夫論天下賢者。必曰君實景仁。君實者。溫國公光也。其道德風流。皆足師表當世。其議論可否。皆足榮辱天下。二公亦相得懽甚。自以為莫逆。曰吾與子生同志。死同傳。天下之人。亦無敢優劣之者。

○呂誨字獻可。洛陽人。正惠公端子也。幼孤力學。沈質不妄交。為殿中侍御史。時廷臣上章多訐訕。誨言本臺官言事許風聞者。欲廣采納。補闕政。非苟欲暴揚人賤味。為刻薄也。乞下詔懲革。樞密副使程戡。結貴倖致位。論罷之。論樞使庠。結援徇私。詔罷庠。用陳升之。又論罷之。仁宗違豫。有瘳。疏蚤建皇嗣。英宗違豫。請皇太后。日命大臣一人。與淮陽王。進湯藥。兩宮隙。陳大義深切。帝疾愈。上書太后。請歸政。后撤簾言。太后輔佐先帝。歷年久。閱天下之政。甚熟。諸大事。乞關白。咨訪。然後行。而論內侍任守忠。離間得遠。竄濮議起。主司馬光議。稱皇伯極。嘗歐陽脩。出知蘄州。熙寧初。權御史中丞。時王安石甫執政。士大夫多頌以為得人。誨獨策其禍。天下疏論。

之將入對學士司馬光亦將詣經筵道遇之並馬行光
密問今所言何事誨曰袖中彈文乃新參也光愕然曰
衆喜得人奈何論之誨曰君實亦爲是言耶安石雖有
時名然好執偏見輕信姦回喜人佞已聽其言則美施
於用則疎置諸宰輔天下行受其禍光曰彼未有顯迹
言已遽蓋置諸誨曰上新即位所與圖治者二三執政
而已苟非其人國被其殃此心腹之疾顧可緩耶光默
然而誨具疏言大姦似忠大詐似信而斥安石合王衍
盧杞爲一人陛下悅其才辨而倚毗之太姦得路群陰
彙進而亂由是生矣誨斥外而安石恣睢果敢力行於
年歲之間新法果爲天下病光由是服誨之先見自以
爲不及也及誨病上章乞致仕曰臣本無宿疾偶值醫
者用術乖方不知脉候有虛實陰陽有順逆論察有標
本治療有先後妄投湯劑率意任情差之指下禍延四
肢非祗憚跋盞之苦又將虞心腹之變蓋以身疾喻朝
政也臥病光往問諄諄言天下國家事語不及私疾亟
手書託光以墓誌光亟入省之目瞑矣呼曰更有以疾亟
屬乎誨復張目曰天下事尚可爲君實勉之言訖卒誨
論安石語過適而蚤見最先其後御史劉述劉錡錢顛
知諫院楊繪皆以論安石被黜皆本誨倡之述勁直錡顛

博學強覽立志峻潔顛既敗家貧母老丐貸給朝晡而
怡然無譎官之色繪明果爲開封府推官事迎办解獄
無繫囚其疏言老成人不可不惜今舊臣引疾求去者
范鎮年六十有三呂誨年五十有八歐陽脩六十有五
而致仕富弼六十有四而引疾可馬光王陶皆五十而
求散地陛下可不思其故乎罷知亳州時高郵孫覺莘
老建昌李常公擇皆早與安石善並引爲正言將援以
爲助覺條奏青苗之害言成周賒貸特以備民之緩急
故以國服爲之息然國服之息說者不明鄭康成乃引
王莽受息無過歲什一爲據釋之然如所言不應周公
取息重於莽也况載師所任地漆林之征特重所以抑
未作今以農民之絕將補助耕斂顧比未作而征之息
可乎聖世講求先王之法不當取疑文虛說爲王政行
之也常亦言均輸青苗斂散取息以爲本周官與王莽
猥折周官片言流毒天下何異以沮格覺出知廣德軍
常判滑州而新喻孔文仲以應制舉對策詆新法罷歸
故官爲國子直講又以不習王氏經義判保德元祐初
累中舍卒蘇軾哭之哀曰求勁直如經父者今亡矣夫
○黨禍作追貶梅州別駕
○張方平字安道宋州人第進士舉茂材異等中賢良



方正科以著作佐郎判睦州趙元昊且叛為媿書激中
 國冀得絕以激使其衆方平在睦上書言朝廷自景德
 來天下忘忽意外之備三十年矣驟用之必喪卿當合
 垢匿瑕順適其意令未有以發我得以其間選將厲士
 堅城壁為不可勝之計遷直集賢院知其間選將厲士
 帥皆得譴而安撫疎不預劾罷之久之師不解元昊亦
 困弊方平言陛下猶天地父母豈顧與犬豕豺狼較勝
 負哉願因郊赦引咎開自新之路帝喜曰吾心也而元
 昊輸平遷三司使爭罷權惟河北鹽語具貨賄志加端明
 殿學士判太常禁衛變帝以張貴妃有扈蹕功參政疎
 倡言當議所以尊異之者方平請相執中動之曰漢馮
 婕妤以身當猛獸不聞有尊異且皇后在而尊貴妃是
 耦嫡也果行之天下之噴言萃於公矣執中矍然而罷
 自陝右用兵公私困乏士大夫爭言豐財省費之策多
 不得其要領方平明習歷代損益又周知祖宗法度悉
 陳其本末贏虛所以然之故及方平所為救治施行之
 務以上帝大悅嚮用坐事知滁州遷益州時蜀人扇言
 南詔將入寇攝守者亟調兵築城民驚擾天子至發陝
 西步騎往屯戍而許方平便宜行方平曰妄也道遇戍
 卒皆罷遣得叩部川譯人造言者烏境上蜀以安召復



三司使建言國家都陳爾當四通五達之衢非若雍洛
 有山川阨塞得為固也倚重者兵兵恃食而食倚轉漕
 則汴其主也汴帶引江淮利盡南海天聖前歲調民浚
 汴故水行地中其後歲計者以裁減役費為功汴日以
 塞今其高可仰是利尺寸而喪介山也畫十四策以上
 相弼曰此國計大本非常奏此請施行從之以工尚書
 帥秦州謀告夏人將壓境方平料士馬聲言出塞已而
 寇不至中丞光糾其輕舉曾公亮曰兵未出塞何名輕
 舉寇之不至有備故也倘罪之邊臣益玩愒選蠕誤邊
 矣神宗初參大政論新法出知陳州以宣徽使判應天
 改青州西事起召見延和殿問祖宗禦戎之策方平為
 天子具言太祖太宗真宗時事帝曰寶元康定間事卿
 聞之乎元昊初臣何以待之對曰臣時為學士誓詔封
 冊皆出臣手因為帝具言其本末帝太息曰卿時已為
 學士可謂舊德矣詔還院故事歲賜契丹金緡召兩府
 觀方平以宣徽使與安石因太息言天子脩貢為辱主
 用兵方平進曰今兩府咸在陛下第問宋與契丹凡
 幾戰戰幾勝兩府大臣八人莫知也帝以問方平方平
 曰宋自開國來與契丹大小凡八十一戰惟張齊賢太
 原之戰一勝耳陛下以此驗之和與戰孰利帝為默然